



SFW

科幻世界

大十字梦魇 • 宇宙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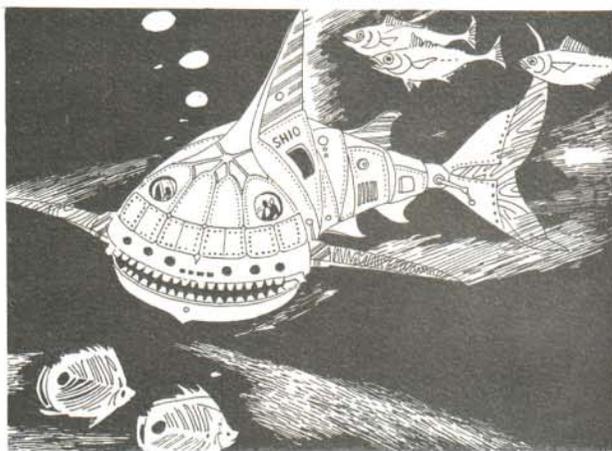
女娲恋 • 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





●致读者●

尊敬的读者：“科幻迷的画” 热情希望科幻迷们都来构思作品，描绘科幻形象，欢迎两类稿件：一，文字稿，用文字描述科幻形象，本刊特约美术家作画；二，美术稿，彩色稿发封面、封底；黑白稿发封二、封三，希望写少量文字加以描述。来信，请在信封上写“科幻迷的画”字样。



潜 鲨

向际纯 绘画

握手

一架闪光的飞碟降落了。
在鲜花掌声中，
不同“球籍”的手握在了一起，
鸽子向天空中飞去。

刘伟 构思
(内蒙古扎旗乌土
高一·四)

李加衡 绘画
(四川自贡恐龙博)



火星风力电站

刘海涛 构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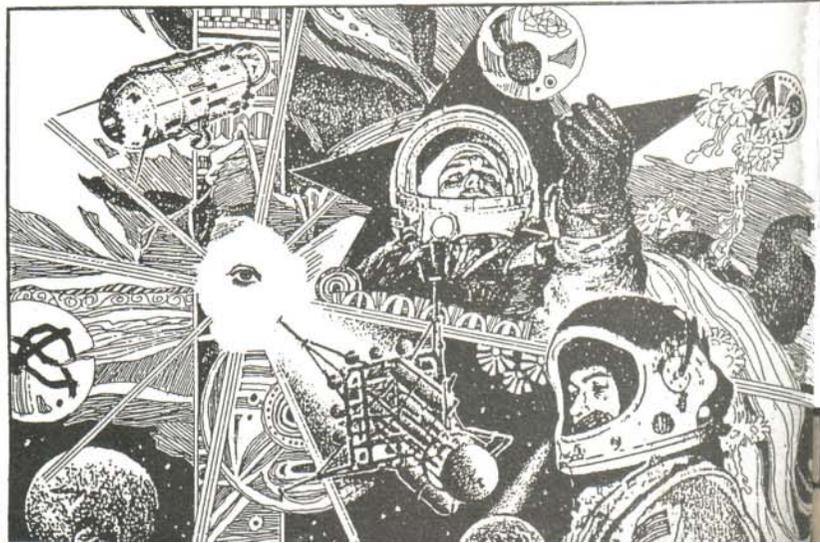
(吉林长春东长春大街88-22号)

叶牧天 绘画

(成都市木偶剧团)

人类最亮的那颗星

杨昆原 绘画 (四川绵阳市绵阳日报社)



SF • PEACE • FRIENDSHIP

科幻和平 友谊

热烈庆祝
1991年WSF年会
在成都召开

CONGRATULATION
TO

1991 WORLD SF ANNUAL MEETING
MAY 20—24

CHENGDU



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
(森林杯)颁奖式

全国科幻小说星座杯颁奖式

• 四川科幻电视电影周

• China SF Milky Way Prize
(Forest Cup) Awarding Ceremony

• National SF Constellation Cup

• Sichuan SF TV & Film Week

科学文艺双月刊

1991年

第3期 (总第70期)

5月15日出版



第三届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

· 大十字梦魇 海民 剑心 66

1999年,宇宙将出现奇观——太阳及九大行星将排列成一个大十字。法国预言家预言,届时地轴会突然摇晃,地球上会出现地震、海啸、时空倒错。一个居心叵测的阴谋家将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制造祸端,实现主宰全球的野心。但是,正直的科学家以勇敢智慧的行动,阻止了阴谋诡计的得逞。

· 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 姜云生 4

深夜,清史专家司马突然接到朋友电话,获悉大清二品官谭嗣同的恩师徐致靖刚刚自尽于杭州郊外一古松下。一个戊戌老人怎么会跨越时空,到今日杭州来自杀呢?司马带着疑问寻访了曾与老人下过棋的当代棋王,终于揭开了这个秘密。

· 缺席审判 绿 扬 52

“天使号”太空船在从木星赴火星的航程中,被一颗携带太空病毒的小流星击穿船壳,全体乘员传染上太空疫病。是挽救飞船上813名乘员,还是避免火星上130万居民受到传染?火星最高行政官和米小丽医生作出了痛苦的抉择……

· 宇宙语 于京华 31

· 女娲恋 晶 静 22

外国科幻小说

· 怪事桩桩 [美] 理查德·马西森著
杨汝钧 译 12

作家与科幻

· 我认识的几位科幻作家 王逢振 33

奇思录

· 物种进化的命运 雷良铨 37

科幻电影故事

- 闪电行动 从 马 58

聪明的哈里受情报部门的委派，去调查一个妄想统治地球的狂人组织。在调查中，哈里与迷人的帕特里西姆小姐不期而遇，产生了爱情。两人携手合作，历尽艰险，终于挫败了狂人的诡计。

边读边想

- 福尔摩斯与泊松光斑
〔苏〕阿廖沙著 孙维梓译 28

科幻小说接龙

- 流星 汶 玉 50

川少杯校园科幻

- 2000年的故事 张 键 46
· 不速之客 廖 炜 47
· 读书机器 刘 异 49

不解之谜

- 我只需发出指令 朝 天 32

新·奇·趣

- 龙卷风卷上天的幸存者·青春银行·机器狗 38
· 冷冻遗体盼相聚·巨鱼剖腹救婴儿 萧涯 王敏才

科幻连环画

- 陆沉 林月光 图 一晒文 40

历险记

- 啼笑皆非的森林历险 萧 涯 51

下 期 要 目

- 火山口上的大脑
基地
○无声的恋情
○太空饲养场
○外星来犯——2001
○积 木
○计算机姻缘
○来自宇宙的米老鼠
○超高速教育
○永恒
○南美密林遇险

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



姜云生

司马写完他手中那篇博士论文的最后一个字，已是深夜十二点了。他舒舒服服地把身子往转椅上一靠，伸了个懒腰。小憩片刻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支狼毫中楷，浓浓地蘸了蘸墨汁，然后工工整整在一张白纸上写上论文题目：《谭嗣同论》。写完了，他又眯起眼睛，欣赏着自己那笔楷书。他想：论文最好再润色一番，装订也要精美些。导师周教授就喜欢什么都尽善尽美……

明年，1998年，正值戊戌六君子牺牲一百周年纪念，能在这时候交出这篇博士论文，非但学业上有了个小结，而且也了却了心头的一个夙愿：从进复旦历史系攻读中国史的第一天

起，他的兴趣就被近代史中这可歌可泣的一幕吸引住了。特别是谭嗣同被捕前拒绝接受日本友人帮助，立志以热血浇灌变法之花的那番话，多少年来时时在他耳畔轰鸣。那时谭嗣同本可以在日本方面的帮助下，出逃东瀛，可是这个倔强的湖南佬却喊道：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者，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今天，司马写完《谭嗣同论》，觉得浑身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劲儿，他掏出烟盒，抽出一支香烟点着了，悠悠地抽着。接下来有半个月的假期，到哪儿去好呢？

他忽然想起老朋友王君。王君明天就要飞日本去了。他的《朱舜水研究》已被日本一家出版社接受，王君应约前去签订出书合同。要是一起去日本玩一次多好。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司马正想着王君，王君却突如其来地在深更半夜给他挂了长途电话来。

“告诉你一个惊人的消息！”电视电话的荧屏上，王君竖着右手的食指，激动得问好之类的客气话都省略了。

“什么事？你明天准备劫持那架去东京的波音 747 吗？”司马笑了起来，他这位好友，总是好激动。明天一早要飞东京，半夜三更还不睡觉，真是！

“不跟你开玩笑！老兄！”荧屏上那张面孔着急了起来，“你听我说，你马上赶到杭州来——我现在就在杭州……”

司马顿时愣住了，他开始认真起来。

“老朋友！让我长话短说吧！我刚被浙江省公安厅的一位老同学用直升飞机接到这儿！告诉你！他们在西北郊区发现了一具刚刚死去的古代人！你猜是谁？……？”

司马又糊涂了！刚刚死去的古代人！王君和自己一样，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周教授的弟子！周教授一向治学严谨，他的学生自然也潜移默化，养成了老夫子脾气。尤其王君，一向不苟言笑，这会儿是怎么编起天方夜谭式的故事来了？

“该不是谭嗣同吧！我刚刚让他活过来，你怎么又让他死了？”司马本想挖苦老朋友几句，

谁知荧屏上的王君竟然拍起手来：“差不多！不过不是谭嗣同，是他的恩师——那个差点和戊戌六君子一起被砍头的徐致靖。”

司马被彻底搞糊涂了。戊戌年间，是有个保荐谭嗣同的二品京官，名叫徐致靖。那人是光绪二年进士，后升侍读学士。周教授的通史上写到过这个人：“徐致靖，直隶人，翰林院侍读学士，奏请定国士，废八股，条陈新政……”司马刚写完戊戌变法的论文，这些史料早已倒背如流。《清史稿》列传第 251 篇记载得清清楚楚，徐致靖由于支持维新派，又向光绪皇旁保荐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激进的维新派，差点被慈禧太后杀了头。后来由于李鸿章、荣禄说情，才免遭一死，被关在死牢里，直到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徐致靖才从死狱中逃出。《清史稿》说他出狱后一直蛰居杭州，改名叫“徐仅叟”，意思是六君子被慈禧杀害，自己成了刀下仅存的老朽，终日靠下围棋听昆曲打发日子，活到七十五岁才死去。算起来，这人差不多死了八、九十年了，怎么又“刚刚死去”！

“哦，老天！”

“告诉你吧！司马！我刚刚听到这一派胡言时，也象你一样被弄得‘匪夷所思’！不过，我去了现场，看来不是一场普通的胡闹。我马上就要飞东京，现在我叫他们把我送回上海，再接你到这里来——我把你推荐给这儿公安厅的有关领导了……他们马上来接你。”

直到关掉电视电话开关，司马还是觉得自己大概是做了一场梦。他站起来，推开窗帘，子夜时分，窗外黑乎乎的一片，一阵清风迎面拂来，他觉得头脑又似乎清楚得很。会不会精神错乱呢？他把右手的食指伸进嘴里，咬了一口，哦，好疼！

“要不是王君精神错乱了？”他想。

事实上，他们两人谁也没发生精神错乱。一个钟头后，司马的门被人叫开了。王君，还有两个穿警服的军官走进来，不由分说地把他推上一辆轿车。五分钟后，他们已在最近的直升机场上了。那儿停着一架直升机。司马和两位军人刚上飞机，便听得马达响了起来。不远处，王君在机坪上用双手捂成一个话筒冲他喊着什么。直升机的螺旋桨把他的的话刮得有一句没一句的，不过司马还是听懂了。王君冲他喊：

“我要不是凑巧要去东京，我就自己去调查啦！这比你的论文还要轰动呢！”

二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直升飞机在一个小山谷里降落了。

一路上，省公安厅前来接司马的那几位，把发现“刚死的古人”的经过简单地向司马讲了一遍。他们所讲，与司马在电视电话中从王君那儿听来的也差不多。说是杭州西北郊一个小山谷里，当地驻军部队在执行一项任务时，偶然发现了一具僵尸，那人穿一身古代服装，值勤的士兵起先还以为死者是个演古装戏的演员。他们用步话机向兵营作了报告，接着来了几个军官，其中有一位从死者身上找到一枚印玺，上面赫然刻着“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几个字。那军官读过历史，知道徐致靖是戊戌维新时的重要人物，他们觉得事出蹊跷，便马上与省公安厅联系。公安厅一位姓王的科长是王君中学同学，便立即将王君从上海接来。王君到现场后，又推荐了司马。这事情前后不过五六个小时。当直升机停稳，省公安厅的军官扶着他走下舷梯时，司马依然觉得像在梦里。

直升机马达声渐渐停息了，耳边一片寂静。司马的脚踩在一片乱草丛中，差点绊了一下。司马朝四周打量了一下，黑黑的一片，远处的天色已渐渐发出淡淡的青光，那青光象一块巨大的背景，隐隐约约地勾勒出四周高低起伏的山头。原来他们所站的，正是四周群山围成的一个盆地的底部。初秋时节，黎明前夜寒袭人，远处林子里不时响着猫头鹰的啼叫声，司马打了个寒噤。

司马跟着众人，走着走着，忽然听见前面不远处有说话声传来，司马一看，离他们大约一百多公尺的地方，有朦朦胧胧的人影正围成一个圈子。这时天色已经微明，晨曦已经从东面山头上隐隐透出。前面那堆人影，轮廓已经看得清了，有一半是士兵打扮，另一些，大概是村民或者当地人吧。走在司马前面的那个军官这时回过身来，对司马说：“到了，就在那儿。”

前面那堆人大概也看见司马他们了。只见有人从圈子里走了出来，一边喊着“让一让、让

一让”，一边小跑着朝司马他们过来。那人跑到司马前面那位军人身边停了下来，声音颤颤地说道：“王科长！真是不可思议！法医刚才验过尸了，他死了才十来个小时，是服砒霜死的！”军人回过身来，拉着司马的手说：“走，请过去看看！”

圈子里的人见有人走来，便自动让出一条通道，司马走了进去，只见人群中央，模模糊糊地躺着一个人，身上穿着戏装似的官袍。一会儿，有人打开了照明灯，司马看清楚，那是个五十开外的老头，面皮微白，嘴上留着稀疏的胡须，嘴边淌着淡红的血痕，鼻孔也黑黑的，想是干结了的血块。那人穿戴得很整齐，从官服和滚在一边的顶戴来看，确实是大清二品京官的模样，尤其是头上盘着的发辫，现在是只有影视节目里才能见到的了。

“不是现在的人装扮的吧？”王科长悄声问道。

司马没有回答，他的心突然间狂跳起来！他两眼死死盯着那张面孔，太熟悉了！这两年为了准备博士论文，他熟读了戊戌维新时期所有风云人物的史料，连同他们的家谱，奏摺。有时候，读着有关的文字材料，看着他们的画像（间或也有照片），这些百年前的人物顿时都在心中活了起来：慷慨激昂的谭嗣同，深沉远谋的康有为，才气横溢的梁启超……都象和自己一起生活了很久的老熟人，老朋友似的，他们的音容笑貌，行为思想，无不了然在心。而眼前这张脸，虽因死亡而变了颜色，可是它那种忧思重重、含愤慨于隐忍之中的表情……不正是那个戊戌变法时在菜市口死里逃生的徐致靖么？

三

一八九八年九月廿八日，北京菜市口刑场上，人声鼎沸。皇太后要处决一批朝廷命官的消息深深地刺激了北京市民的好奇心。大家纷纷从古城的各个角落赶来，万人空巷，好不热闹！

就在七八天之前，北京城内早已流传着好多没头消息，有说皇上被太后软禁起来了；也有说皇上吃了康有为等人所进的红丸，中毒身

死；传得最多的，是北京城内大搜捕的消息，一会儿说康、梁已经逃亡日本，一会儿说帮助皇上推行新政的官员全被抓起来了，无一漏网。二品京官、侍读学士徐致靖是被捕官员中阶位最高的，听说皇太后最痛恨他，看来是必死无疑的了。

对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消息似乎与他们不大相干。官儿们上天也罢，入地也罢，那是他们的事，咱管不着！

只有两个人的名字，还多少能激起大家心头的一点关心和同情。一是军机处的谭嗣同大人，说他宁做刀下鬼，不肯亡命日本。四合院里的汉子们，听着有关他的传闻时，无不铿锵地吐出一句“好汉”！另一个就是侍读学士徐致靖，听说官府捉他时，他正在朋友家里下围棋，看见公差，徐大人面不改色，沉吟着收完最后一枚官子，叹了口气：“一子之失，满盘皆输！”这才从容跟着公差去了。一个二品官，享不尽荣华，受不尽富贵，却胆敢与皇太后作对，这是图个啥呀？看斩去！今天，北京的市民万头攒动，涌向刑场。

顷刻间，刑场突然静了下来。远处，囚车碾过石子路面时的嘎嘎声特别刺耳，每一个人都听得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大家睁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看着囚车由远而近，一辆、二辆、三辆……围观者中，有认识囚车里犯人的，悄声地报着他们的姓名：“军机章京杨锐，杨大人，四品……林旭……林大人，四品；谭嗣同，谭大人，四品；军机章京刘光第，四品……御史杨深秀……最后一个是康广仁，康有为的胞弟……”

六辆囚车过完了，有两个家奴打扮的后生，互相对视了一眼，转身从围观的人群中飞快地朝一家茶肆奔去。两人急匆匆上了楼，跑到一个文弱书生面前，气喘吁吁地报告道：“没……没有徐大人……”那书生又追问一句：“看清楚了？”两个家奴同声答道：“真看清了！”接着他们把囚车里的六个人的姓名报了一遍，那文弱书生长叹一声，叮嘱家奴赶紧回家报信去。家奴们答应了一声，转身又噤噤地下了楼，朝徐致靖府宅奔去。

那文弱书生不是别人，正是徐致靖的儿子徐仁铸。父亲被捕后，他找到祖父的同科进士

兼好友李鸿章，求他代为求情。今天被斩的人中没有父亲，看来李鸿章是帮了忙的。

四

百年前这场历史话剧，象闪电一样从脑海里掠过。司马象往日全神贯注在史料中那样，心思全被眼前的奇迹和记忆中的历史夺走了，他脑子里在苦苦地搜寻着戊戌年间的有关史料。他记得《清史稿》有记载说，身为热心新政的徐致靖，虽说在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幸免一死，可是慈禧对他恨之入骨，几次欲杀之而后快。直到庚子年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老太婆仓促逃亡，这才被赦免。他晚年心灰意懒，蛰居杭州，活到七十五岁，无疾而终。眼前这个刚刚死去的徐致靖又是怎么回事呢？

正纳闷间，忽听得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重音道：“我认识他！他就是那天和人下棋的老头！”司马一抬头，只见两位民警拉着一个山村少年的手，正朝这儿走来。那少年十三四岁模样，走近尸体时，他侧着头，把死者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又说：“肯定是他！”

司马忙问：“他和谁下过棋了？什么时候下的？”

少年抬头看了看司马，果断地说：“就在昨天，和大棋王下的！”

“谁？大棋王？你怎么认识大棋王呢？”司马问。

少年显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说道：“还有谁？全国围棋冠军——大棋王 N 先生，谁不认识呀？瞧！他还给我签了名呢！”接着，少年把前几天见到老人的事说了一遍。

原来那少年竟也是一位围棋迷。小小年纪，已下得一手好棋，几次出席过省级少年围棋比赛。电视里转播的各种围棋赛，他从不错过，棋王 N 先生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两天前，当他去村后山里收猎野兔的网时，看见自己崇拜的大棋王竟坐在一棵古松下和一个老头对弈。他壮着胆子走过去，棋王和那老头已经下完了。棋王执白，棋盘角上只残月似的围了一小片弧形；老人执黑，把残月以外的天地全围了个干净！不要说山村少年从未见过这种棋形，就是享誉天下的棋王，这会儿也怔怔地坐在那

儿发呆呢!

少年和棋王都象被施了魔法似地呆呆地看着那盘棋出神，后来棋王似乎看出一点门道，想要发问时，发现老人已不知去向。老人先前坐过的石凳上，却摆着一本棋谱，不知是老人遗忘了的呢，还是故意搁在那儿的。

五

司马是搞清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可是眼前这桩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却带着科幻色彩！他的好奇心伴着历史癖，变成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这具尸体的来龙去脉弄个一清二楚！从服饰、容貌以及那枚在死者身上找到的官印来看，此人确是光绪年间积极参与新政，并且向光绪皇帝保荐过康有为、梁启超的二品京官，翰林院编修徐致靖。可是，根据历史记载，根据常识，历史上的徐致靖早已死去，那么这个第二次死亡的怪人究竟是谁呢？

司马向当地公安局局长解释了一些历史问题，又对现场的处理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提了些建议，便提出要去拜访全国围棋冠军 N 先生。

“N 先生是个很重要的见证人。另外，我也想看看那本棋谱，也许从这棋谱上能发现些别的线索……”司马说。

公安部门的答复十分爽快，他们感谢司马所提供的历史资料，答应说马上挂长途电话和棋王联系。大家一边商量着，一边慢慢朝山下走去。到直升机停着的那块坡地上时，天已大亮，阳光穿过树梢形成万千道五彩光柱，落在山坡上，农地里，农舍屋顶，小山村宛若仙境。若在平时，司马或许会留下来好好欣赏一番，可是此刻，他的心早已飞远了，他不知道棋王会不会证实山村少年的说话，他更渴望早点看到那本或许能透露一些“天机”的棋谱……

棋王的热情使司马略略感到意外，司马记得三、四年前自己曾经观赏过一次棋王与日本高手的一场厮杀。棋赛结束后有幸请棋王签过一次名，除此外，两人可谓素昧平生了。可是，当司马赶到棋王寓所时，棋王所表现出来的热心，仿佛司马是他当年挚友似的。司马刚一进门，那棋王就迎上来，紧紧握着他的手，连声

道：“奇人！奇事！奇书！司马笑笑，他对这样的欢迎感到惬意。

棋王家里布置得古色古香，四壁所悬，都是时下著名书画家的精品。司马无心欣赏，只请棋王把他遇到的“奇人、奇事、奇书”详细地说一说。棋王快人快语，把三天前的事情和盘托了出来——

“九月二十六号傍晚，我从棋院回来，在信箱里看到一封与众不同的信，那封信写在一张摺子上，内容是要我第二天赶到杭州市郊区一个小山村里去下棋。不瞒你说，我现在每天要收到十几封这类邀请去下棋、指导、联欢的信件。所以见到这封古式古色的信，我也没留意。后来，当我刚想把那封信扔到纸篓里去时，那封摺子信最后一页上的一张棋谱把我吸引住了！第一眼我就看出那是一份非同凡响的棋谱。这么说吧，没有绝对的天才，没有超一流的棋艺，是根本看不懂那谱子的。那天晚上我实在太激动了，我按那份棋谱所示，在棋盘上摆了个通宵……我相信，这个人今后如果出来下棋，围棋的历史将要翻过崭新的一页！”

“第二天，我照他信上的要求，独自一人按他写明的地点赴约。我找到那棵古松树，果然看见松树下有一张石桌、一副石凳。可是四周围静悄悄的，只有轻轻的松涛伴着几声鸟叫。如果不是手中这张摺子信，如果摺子信上没有这份棋谱，我只会把这次约会当作又一次棋迷们搞的把戏。可是我手中那张摺子，那份棋谱，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

“果然，刻把钟之后，当太阳刚刚从山背后露脸的时候，那个奇人也出现了。那是个五、六十岁的老者，面孔微白，下巴上留着稀疏而长的胡子，穿一身古代便服——我也说不出是什么朝代的，反正看上去象古装戏里文官穿的衣服。他并不多话，只说自己姓徐，有些棋艺上的学问愿意传授给我。接着我们就下棋了，从早晨一直下到黄昏，中间两人只胡乱吃了点干粮。下着下着，我就相信他是个神仙了！我如今号称棋王，世界上一亿多围棋爱好者、围棋手当中，能和我对弈的不超过一打。可是，和这个老者下棋，我却象个刚入门的爱好者在和九段高手对弈！我知道自己远不是他的对手，就认输了，又恳求拜他为师。老人长叹一声，说了句



非常奇怪的话。意思好像是说他自己就为此而苟且活到今天的。下午我和他又对弈了一局，我稍稍长进了些。下完后我在心里默默地复盘，一边推敲着这种无与伦比的棋艺。等我醒悟过来时，老人早已不见，只有一个当地少年，看来也是个爱下棋的，在一旁呆呆地看着棋谱。那老人坐过的石凳上，留下这本棋谱……”

棋王谈着，把一本手绘的棋谱递给司马。司马接过一看，棋谱分上、下两辑，上辑题为《太阳谱》是执白子的种种下法；下辑叫《太阴谱》，是黑子的下法。司马稍懂点棋经，但这两本棋谱，于他来说简直象天书！开局落子竟多在“天元”上，而且每局胜负，大抵不超过一、二十着，司马把棋谱递还给棋王，棋王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这种棋谱，看来不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类能理解的……”

司马心里一惊：“外星人？”三个字带着问号闯入脑海。接着，他又想起了什么，便问：“那

么，那封写在摺子上的信能让我看看吗？”

棋王站起来，转身去打开一只精致的保险箱，从保险箱里取出一本薄薄的本子来，打开了递给司马。司马接过，仔细一看，心又怦怦跳个不停！这笔迹太熟悉了！自己这几个月来反复研究徐致靖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人才保荐折》真迹副本，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眼前这封信的笔迹与戊戌年间徐致靖上书的笔迹完全相同！

六

司马决定先给杭州公安局打个电话，把棋王那儿的情况告诉对方。

电话挂通了，显像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矮胖的穿白制服的人影。司马一看，认得是那位公安局的王科长。司马刚开

口说了声：“你好！”那王科长却惊喜地笑了起来：“太巧了！司马博士！一刻钟后我来找你——有惊人发现！”说完便作了个手势，把电话挂断了。

惊人发现！又会是什么？

刚过一刻钟，那红光满面，矮矮胖胖的王科长便一阵风似地冲了进来。

“司马博士！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外星人的故事，但是，我们确实碰到了！”

原来，司马那天离开现场后，王科长就把在场的干警分成二批，一批人负责处理现场并作好记录，另一批人则由村民带着，在周围寻找这个奇怪的死者生前可能居住的藏身之处。结果，不出所料，有两名老干警在那个山村少年带领下，在离尸体现场不到一公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死者生前居住过的痕迹。从洞内发现的遗物来看，这个老人至多在洞里住了六、七天的样子，后来进一步检查洞里的脚印、残余食物以及洞壁上留下的用火痕迹也证实了

这一点。

最惊讶的发现是：两位干警在一堆乱石子
里，拣到三片像云母片似的东西，当干警打亮
手电筒察看这三片东西的时候，两人都惊叫起
来！因为那三片云母片似的东西每张都有活
动的画面！那情况很像我们用的电视机屏幕——
它只有薄薄的一片屏幕，根本没有机身、外壳
之类的东西！那两个干警用手电照着它们时，
第一张薄片上映出的是一只草帽状的飞碟降
落的样子；第二张薄片，竟是一个太后模样的
女人——后来证实了，那是慈禧太后，那女人
正用朱笔在—批名单上画圈圈，两位干警看
见那支笔先是在徐致靖姓名后写了“立斩”两
字，一会儿又把立斩涂掉，批了个“绞监候”
(就是死缓)三个字；第三张薄片上映出的画
面更稀奇：原先关押在监狱里的一个男犯，
被牢房外—道绿光照着，竟然透墙而过，
被绿光吸到—只飞碟里去了，再看那囚牢
里呢，仍然坐着和先前男子—模—样的一个
囚犯……

而那被吸出去的男人正是在山村里发现的
自称徐致靖的老头！王科长讲得津津有味，
司马听得目瞪口呆！

“这三张画是根据两位干警的描叙，由专家
事后补画下来的……”王科长说着，随即递
过三张素描的复印件，司马—看，与王科长的
描绘不差分毫。

“那三张薄片原物还在吗？”司马问。

“原物倒是还在，这会儿正由专家们在试
研究。”王科长说到这儿轻轻叹了口气，皱
了皱眉头，接着说，“专家们已经断定这三
片薄片绝对不是地球上的东西。只是很奇怪，
任大家怎么摆弄，两名干警看到的图像再
也没有出现过。”

呵？现在轮到司马叫“奇”了！线索从悠
悠百年前猛地扯到外太空，颠乱的时空令
习惯于在故纸堆中推敲的夫子如坠青云。

七

本该成为戊戌七君子之一的徐致靖突然
冒了出来，又神秘地死去，这件事太富刺激
了！可是，外星人为什么带徐致靖？他们把
他弄到那个山洞里去干了些什么？徐致靖
有没有在山

洞以外的地方呆过？他经历的时空变化又
怎么样……？

一天司马外出，回家时照例先看了看自
动电话机，见讯号灯亮着，知道刚才外出
时有人打来电话，于是他顺手按了—下电
话录音按钮。—会儿，他听见—个略带沙
哑的嗓音喊着自己的名字，极兴奋地告诉
他案子有了新进展。他听出那是王科长的
声音，王科长在电话录音里告诉他，今天
晚报可能会报导有关情况，请司马留意。

司马关了录音，顿时兴奋起来，给电脑
中心挂了电话，要求立即电传今天的晚报
七版的文章，七版是那家晚报专门刊登科
技珍闻的版面。

“您大概想看有关徐致靖的消息吧？”
话筒里传来服务小姐甜甜的声音。

司马先是一惊，接着连连回答说：“是！
是！”

“那就给你传头版吧！已经有好几个人
来要求电传了，那消息上了头版。”服务
小姐说。

司马报了自己的帐号。没多久，写字台
左侧的电传机开始工作了，—张缩微晚报
的版面清晰地呈现在他面前。—版上的大
字标题使司马几乎紧张得气都透不出来了，
那大字标题是《山中七日，世上百年》，
副题是：戊戌老人徐致靖死里逃生，被
外星人摄入洞中，—月前重回人间。

那电传的晚报文章开头是关于戊戌年间
历史人物的一段介绍文章，关于徐致靖
介绍得特别详细，司马特将这段文字跳
过，匆匆往下读——

“数日前杭州郊外—山村发现古装尸
体后，专家们除惊愕而外，也仅能提供—
般性推测而已。昨日，本报记者采访得
—段独家新闻，兹披露如下，以飨读者：

日前本市—徐姓男子，前往市公安局
报案，并指认半月前发现之古装男尸。徐
某系本市个体水果摊主，据其自述，—
月前之某晚，—身着古装之老者潜入其
宅，声称其为徐某之曾祖父徐致靖，因
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助光绪帝行
新政，被慈禧太后囚系狱中，旋有仙童
将其摄出狱外，送—山洞，教授仙童对
弈之术。后仙童弈术大精，复遗老者以
仙人弈谱。七

日后仙童乘碟状物飞升天外，老者出洞，方知世上已百年矣！仙童曾遗老者一册徐氏家谱，记戊戌以来百年中徐氏宗族繁衍情形。老者自称据家谱千辛万苦寻到徐家，水果摊主徐某初以为老者系精神病患者，欲报案。老者苦苦相求，并以夜明珠一颗相赠，谓一月后，夙愿了却，即永远离去，不复打扰，且另有厚谢云云。徐某及其妻见夜明珠，又闻另有厚谢之语，顿觉欢喜，便安排老者住下。次日，老者要徐某借阅戊戌以来全部新出史书。徐某借得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及《清史稿》等书籍，带回给老者，老者匿居徐某家中，半月之内，唯读史而已。入夜，每闻老者长叹短吁，似不胜感慨状。间或闻得老人哭泣声，哀痛感人。数日前，老者取出随身所佩玉器一件赠徐氏，并嘱徐氏为其了却最后一愿。徐某问有何事可出力？老者指我报体育版围棋冠军 N 君之照片曰：‘请代送一信致棋王，我有棋谱相赠。’徐某如嘱送信至棋王家中，回家后即不见老者形踪，唯留一遗书谓二日后将自绝，另有一幅草书对联，徐氏夫妇也看不懂是什么。又二日闻知老者果如遗书所云自杀身亡。两人惊恐万分，遂携各类宝物前来报案。经书法家称，草书所写乃：“山中七日，徐仅叟苟活万世遗恨；世上百年，六君子死国千秋壮烈。”司马读到这里，连喊了三声“不可思议！”

八

王君坐在司马对面的沙发上，象个小学生听故事似的，津津有味地听司马把这段奇闻讲完，这个历史学的博士，被旷古未闻的历史事件震慑得几乎有点眩晕了。

“看来，当年那个死里逃生后来在杭州碌碌老死的徐致靖——只是外星人的一个副本？”王君问。

“是啊，不过我奇怪外星人为什么要救出徐致靖来呢？”司马说，“很可能外星人的行为是带有偶然性的，徐致靖是当时弈林高手，他们也许对地球人的围棋感兴趣——不是后来让徐致靖在山洞里教他们下了七天的围棋吗？”

“这也算一说吧。不过徐致靖出了山洞又为何要自杀呢？”

“作为历史学家，应该注意这一点，戊戌年间的徐致靖，也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果他和谭嗣同一起被杀，那么历史名词戊戌六君子就应该改为‘戊戌七君子’。虽然他侥幸死里逃生，后半生却窝窝囊囊，现在他回过头来一看，方知还不如当年死去！”

“这真是丈夫死一遭，懦夫活千回吧！”

接着两人沉默了许久，他们是在思索着这故事的“匪夷所思”呢，还是想着别的什么？这可叫人猜不透了。

图：吴雪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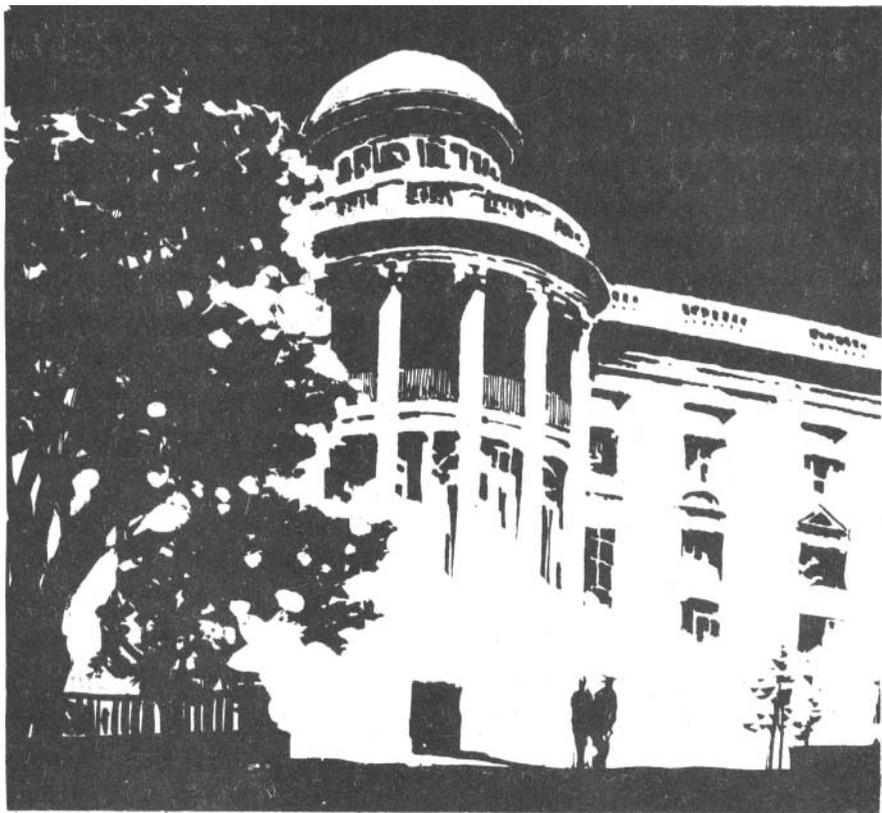
第四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启事

为进一步繁荣中国科幻小说创作，本刊决定举办“第四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

1、欢迎各界人士，包括港台同胞，海外侨胞创作的各种风格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科幻小说，字数一般不超过 15000 字。

2、征文时间从 1991 年 5 月 20 日至 1992 年 12 月 31 日，评奖结果于 1993 年元月 15 日于《科幻世界》1993 年第 1 期公布。

3、评选一等奖（1000 元）1 篇，二等奖（600 元）2 篇，三等奖（300 元）5 篇；另外评选鼓励奖 10 篇。



怪事桩桩

[美]理查德·马西森 著
杨汝钧 译

(一)

那天下午一进屋，鲁思就说道：“这幢大楼的看守人神情迥异，非同一般。”

我此时正在专心致志地撰写小说。当我抬起头时，她正好把购物包摆到了桌子上。

“那个看守与常人有别，是吗？”我心平气和地说道。

“是的，是这样，”她答道，“他在楼上楼下转悠时慢条斯理，鬼祟神秘，就象……就象……”

“就象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老鼠。”我边说边又埋头写作了。

“亲爱的，”她恳切地说着，“这可是真的！我每次见到他，总觉得不是滋味，简直讨厌极了。”

我坐直了身子说道：“看来，你对他不会有好感的了。对此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生来就是一副鬼头鬼脑的模样。唉，你去责怪他的母亲吧。”

她坐进了桌旁的一张椅子之中，开始从购物包里取出一个星期所需的食物。

“听着!”她用低沉的音调开始了话题。

我已习惯了她的这种语言信号，故而在等待着她道出那个深沉的秘密。

“听着!”她又以同样的语调重复了一次。

“我已经听着啦，亲爱的。”我瞪着一双大眼说道。

“你大可不必故意装出这种神情，”她说，“当你不相信我的陈述时，总是显露出这种姿态。”

我淡然一笑。

“你总有一天会遗恨终生的。”她说道，“当他在某个夜晚，手中拿着一柄斧子，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我们的公寓房间……”

“他无非是一个穷苦的平民，看守着这幢大楼的所有房间，干着拖擦地板、洗涤墙壁的活儿。我用笔杆子工作，他用水桶干活。我同他又有多少区别呢?”

她丝毫也未曾流露出高兴的神色。

“好吧，”她说道，“好吧，你既然不想知道这些事实，那就算了。”

“究竟是什么事实呢?”我问道。

鲁思的脑海中装的事实已呈饱和状态。看来，让她一股脑儿地把它们倒出来才是上策。

她的双眼睁得又大又圆地说道：“你给我听着，那个人已经在付诸行动了。他只是在等待着时机……我对此一清二楚。他压根儿不是什么看守人，依我看……”

她顿了一下，接着又说道：“依我看，在这幢大楼里深藏着鲜为人知的、邪恶的隐秘。观其外表，它显得完美无缺，尽如人意；究其实质，这些公寓房间……只有鬼才知道……反正是藏垢纳污的场所，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人们在干着什么惨绝人寰、丧尽天良的事呢?制造假钞?杀戮妻子?啃食婴儿?”

鲁思已经走进了厨房，把那些食物一一地扔到了桌子上。

“好啦，好啦，”她用那种看破红尘的腔调说道，“今后可休得怪我。”

我走过去伸臂抱住了她，并吻了一下她的颈项。

“少来这一套，”她说道，“我还得老调重弹，那个看守人……”

“你真的确信所有这一切吗?”我问。

她脸色阴郁地答道：“当然，这是毋庸置疑之事。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啦。”

“你看的书籍太多了。”我说道。

“你今后会后悔一辈子的。”

我又亲吻了一下她的颈项。

“我们用餐好吗?”我说。

她大声地叫嚷着：“我干吗要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你摆出来呢?”

“因为你爱我呀!”我答道。

她闭上了双眼，咬紧了双唇。

我又吻了她一下。

“忘掉这一切吧，”我说道，“我们面临的麻烦事已经够多的了。”

“嗯，好吧。”

“这就对啦。我问你，菲尔和玛吉何时来此呢?”

“六点钟。”她答道，“我已经把肉类买来啦。”

“行!那么，我得和钢笔、纸张打交道去了。”

随后，我听到她在厨房里自语着。我听得不太清楚，但有一句怨言则明确无误地传进了我的耳际：“我们总有一天会在睡梦中被宰掉的。”

(二)

当晚，我们邀请了菲尔和玛吉夫妇一起进餐。

“这幢大楼里有着某种不祥之兆。”鲁思又说开了。

我向菲尔微笑了一下，他也用同样的笑容看着我。

“我对此有同感。”玛吉附和着说道，“象这样豪华富丽的公寓房间，每月只需化上六十五美元的租金。你们听到过此种奇事吗?看看所有这些讲究的桌椅板凳吧，还有厨房里的各种电器……简直象是天方夜谭!”

“女士们，”我说道，“你们何苦要杞人忧天呢?我们难道不能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吗?”

“这可确实有那么一点儿怪异呢，”菲尔说道，“你不妨仔细想一下，里克。”

我迅即沉思了片刻。五个宽敞的大间，里面全是些崭新的陈设，还有碗碟、电器……也许，真有些非同一般呢。对于她们的设想，我从内心

深处给予了认可。但是，我的嘴巴仍然不肯服输。要我就此轻易让步吗？甭想！

“可我却认为，他们的要价过高了些。”我说道。

鲁思象往常一样，深信我讲的是实话。她随即说道：“啊呀呀……我的上帝！他们的要价过高了。啊，五个大间！电灯！取暖设备！你还想得到什么呢？难道想得到一架私人飞机吗？”

“一架小型飞机就行了。”我冷冷地说道。

鲁思看着玛吉和菲尔说道：“我们三个人可以切磋琢磨，畅所欲言。至于第四个人的声音嘛，犹如树丛中刮起的一阵风。”

“我是树丛中刮起的风？”我问。

“你们听着，”鲁思说道，“他们也许在大楼里藏有什么东西呢。他们把这儿建筑成象个普通的公寓楼，没有什么特别，未见任何异常。当然，他们需要有人住着。这样，我们这些人就被引诱了进来。这是对低房租的一个极妙的解释，你们还记得大楼刚开张时，那些蜂拥而至的人流吗？”

我当然记得一清二楚。那天，我同鲁思凑巧步行经过这个地方，那位看守人刚刚把一块招牌挂到外面的墙上，我们立刻进去付了第一个月的房租，当时我们确实是幸运万分的第一批住户，翌日，这儿简直就象发生了一场战斗。在那个时候，人们想要得到一套住房，简直比登天还难啊。

“我还得说，这儿的情况很不寻常，”鲁思准备结束她的讲演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看守人的怪异举止呢？”

玛吉笑着说：“当然注意到啦。他就象是一部坏片子中的某个角色。你看他的眼睛吧，只要一见到他，我总是感到分外地不好受。”

“啊哈！”鲁思不由得乐滋滋地笑了起来，

“玛吉同我讲的如出一辙，不谋而合呀！”

“异想天开的诸位！”我抬起手说道，“如果有什么神秘莫测之事要发生，就把它忘掉吧。它伤害了我们吗？没有！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吗？没有！我们住在一个房租理想、环境适宜的地方。你们想干什么呢？难道把这些全部丢弃不成？”

“也许，某种不测的事情即将伤害到我們了。”鲁思说道。

“什么事情？如何伤害？嗯？”我笑着问道。

“我不知道。”她答道，“可是我已预感到了。”

“上个月，你就‘预感’到走廊里存在着某种怪异。当时确实有一种‘怪异’存在着——那是一只猫！”

她开始收拾起碗碟，并端进了厨房。

“菲尔，请你说句实话，”我尽量轻声地说着，免得让厨房里的女士们听到，“你难道真的认为有什么异常吗？”

“我可不得而知，里克，”他说道，“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象这么华丽的公寓，其租金确实太低了。这是件怪事。”

“嗯。”我答道。我觉得，我似乎终于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了。

这可确实离奇之至，使人大惑不解。

(三)

次日上午，我在途中停下同警察约翰逊交谈起来。约翰逊是这一带街区的巡警，待人友好亲切，和颜悦色，嘘寒问暖。他平时接触到的最大麻烦是汽车和儿童。他愉快开朗，幽默风趣。我每次出外，总得同他聊上一番。

“我的妻子认为，在我们的大楼里将有骇人的事情发生。”我告诉他。

“她这样想的吗？我也颇有同感。”警察带着微笑说道，“在这些隐秘的大墙里侧，孩子们被迫整夜编织箩筐。这就是我想象中的内容。”

“还有一个凶恶的老妇人，拿着一根又长又粗的棍子……”我也开始信口胡诌起来。

“你的妻子在胡乱猜测。你可不能在外乱说，好吗？”

我拍拍他的臂膀说道：“放心吧，我才不会呢。”

“我对此很高兴，”他转而问道，“你的夫人究竟感觉到了什么呢？”

“她在大楼的每个角落里都看到了秘密。”

“喔唷，”他说道，“一切都一如既往，平安无事嘛！”

“你说得对极啦。她看的小说太多了，就在那儿凭空想象，无中生有。”

“这次她又提出什么论据了？”

“嘻嘻，”我笑着说道，“她怀疑起公寓房的

租金价格啦，说是太低廉了。她说，人们每月只化六十多美元就能租到一套房间。”

“真是那样吗？”约翰逊问道。

“这倒是真的，”我答道，“你就不必同别的人说三道四了，要不他们会提高房租价格的。”

(四)

我一进家门，鲁思就冲着我说开了：“我已经知道啦。我已经知道啦。”

她在一大桶湿衣服的彼侧严峻地盯着我说。

“你知道什么来着？”我问。

“这个鬼地方！”她同时举起手说，“不要打断我，你得听我把话说完。”

“是，亲爱的。”我坐了下来，侧耳倾听。

“我在大楼的底部发现了大型引擎。”她说道。

“什么样的引擎，亲爱的？是汽车引擎吗？”我问。

她的双唇紧闭着，接着说道：“反正我已见到了。”

“我也曾经去过底楼，可是未曾见到任何引擎呀！”

她向周围窥测了一下说道：“不是在底楼，是在它的下面，在大楼的底下。”

我张了一下嘴，旋即合上了。

她站了起来说道：“这样吧，你跟我一起去一趟楼下。我指给你看。”

我们在过道上走着。她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一起下了楼梯。

“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我平静地问道。

“今天早晨。我从街上返家，那扇门正好开着。”

“你进去了没有？”我问道。

她盯着我看了一下。

“这么说来，你进去了。”我说。

我们下了台阶。

“我当时在下台阶时，那儿有灯光呢……”

“你就见到引擎了？”

“见到啦。”

“很大的引擎？”

我们已经到达了大楼的底部。前面的一块

墙堵住了去路。

“就在这儿。”她说道。

我敲了二、三下墙壁，接着看了她一眼。

“你见到过屋门会建在墙壁中的吗？你敢说，你曾见到过吗？”

“门究竟在何处呢？”

她的手指头在墙壁上摸索着，随即用双手击打着墙壁。我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瞧着她。

“要我帮你一下吗？”附近传来了那位看守人的低沉而又浑厚的嗓音。

鲁思惶恐得猛抽了一口气，我也不由自主地惊跳了起来。

“我的妻子说，这儿有……”我结巴着说道。

“我还以为这儿有通往街道的出口呢，看来这是不可能的。这儿没有门。”鲁思装作若无其事地笑着说道。

那位看守人也在报以微笑。

“再见啦！”我有气无力地说道。

我们重新上了楼，回到了房间。

家中旋即卷起了一场“引擎风暴”。

“好啦，我可什么也未曾见到。”我说。

“大型的引擎！巨大无比的引擎！”

“行啦，行啦，我根本就没有……”

“你难道不相信我吗？”她步步紧逼地说道，“回答我，究竟相信还是不相信。你难道真的不相信我吗？”

“当然，你读过很多……”

“见你的鬼去吧！”她狠狠地说着，“见你的鬼去吧！”

我实在想不出一个合适的答复。

“今晚我们再下楼一次。我一定得把那些引擎指给你看，只要那个看守人在睡觉就得啦。”

“讲得轻些吧，轻些吧。你还是冷静些为好。你难道真要让我激动起来不成？”

“好啊，”她说道，“只有烧起一场森林大火，你才会真正警觉起来呢。”

我整个下午对着空白的字页在发呆。我实在想不出什么缘由来，确实难以理解哪。也许，她真的看到了什么。但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东区第七条街……一幢满是公寓房间的大楼……大楼的底下有一个空前巨大的引擎……

难道是真的吗？

(五)

“那个看守人长有三只眼睛!”

她面如土色，张惶失措，冷汗涔涔，宛如一个经历了极度恐惧的孩子。

“啊，我最亲爱的。”我边说边用双臂紧紧地抱住了她。

她的全身似筛糠般在瑟瑟发抖。我什么话也说不出口了。当你的妻子诚惶诚恐，栗栗畏惧之时，你还能说些什么呢?

她在不停地颤栗着。

接着，她说话了。声音极为纤细轻柔，低弱无力：“我知道，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我把她拥抱得更紧了。

“今晚我们一定得下楼察看究竟，”她说道，“那儿肯定存在着非同一般的东西。”

“我看，我们不需要……”

“我可非得下楼不可，”她的声音越来越显得狂乱和慌张了，“我告诉你啦，那儿有巨大的引擎。上帝哪，难道你还在置若罔闻，执迷不悟吗?那儿有引擎!”

鲁思开始号哭起来，全身依然在剧烈地震颤着。

“好啦，亲爱的，好啦!”我劝慰着她。

她竭力想跟我讲话，可是由于过分激动和慌乱，一时难以把话说出。我倾听着，我现在只有认真谦恭地听取，才是最为妥当的办法。

“我刚才在楼下的过道里走着，”她开始陈述起事情的原委，“而且一定得从看守人的身旁经过。”

“我在认真地听着，说下去吧。”

“他在微笑着，”她继续说道，“你是知道那种微笑的样子的：笑中带奸，善中露恶。”

我不想同她争论。我仍然认为，脸长得丑陋绝非他的罪过。

“是这样吗?接下去呢?”我问道。

“我从他的身旁经过……你不管怎么认为都行……反正我感觉到，他正在盯着我瞧呢。”

我抓住她的手问道：“后来呢?”

“我转头望了他一眼。他已经从我的旁边走开了。他的脸已经掉了过去，可是他依然在看我。”

我似乎听到了一个从我的喉头发出的声

音：“那怎么可能呢?”

“在他的后脑勺长有一只眼睛!”

我坐了下来，呆若木鸡，惶恐不安。

“啊，我最亲爱的!”我说道。

她脸色煞白，紧闭着眼睛，合拢了双手，手指紧紧地扭结在一起。

“我看见它啦，”她缓慢地说道，“啊，上帝，我见到了那只眼睛!”

我尽量想忘掉所有这一切——那个看守人，那些巨大的引擎，那只眼睛——可是，我无法做到。

“我们以往怎么会没有见到呢，鲁思?”我问道，“我们过去见过那个看守人的后脑壳呀。”

“以往吗?”她说道，“以往吗?”

“嗯，亲爱的，我想，别的什么人也准定会见到过的。难道以前从未有人从背后见过他吗?”

“当时，他的头发突然分离到了两边，显现出了那只眼睛。里克，”她接着说道，“在我奔逃前的刹那间，他的头发又从两边合拢了。人们当然不可能见到那只眼睛的。”

我坐在那儿，愁眉苦脸，默然无语。我能说些什么呢?当妻子如此这般、绘声绘色地讲述此类事情时，作丈夫的该如何劝慰她呢?要不要说一声“你工作太劳累了”呢?可是她没有呀!

“今儿晚上你跟我下楼行吗?”她问道。

“当然”，我温存地说道，“当然，亲爱的。你现在去躺一下，好吗?”

“我一切都很好。”

“去躺一下吧，鲁思，”我执拗说道，“今天夜里我和你一起下楼。不过，我现在求你躺在床上安静一下。”

她站了起来，走进了卧室。

我听到了她躺到床上的声响。

过不了多久，我也进了卧室。她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天花板。我未曾同她交谈什么。看来，她也不愿意多讲别的事情。

(六)

鲁思已经入睡。我就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家门，去了菲尔的居室。

“我该怎么办呢?”我问菲尔。

“也许她确实见到了那些怪事，”菲尔说道，

“这有可能吗?”

“我认为完全有此种可能，要不，也许她出了什么事……会不会她的头脑有毛病了?”

“里克，你一定得下楼去查看一下那个看守人。你应该……”

“不，我们不能那样做。”

“你打算同鲁思一起到大楼的底部一探究竟，是吗?”

“如果她要去，我准得陪她同去。当然，她肯定要去。”

“里克，你们下楼时，过来招呼我们一下，好吗?”

我诧异万分地看着他说道：“你们夫妇也想下去一瞧?”

菲尔环顾了一下周围，然后神秘地说：“玛吉给我讲述了同样的事情。她说，那个看守人长有三只眼睛。”

(七)

餐毕以后，我外出购了一些咖啡。警察约翰逊正在附近转悠着。

“干警察这一行也够辛苦的了，这么迟了还未下班。”我说。

“您夫人的情况如何?”

“很好。”我撒了个谎。

“她依然认为，大楼里到处都是秘密吗?”他笑着问道。

“不啦，”我答道，“我已把她说服了。我认为，她并非真的相信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约翰逊微笑着，并在转弯处同我分手了。

返家的途中，我的双手在不由自主地颤抖着。

(八)

“时间到啦。”鲁思说道。

我滑向了自己的一侧，此时，我尚处于半睡半醒之中。她击打了一下我的胳膊，我完全清醒了过来，瞧了一下钟。时间已经接近四点。

“你想现在就下去吗?”我问她。

“我马上就走。”她平静地说道。

我坐了起来，在半明半暗之中瞧了她一眼。

我的心脏在急剧地跳动着，并有口干舌燥之感。

“好的，”我说道，“我穿一件衣服吧。”

她已经穿戴整齐。我听到她在厨房里走着，正在冲咖啡。我用冷水洗了一下脸，梳了头。她随即把咖啡端来了。

喝毕咖啡以后，我说道：“好啦，我们可以下去了。”

她的手抓住了我的胳膊，我们走到了过道里，整个大楼死一般地寂静。下到楼梯一半时，我忆起了菲尔和玛吉，就把约好同去之事告诉了她。

她对此未曾吭声。我返回过道，轻叩了菲尔夫妇的屋门，但未曾听见应答声。我往过道那一头瞥了一眼。

鲁思已经独自一个人走了。

我似乎感觉到，我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虽然我确信不会存在着任何危险，但我依然提心吊胆，失魂落魄。

“鲁思!”我轻声地叫着，随即向楼梯处冲去。

“请稍等片刻!”我听到菲尔在门里面高声叫着。

“我无法再等啦!”我回头应了一声。

我冲下了楼梯，到达了底部，在漆黑的过道里走着。

“鲁思!”我小声呼唤着，“鲁思，你在哪儿?”

此时，她伫立在嵌在墙壁里的一扇门前。那扇门开在那里。

鲁思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惊恐情绪，瞠目结舌地对我说道：“你就站在这儿，往里看吧!”

我照她的话做了。

我终于亲眼见到了一切：是的，引擎!巨大无比的引擎!我顷刻之间认出了这一类的引擎!我曾经在许多画报上见到过。我的脑子已经昏昏沉沉，有些晕头转向了。在东区第七条街一幢大楼的底部，竟建造了一个罕见的大型能源库!

我已忘却了时间，忘却了一切。我猛然间感觉到：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一骇人的地方。我们得立即把此事告知人们。

“快走!”我说着。

在上楼之际，我的头脑里犹如引擎般地轰响着。

随后，我们突然撞见了那位看守人，他正在

朝着我们走过来。此时，夜幕依然笼罩着一切。我把鲁思拉到了角落里面，我们屏住了呼吸，不敢动弹一步。

看守人经过我们的身旁，径直地向敞开的门户走去。当他抵达门口的光照之处时，他的脸部已经转了过去。

可是，他依然在盯着我们。

我几乎已经忘记了呼吸，呆滞地僵立在那儿，注视着他后脑勺上的那只眼睛。眼睛的周围全是头发。那只眼睛似乎是在……微笑？一种极其神秘莫测的、凶残骇人的微笑！他看见了我们，可他显得若无其事，漠然置之。

他走了进去，随手把门关上了。旁边的那片石墙开始移动起来，最终盖住了那个门户。我们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战战兢兢，噤若寒蝉。

“你看清楚了。”鲁思终于说道。

“是的。”

“他已经悉我们窥视到了引擎之秘，可他仍然泰然自若，措置裕如。”

我们上了楼。这时，我已忆起了这些巨大无比的引擎，确知它们是何物了。

“我们下面该怎么办呢？”她问道。

我看着她。她依然呈现着慌乱不安的神情。我用臂膀挽住了她，可我自己也在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哪。

“我们得尽快离开这儿，”我说道，“越快越好。”

“不要带些什么东西吧？”她问。

“我们马上捆扎一些物件，一定得在天明以前离开这里。我认为，他们还不会……”

我干吗要说“他们”呢？我不由得在纳闷着。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集团呢，看守人是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建造出这些大型引擎的。

(九)

我们停了下来，走进了菲尔和玛吉的居室，随即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

我认为，鲁思对我的看法不会持任何异议的。

“我能肯定，这是一个大型的宇宙飞船。”我说道。

菲尔禁不住笑了起来。但是，当他看到我

本正经的神色时，知道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情，顿时收敛起了笑容。

“你说什么？”玛吉问道。

“我知道，这种事情似乎不可能存在，但那些机械装置确实实是火箭的引擎。这些引擎的威力之大，足以把你带往其它星球。”

“它们怎么会在这儿的呢？”菲尔问道。

“这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我可以绝对肯定，它们是宇宙火箭的引擎！”

“你的意思是说，这幢大楼是……是……是个宇宙飞船？”菲尔萎靡不振、结结巴巴地说完了这句话。

“是的。”鲁思代我作了回答。

我的双手不由得又在瑟瑟地发抖了。

“但是……为什么呢？”玛吉问道。

我一直不敢提出“为什么”的问题，但终究有人提了出来。

鲁思看着我们答道：“我知道。那个看守人并非地球上的人类。我们已经见到了那……那第三只眼睛……”

“你说他有三只眼睛？”菲尔问道。

“他确实多了一只眼睛。我已经亲眼见到了。”我明确无误地说道。

“我的老天哪！”菲尔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头狠抓着自己的头发，“这怎么能让人置信呢？”

菲尔话毕，一屁股跌坐到了椅子中间。

我觉得，我们应该立即穿戴好逃离此地。可是，他们似乎并未意识到瞬间就会面临的危险。也许还能等待一刻吧，现在离黎明已经很近了，到时我可以把此详情向警察约翰逊和盘托出，危险还不至于顷刻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来。

“这怎么能让人置信呢？”菲尔又一次重复着刚才的话语。

“我已经目睹了这些宇宙火箭，”我说道，“它们确实在那儿，你还是相信为好。”

“听着，”鲁思说道，“他们来自于另一个星球。”

“你在说什么呀？”玛吉迫不及待地说着，话音中流露出非同一般的恐惧。

“鲁思，”我说道，“你阅读的书籍太多了……怪诞的小说……当然……但是……”

“请你不要再重复那些陈词滥调了，”她又把话接了下去，“听着，是我觉察了这幢大楼的



不寻常情况；是我给你谈及了那些大型的引擎；是我发现了那个看守人的诡秘行踪并看到了他的第三只眼睛。好啦，事实证明：我对了三次！现在你究竟愿不愿意听我继续讲下去呢？”

我无言可答。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她说道，“他们来自另外一个星球。他们拟得到一些地球人，他们已经选中了我们，准备对我们进行观察并作出试验。”

我在深思着。从另一星球来的，长有三只眼睛的守门人及他的同伴们正在对我们进行探

索。对此，我深感不悦。

“他们如何得到地球人呢？”鲁思继续说着，“他们制造了一艘大楼式的宇宙飞船，里面设置了一套套富丽堂皇的公寓房间，用最低廉的租价招来了全部住户。接着，在某一天的清晨，正当人们酣睡之际……飞船升空……再见啦，地球！”

我思虑万千。她怎么会讲出这件事情呢？是异想天开？还是言之有理？可她确实已经对了三次。我估计，她这一次的判断很可能再次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这是一幢完完整整的大楼哪。他们怎么可能把它……把它……送往太空呢？”菲尔说着。

“他们既然能从另一个星球来此，当然有办法返回。”

菲尔依然觉得不可思议：“可它看上去一点也不象飞船呀。”

“大楼的石墙只是飞船的外层覆盖物，”我说道，“也许，飞船本身只是包含了许多卧室。他们不需要别的任何东西。卧室嘛……在某个清晨，人们都在里面熟睡之际……它就……”

“不见得，”鲁思说道，“他们不可能把那么厚实的石墙敲掉，要不，街上的人们均会清晰地听到响声的。”

我们都已处在极度的紧张、恐怖、惊吓和慌乱之中。

“听着……”鲁思说道。

我不愿意听取，但我非得聆听不可。

“听着，我认为，这确实是大楼，但它存在于飞船之中。”

“不过……”玛吉已经发急了，显得魂不守舍，无所适从，“大楼外面什么也没有……没有……对吗？”

“不，”我说道，“我们的想法越来越杂乱无章了。不过，请大家不要忘记，有些事实是肯定的：大楼的底下确实安置着巨大的宇宙火箭；那个看守人确实长有三只眼睛。鉴于上述原因，我认为，我们得立即离开，离得远远的。现在立即行动！”

对此，我们终于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我们最好让大楼里面所有的住户知悉此事，”鲁思提议，“我们不能把他们丢在这儿不管

哪!”

“那可要花费很多时间呢。”玛吉说道。

“不，我们一定得通知大家，”我说，“鲁思，你快整理行装，我去告诉他们。”

(十)

我冲向屋门，扭动着门把手。

门把手已经无法转动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玛吉的声音在颤抖着，她几乎要绝望地哀号起来。

“它不管用了，门无法打开！有人已从外面把它关紧了。”我说道。

“我说的竟全都是事实！”鲁思说道，“啊，上帝，这些已经全部成为真的了！”

我继而冲向了窗户处，此时，整个住房开始摇晃起来，桌上的杯碟在打转翻滚，终于全部掉到了地板上，我们还听到厨房里的一张椅子倒地的声响。

“这是怎么回事啊？”玛吉再次高叫着。

玛吉开始嚎啕大哭起来，菲尔迅即奔向了她的。鲁思扑到了我的身旁，我们紧挨在一起站立着。

此时，我们脚下的地面已在大幅度地摆动着。

“宇宙火箭！”鲁思倏地喊叫起来，“他们已经发动啦！”

“它需要预热一段时间！”我高声地说，“我们仍然有可能逃出去！”

我有某种直觉，那些窗户也准已被紧紧地顶住了。我顺手拎起了一张椅子，向窗玻璃狠命地砸了过去。

此时，整个地面摇晃得更为剧烈和可怕。

“快！”我使劲地喊着，“快从砸碎的窗户中爬出去！奔向太平梯！接着就可拾级而下，冲向楼外面！”

鲁思、玛吉和菲尔跌跌撞撞地在晃动着地板上奔跑着，扑向了窗户，我则从后面把他们从破碎的窗户中推了出去。

玛吉的裙子撕碎了，鲁思的手指割破了，我在最后面钻出了窗外。一片碎玻璃划破了我的大腿，可我几乎未曾觉察到疼痛。

我们沿着太平梯匆匆而下，玛吉的鞋子掉

了，她的半个身子已经倒在了桔黄色的金属楼梯上，面如土色，不寒而栗。鲁思和菲尔跟在她的后面，我在最后压阵。

我们听到了楼上、楼下窗玻璃的破裂声，看到了其他从砸碎的窗户之中跳出来的人们。

鲁思疾速地回首瞧了我一眼，说了一声“你快跟上”。她的脸色刷白，声音在可怖地颤抖着。

“我就在你的后面。”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太平梯的梯级似乎永远也没有个尽头。

我们见到一位老太太重重地跌倒在地上，她的腿扭伤了，不由得高声地哼叫起来，她的老伴立即蹲下将她扶起。此时，整幢大楼犹如婴儿的摇篮那般剧烈地晃动着。我们看到了从砖石之间迸发出的团团尘土。

我们都在异口同声地嘶喊着：“快跑！”

“我在前面走吧。”我疾速地说着。

鲁思迅即闪到了一旁，我脚下的石质地面宛如敲击着的大锤子。

我伸出一只手臂扶住了鲁思。

鲁思身后的一个男人边在怒吼，边把鲁思推到了一边。

“给我滚开！”他似一头野兽般地狂吼着。

如果我身边有枪支，我真想对着他开火。

那个人自己却不慎跌倒了，鲁思则给他让了一条道。他猛地蹦跳了起来，没命地逃窜着。

墙上的砖石正在摇落下来。

引擎发动时的巨大震响不绝于耳。

“鲁思！”我在高声呼唤着。

所有的人都已气喘吁吁。

我的胸侧正在阵阵剧痛。

我们终于奔到了街上，我瞬间就见到了警察约翰逊。

人们在街道上狂乱地奔跑着，惨叫着。

约翰逊正在竭尽全力指挥着将人们聚在一起。

“停下来！”约翰逊高叫着，“你们都会平安无事的！你们都会平安无事的！请不要乱跑！请不要乱跑！”

我们冲到了他的跟前。

“约翰逊，”我说道，“这艘宇宙飞船，它……”

“宇宙飞船？”他以一种奇异的表情问道。

“这幢大楼!那是宇宙飞船,它……”

整个土地翻江倒海地震晃起来。

约翰逊转过头去,抓住了一个人的胳膊。

此时,我就象挨了一个晴天霹雳,倒抽了一口凉气,似木桩般地“钉”在了原处。鲁思则闪电般地用双手掩住了脸庞。

原来,约翰逊的头部后面也长有一只眼睛,那只眼睛正在瞧着他们!

“不!”鲁思用她那虚弱无力的、撕裂般的嗓音呼喊,“啊,不!不!”

约翰逊的第三只眼睛慢慢地被头发所遮盖住了。

我环顾了一下周围,妇女们宛若受惊的野兽般地哀叫着。

我们周围的墙壁正在向上升起。

“啊,上帝!”鲁思绝望地叫着,“我们谁也跑不了啦。宇宙飞船岂止包含着大楼,而且包含着整个街区哪!”

接着,宇宙飞船升向了太空。

图 李焕伦

衷心的祝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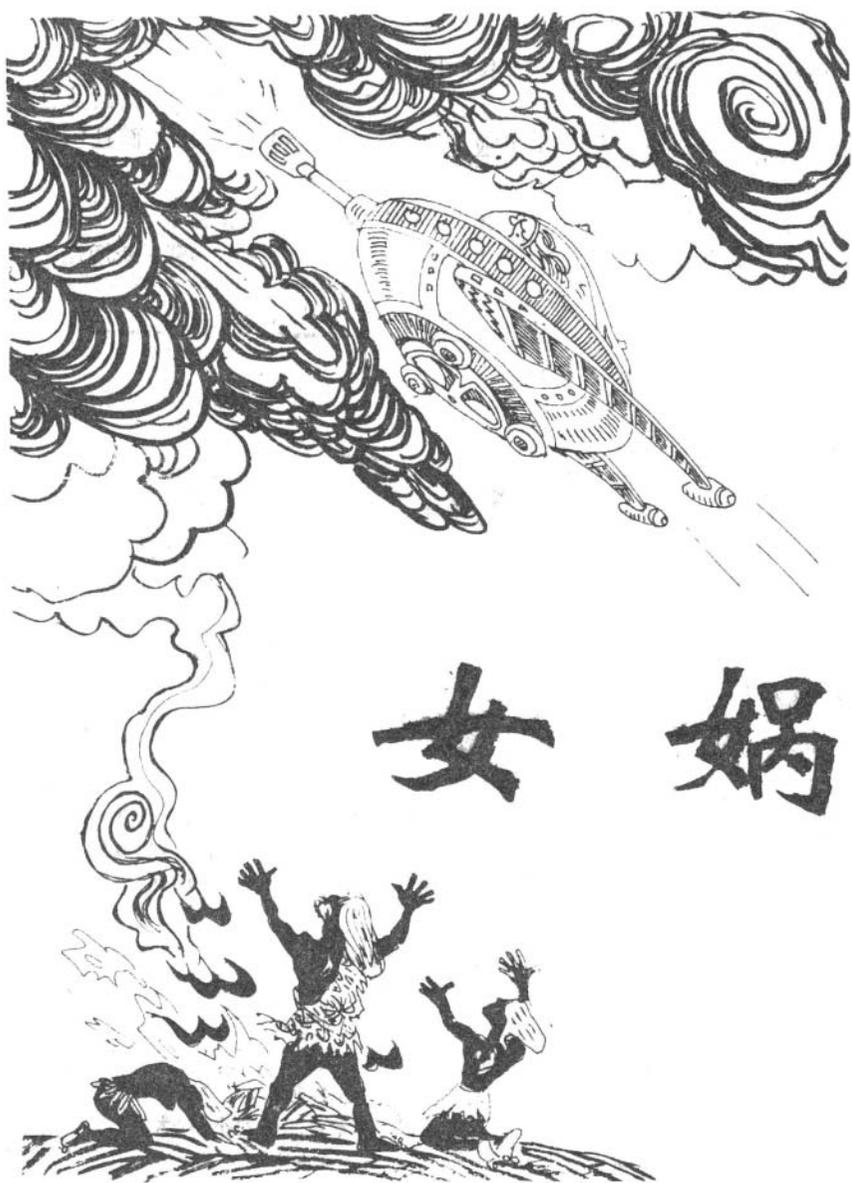
何开四

在人类的心智结构中,想象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没有想象,人类也许至今还会停留在茹毛饮血的阶段,文明也只能是子虚乌有。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里就深刻指出,在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想象力,这个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这时候已经开始创造出了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学,并且给予了人类以强大的影响。”如果说,想象力,人类的这一“伟大天赋”,在初民的草昧时期,曾被借助于征服自然,创造出斑斓的神话世界,那么,今天它的魅力依然存在,而且同样继续影响着人类。风靡世界的科幻文学、科幻电影、科幻卡通片,正是人类的想象力向深层突进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我看来,把它们称为“当代神话”也未为不可。开发民智,和开发想象力密不可分。但是这一点,并不是成了大家的共识。翻开林林总总的刊物,科幻作品还没有取得它应有的地位,这不能不令人遗憾。正因为这样,我十分钦佩《科幻世界》的编辑同仁们在这一领域的辛苦劳绩。近十年来,他们惨淡经营,奔走呼号,为中国的科幻幻想文学的振兴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科学文艺》——《奇谈》——《科幻世界》,虽然刊物数次易名,但刊物宗旨则一,那就是为科幻文学呐喊,为创办有中国特色的科幻刊物并走向世

界而忘我拼搏。如果要撰写一部《中国科幻文学史》,我想,《科幻世界》就一定会有它相应的篇章。在热爱科幻文学的谈者中,谁不知道诞生在四川成都的《科幻世界》呢?同时编辑同仁们的出色工作,也赢得了外国同行的尊敬,今年即将在成都召开的世界科幻年会(WSF)就是一个明证。作为《科幻世界》的一个读者,我由衷地为刊物取得的成绩而感到高兴。

在读完《科幻世界》1991年1期,我还想说几句话。这是《奇谈》改名后第一期。刊物质量较之以前又有了明显的提高。从刊物内容的丰富多彩到装帧设计的精美,都令人耳目一新,看得出编辑们工作的认真和办刊中的蹊径独辟,其中一些作品给人很深的印象,如谭力、覃白的科幻小说《太空修道院》,不仅想象奇诡,而且有丰富的艺术魅力。作品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曲折跌宕,还蕴含了隽永的哲理,颇能引人入胜。译介的阿瑟·托夫特的《蒂罗克斯星的女儿》,马丁·加德纳的《〈零侧曲面〉教授》,这些来自外域的作品也是所谓发唱惊挺,益人神智。总之,我为《科幻世界》的第一期叫好!

《科幻世界》的路还长,就像人类的探索无有穷期,我衷心祝愿贵刊昌盛,今后取得更大的进步。



晶静

—

天漏了，一连几个月，时而倾盆大雨，时而细雨纷纷。

地崩了，洪水冲倒了大树、石屋，吞噬了成群的牛羊和刀耕火种的田地。

部落里气力最大、虎背熊腰的伏羲也无能为力！此时，他身着陈旧的豹皮袄，腰系一支从不离身的竹笛，跪在高高的山崖上，向着苍茫的大海，向着乌云密布的天空祈求：“神啊！救救我们吧！我们再也打不到野猪，采不到野果，瘟疫和洪水已夺去许多人的生命！天啊，你果真要灭

绝人寰么?……”他不觉失声痛哭,匍伏于地,任泪水伴着雨水,倾泻在褐色的山崖上……

她和伙伴们驾驶光子飞船已到达太阳系的第十行星。因为每隔三千六百年,这颗星便形成一个有利于考察那颗极有生机的“水球”的大冲。现在她从第十行星出发,即将飞往地球。

“阿丫,这颗太阳系里唯一的蓝星,与我们双鱼星座的Y星极其相似。那里已出现了高级生灵,他们学会了凿石取火,但依然很不发达,现在你有幸去那里,也许会遇到奇迹——祝你好运,早去早归!”

阿K伸出细长的手指,紧紧握了握她柔嫩的小手,目光眷恋地小声说:“回Y星后,我们就结婚!”

哦,这颗非同凡响的星球真是美极了!越是靠近它,她便越激动!离开母船之后,她单独驾驶着光子飞船在太空飞行。万籁俱寂,繁星闪烁,唯有这颗星泛出怡人的蓝雾,这证明那儿和Y星同样有着孕育生命的摇篮——海洋!瞧,陆地,山峦,海湾,处处生机勃勃。到了,快到了。她减慢飞船速度,选择依山傍水的海湾为着落点。心中忐忑不安地嘀咕:“这儿的高级生灵会欢迎我吗?我可是个不速之客。”

雨雾中传来的嗡嗡声,惊起了匍伏在山崖上的伏羲。他刚抬头,一团刺眼的银光已盘旋着坠进了烟波浩淼的大海。那是什么?正惊奇万分时,银光所落之处冒出了一条细长的黑影,并轻轻地朝岸边游来。出于自卫的本能,他随手从兽皮箭袋中拔出一枚石箭,“嗖”地向黑影掷去。不料黑影更为敏捷,竟轻易地接着了石箭,继续向他游来。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怪物:人头,蛇身!和部落里刻在许多山石上的图腾十分相像。天哪,这是怎么回事?他赶紧把自己藏匿到一块巨石的背后。

阿丫身着蛇尾服冒出海面的瞬间便遭袭击,心里又沮丧又生气。但当她仔细瞧了瞧那光滑锐利且又雕凿精细的石箭时,笑了。哈,只有高级生灵才会给她如此的欢迎!

“喂——我从Y星来,我们是朋友!”她边喊边游登上了岸,脱下了紧箍在身的蛇尾服,露出苗条的身段和洁白如玉的双臂,又一次仰首高呼:“喂——我们是朋友!”

伏羲看呆了,只觉得她的声音很好听,身姿很优美。难道是刚才的祈祷显了灵?阿妈说过,神仙都爱听曲子。他灵机一动,抽出腰际的竹笛,悠悠扬扬地吹了起来。果然,阿丫听得如痴如醉。那从山崖上传来的乐声抑扬顿挫,穿云破雾,这声调韵律,是她在高度文明的Y星上所从没听过的。在那儿,过于复杂的曲调,过多的器乐合奏和歇斯底里快速的节拍,使音乐变成了刺人耳膜的噪音。现在,她感到飘飘欲仙,情不自禁地随着乐声在潇潇细雨中翩翩起舞……

乐声戛然而止。阿丫仰首望去,两眼一亮:只见山崖上有个高高大大的、与她相仿的生灵正巍然屹立。他右臂赤裸在豹皮袄外,手握竹笛。乌发披肩,浓眉大眼,毛茸茸的络腮胡,坚毅厚实的嘴唇,更为他增添了几分粗犷、几分威武。想起在海中差点被他的石箭击中,阿丫不寒而栗,可她还是壮大胆对他比划说:

“我叫阿丫,从双鱼星座的Y星来。请问,能带我去参观参观你们美丽的城市吗?”

伏羲见她指指天又指指地,想起她方才随着笛声翩翩起舞的超逸,便“扑哧”一声跪下喃喃道:“果然是天神下凡!女娲娘娘在上,饶我方才一箭!伏羲是凡夫俗子,有眼不识泰山!”

他听不懂“天语”,只听懂了“阿丫”这字音,便“女娲娘娘”地叫个不停。

“神啊,当今沧海横流,饿殍遍野。天下只剩我部落数百人,如不将天补上,世人即将灭绝。请快救救我们吧!”

啊,他把我当作了从天而降的女神!阿丫觉得好笑,将错就错地比划着让伏羲带她去见他的首领……

二

这是一座阴暗的山洞,四处却井井有条。一位端坐在兽皮垫上的老妇,惊奇又矜持地打量阿丫,她的四周毕恭毕敬地站



着一群干瘦的男男女女。显然，这部落仍处在母系社会的历史阶段。

听伏羲叽哩咕噜一番介绍，阿妈扶杖站起，双手合十，对女媧表示敬意。

“阿妈，伏羲弟带来的女人不像神，”一个黄脸女人抱着孱弱的婴儿嗫嚅道，“您瞧她，光光的、大大的怪脑门儿，蛇似的细腰，倒像是兴风作浪的水妖。天准是她捅破的！”

“阿姐说得对，她是水妖！”妇女们七嘴八舌，越看阿丫越不顺眼，“怪不得天漏个没完！”

“不，我亲眼见她乘仙船从天而降！”伏羲竭力争辩，“若是水妖，她怎敢自投罗网来山洞？”

阿妈沉吟良久，不动声色地从身畔刻着鱼形花纹的瓦罐中，摸出一块干羊肉，撕下一片，双手捧到阿丫面前。这是什么意思？一种迎接贵客的礼仪？阿丫想着，便大大方方接过羊肉，假装欣赏似地咀嚼起来。噢，味儿的确不错！不料阿妈一声厉喝，四、五个身披兽皮或蓑衣的男人突然蜂拥上来，用枯树藤将阿丫不由分说地捆起，推到山洞外。无论她如何挣扎、解释也无济于事。

“伏羲，神仙岂食人间烟火？你阿妹说得对，她是水妖。你杀了她，部落也许得以重见天日！”阿妈递给伏羲一把石剑。

“不，阿妈！若是冒犯了神灵，部落可真要从此灭绝了——”伏羲有生以来第一次违拗母亲的意志，“女媧不是水妖，是天神！绝不能杀！”

“既然她是天神，就能把天补上！”阿妹又插言道，“阿妈，令女媧补天！要补不上，再杀不迟！”

萎靡不振的人们亢奋起来，一个劲儿要女媧补天。

阿丫惶恐又焦虑：她本该对地球作一番全面考察，然后尽快返回第十行星与母船会合，向队长阿K作汇报的，可是现在却吉凶难卜。她把目光射向伏羲，本能使她信任这个目光诚挚的中年男子。

“女媧娘娘在上，”伏羲跪到女媧面前，“自从盘古开天劈地，有巢氏教会了我们筑巢居住，神农氏教会我们刀耕火种，燧人氏教会我们凿石取火，世人方得以繁衍生息。不料现在天漏不止，我辈濒临灭顶之灾。但愿你能开恩补天，救我部落渡过难关！否则的话，族人将会把你当作

兴风作浪的水妖……”他轻轻挥了挥石剑。

聪明的阿丫终于听明白伏羲的话。她仰头思忖：宇宙浩渺，有高级生灵的星球却为数寥寥。既然命运使我结识了这颗星球上的高级生灵，我怎忍心不拯救他们？该怎么办呢？当然，首先应把四面八方重重叠叠的乌云驱散！只是这样做飞船上的光子能将会消耗殆尽。不过，阿K一定会来帮助我……在一双双信任的、怀疑的、祈求的目光下，她毅然决然地对伏羲说：“请吧！带我去海边！”

伏羲不愧为地球之骄子，他明白了女媧的意思，立刻为女媧松了绑，不顾众人的猜忌，拉起女媧的手便往山下奔去。山洞里的男女老少，凡能走动的，也都默默尾随而来。

阿丫重又套上她的蛇尾服——既是潜水装，又是太空衣——游回她的光子飞船。她打开对讲器，向队长报告了情况，并要求发射光子炮，驱散乌云。

“绝对不行，阿丫！我命令你赶快回来，别管那些野蛮人！他们愚昧得很！”

是的，这些人太简单。他们居然放她回飞船！只要她一摁键子，她便可以腾空而起，远离他们而去。但是那一双双期盼的眼，尤其是伏羲那对灼人的诚挚的眼，使她不忍欺骗他们。

“阿K，他们是极有希望的高级生灵，我们应该帮助他们！”

“不！要知道，Y星今后将移民到这里！那些野蛮人灭绝了岂不更好？回来吧，阿丫！你必须理智！”

原来阿K如此冷酷、自私！原来Y星的“文明”比“野蛮”更可怕！也许这就是理智？科学的理智？不。爱一颗宇宙中难能有生命的星星，爱那些历经千难万险繁衍至今的高级生灵，难道不理智？她想起伏羲方才紧紧拉住她的那只粗糙温暖的大手，潜意识中升起一缕缕金灿灿的光华。她不再争辩，咬咬牙，用颤抖的手调整好飞船方位，缓缓向浓重的雨云飞去。她的指尖掀动了那本来是为预防不测用来攻击敌人的红键……

“轰——”石破天惊一声巨响，天空的一角，昏暗的乌云疾速地滚动翻腾起来……

“该死！阿丫，你违抗了我的命令！你疯了？既然如此，别再指望我接你回母船！”阿K咬牙

切齿地在对讲机中吼叫，“母船的机动能量有限，我不会冒险去救一个毫无理智的蠢才！”

她含着眼泪返回大地。一束金色的晚霞透过被驱散的乌云，照到海岸上。狂喜的人们把阿丫抬起，哇哩哇啦地又唱又跳。然而她的心却沉甸甸的。

一连十天，阿丫都在傍晚时分驾起她的“神船”，向一簇簇乌云开炮。最后，天全亮了，殷红殷红的夕阳露出脸来，把赤橙黄绿青蓝紫一束束绚丽的光芒射向山岗、海湾。

“女媧补天啦！女媧把天补上啦！”男女老少欢腾不已。可是阿丫的飞船再也飞不上太空了。

“原谅我，亲爱的父母兄弟姊妹们！原谅我，Y星的亲人们！我再也不能回去啦，再也不能！”刚上岸，她便跪倒在地，双臂伸向蓝天，呜呜咽咽地哭起来，泪水噎满她的咽喉。

“阿妈，”依旧是那多嘴的女人，紧搂着她的婴儿叹息，“女媧由九重天降到人世，如今天补好了，她可怎么回去哇？难怪她哭得如此伤心。啧啧，可怜！可怜！”

人们面面相觑，长嘘短叹。

“女媧，你既来到人间，又为我们驱云补天，可见你与世人缘份不浅！”阿妈颤悠悠地双手扶起女媧，郑重地说，“从今往后，部落交由你管。虽然现在云开雾散，光风霁月，但大地洪水依旧泛滥，还望你带领大伙儿，奋力治理哪！”

阿妈的话语经伏羲一比划，阿丫明瞭了。唉！既来之则安之。如能治服洪水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我阿丫也可算没有虚度青春了！

“阿妈，让我做你的女儿吧！我一定治服洪水！”女媧紧紧握住阿妈青筋累累的双手。

伏羲抑制不住激动和喜悦，从脖子上退下他那串形影不离的石珠，双手奉献给女媧。

噢，真精致，真美。那熠

熠闪光的石珠，又圆润又玲珑，五光十色，绚丽夺目。伏羲指着东边一座山说：

“瞧，石珠就是采那五彩山的五彩石磨制成的。女媧！从此后，你就是我们的首领，我的好姐妹！但愿我们情如手足，就像这串石珠，相依相连，永不分离！”

女媧决心，从此忘掉“阿丫”这个名字。她把石珠挂上自己白皙的脖子，感到伏羲的体温犹在，脸颊不由得飞上了两朵红云……

三

女媧真是不愧是从天而降的。她想到的第一件事，是采石拦水；第二件事是挖渠引水。她与伏羲一道攀山下海，勘察水情。这天，她与伏羲并肩遨游在湛蓝色的海湾中，把飞船中另一件备用蛇尾服送给了伏羲，使他在海中游得得心应手。

“你懂吗？伏羲，”她用学会不久的部落里的语言，打手势说，“我要炸掉五彩山，用五彩石砌成海坝拦住洪水！”

“可是，往后我如何采石造剑，凿石炼珠？”



“拦水是千秋大业广女媧开导他，“伏羲，我还要在炸开的山地上挖渠引水……”

“既是千秋大业，我听你的。只是你这石珠，是我花了四个春秋，采集了五彩山上最美最坚的彩石一颗颗精雕细磨而成。希望你永远珍惜，不弃不离！”

伏羲已和女媧形影不离。他对她既像对首领那般尊敬，又像对妹妹那般爱怜。他深怕有朝一日她再飞走，便诚挚地用石珠来表达心意。唉！山那边的部落已不复存在。想当初每逢月朗星稀时，他便和兄弟们纷纷出山去与姑娘们幽会。有时借狩猎之机，这山穿到那山，饱享幽会之乐；当然，外山的小伙子也来部落和他的姊妹相会。然后，各部落里渐渐兴旺起来，阿妈们把大家捏在一起，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可如今……他摇摇头。想起女媧补天之功，他心里激起一片感激之情。再想想洪水尚未制服，尚有很多事要做，他又赶紧把激荡的心收了回来。

“女媧，明天就炸山吧！你有回天之力。天都补了，海还不能填么？全部落的人全听你的指挥！”伏羲诚意地说。

就在女媧得知阿 K 果然丢弃了她，从第十行星启航飞离太阳系的那天，她用自己飞船中的最后一点光子能，轰倒了高高的五彩山。几道耀眼的白光，顷刻之间使得山崩地裂。一块块五色缤纷的彩石，飞进天空，又砸落到地上。

伏羲带领全部落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奔向崩塌的山前，每人默默地背起一块彩石，朝海湾的决洪处挪去。

女媧把飞船最后一次坠入海湾，当她再次从海浪中冒出来时，她被一个可歌可泣的宏伟场景感动得泪水涟涟：

那些光着脚板、披着兽皮的饥饿的“野蛮人”，一个个不屈不挠地背负着石块，在伏羲的率领下，秩序井然地鱼贯而行。那个多嘴多舌的女人，用兽皮在背上兜着她的孩子，怀中抱着一块石头，也跟在队伍的后边。就连颤巍巍的老阿妈，也背起一块彩石，拄着拐杖，竭力跟上队伍。远远望去，那些脊梁骨上的彩石，竟连成了一道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显得十分壮观。

女媧抹去泪，甩脱掉蛇尾服，奔向那支宏伟壮丽的队伍，和他们一样背负起一块彩石。

“嗨嗨嗨——嗨嗨嗨……”从上风头传来伏

羲那低沉粗犷的号子声。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顿时一呼百应。不屈不挠的号子声此起彼落，直入苍穹。

一天又一天，这人倒下，那人接过他的石块又继续前进，继续劳作。一块块彩石叠起的海坝，渐渐拦住了不羁的洪水，接着，石斧开凿出的渠道，又引走了村落里的积水。村落里未倒的石屋渐渐重见天日，人们本已麻木的脸颊又绽出了笑容。就像那太阳，终于放射出绚丽的光彩……

然而谁能料到，又一件憾事，使老阿妈后悔不迭、忧心如焚，即使补天治水之功，也差点被葬送殆尽！

四

青悠悠的草儿又在大地复苏，简陋的石屋又传出了人声。几声鸡鸣几声羊叫令人心醉。然而，年轻的男男女女几乎都在忘我的拼搏中饥肠辘辘地倒下了。在他们喘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背脊上仍负着一块沉重的石块。他们瞥一眼日渐驯服了的海湾和已经不漏了的蓝天，心甘情愿地含笑离开了人世，连那个多舌的女人也不例外。临终前，她只恋恋地盯着她的儿子：哦，儿子，天补上了，水治服了，你能过好日子了！

阿妈、伏羲、女媧最后一批由山洞搬回村落。

“啊！这可如何是好？”阿妈拄着拐杖走访了每个石屋后突然痛哭流涕，“剩下的怎么尽是年迈的老阿妈、老爷爷和男娃娃啊？”

“阿妈，这些男娃长大后，会像伏羲那样能干，打猎捕鱼盖石屋，样样都行！”女媧安慰她。

“唉！女媧呀女媧，难道你不明白，只剩下老者和男娃，几十年后，上天赋予我们的血肉之躯，还是要灭绝的啊！”阿妈捶胸顿足仰望苍天，“天哪！我后悔莫及，我愧对先祖啊！我怎么不早些关心这事呢？”

刹那间，天旋地转，可怜的老阿妈，竟一下子栽倒在她的石屋前。伏羲女媧跪了下来，只见操劳了一辈子的阿妈口吐白沫，抽搐不已。伏羲为她掐住人中，才渐渐睁开眼，用哀伤歉疚的目光对着女媧，喃喃说道：“女媧哟女媧，你若再能

与我凡人生死相依，繁衍子孙，必将流芳百世！但愿你明白阿妈的心……

说着，阿妈暗淡的双眼忽然燃起两簇晶亮的火花，怔怔向女媧看了良久，良久，然后轻轻抓起她纤弱的小手，送到伏羲粗壮的大手中。

一股炽热的暖流淙淙淌进女媧的心田。她感觉到，伏羲的手正越握越紧。

阿妈似乎看到了几束火光，在女媧与伏羲的眼中流窜着、交错着、撞击着。她无力地松开了手，眼瞪得老大老大——一丝不知是放心还是担心的影子，凝在了她那发黄了的瞳仁中。

碧水泱泱，微风袅袅。浪花轻轻跃起，去迎接白云的拥吻。海鸟欢快地鸣叫着，在呼唤它的伴侣。

海水荡去了她补天治水的劳累，涤去了她失去阿 K 和阿妈的哀伤。当她头一次如此欢快地在海湾里嬉戏时，忽然发现伏羲坐在礁石上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眼中有两团炽热的火。她有点怕，又有点喜，还有点慌张——啊，难道我没有企盼过这一天？她许，早在他吹竹笛的那个雨雾的清晨，他已进入了我的心窝——噢！伏羲真伟大，有些时候，他绝顶聪敏，远远胜于阿 K。他还没有文字概念，却立刻读懂了女媧的目光。其实，他早就在等待着捕捉这样的目光……她急速地向他游去，一下子依偎到他赤裸结实的胸膛上，然后又嬉笑着躲开他，任他在海中追逐她，呼唤她，直到他一把把她抓住，紧紧搂着再也不放开。他抖擞着大手，退去了她的“神衣”——那件黑色的蛇尾服……

似乎又在太空浩瀚的星河中遨游……哦，多么沁人心脾，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心儿甜、魂

儿颤，分不清是天，是海，海天融为一片。在天地之间，在海湾的怀抱之中，女媧感到自己似乎整整休憩了一个世纪，心中漾满了幸福感。

尾声

十个月之后，女媧的石屋里传来了一阵清脆的呱呱声。

女娃，是个女娃！伏羲扑跪到女媧的草铺前，为他们的爱女起了个名字——洛神。在他看来女媧既是从天而降，女儿又在海中孕育，这一切真是非同凡响。况且有生以来，他第一次知道谁是自己的亲身骨肉！女儿也将是天下第一个既认母也认父的孩子。他抱着美丽非凡的女婴，比当初看着心爱的五彩珠更喜爱。

女媧静静地躺在草编的床上，忽然悟出部落里经过那番补天治水的生死拼搏之后仅剩男孩的原因：尽管这颗星球的高级生灵仍处于母系社会，部落以阿妈为中心，劳作、生活、繁衍后代，但在女人的潜意识中，仍更重视男孩。强壮的男人使部落有安全感。所以在最艰难的时刻，她们更照应男孩和兄弟们，把仅剩的肉干尽可能地奉献给了他们……她过去疏忽了这一点，差点铸成抱恨终身的大错。如今她为伏羲生了女儿，也许可以补偿她的过错！因此，她决心把女儿哺育好；而且，为了伏羲，为了部落，她愿意再创造出更多的小生命！

光阴似水。此后若干年，伏羲与女媧恩恩爱爱，生儿育女，振兴部落。“女媧炼石补天”“女媧伏羲造人”等等美丽的神话，从此流芳百世！

图 赵庆笙

更正

由于排印错误，1991年第2期《科幻世界》第11页左13、17、19行，右23、27、28行；第12页左16、23行，右28行；第13页左38行，右1行，“涅槃”二字均误排印为“艋毗”。特此更正，并向作者致歉。

《科幻世界》编辑部



(苏)阿廖沙 著

孙维梓 编译

福尔摩斯

作为福尔摩斯的老朋友，华生医生当然是可以不经招呼而迳自登门造访的。不过进门时福尔摩斯正在拉着小提琴，于是华生又故意地干咳了几声，使这位赫赫有名的大侦探微微皱了下眉头。

“近况怎样，福尔摩斯？”华生又不禁问道。

“糟透了，华生，客人们老是不让我安宁……”

“客人们？”华生根本没察觉对方言语中的讥讽，漫不经心地反问了一句。接着马上嚷道：“福尔摩斯，我得告诉您，生活中的巧合有时真是不可思议的。”

“是吗？我恐怕非得同意这一点不可，”福尔摩斯瞟了一眼华生，“每当我一拿起琴弓，您就来了，还在旁干咳着，这还不是巧合吗？”

“您说什么呀！”华生摆了下手说，“我要讲的事情比这有趣得多！因为我昨天晚上刚从大西洋彼岸归来……”

“而且您大概又在什么地方破了一件什么奇案了？”福尔摩斯不动声色地接着说。

“在您看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华生有点泄气并朝安乐椅上一坐。

“岂敢岂敢，我相信您的故事一定十分有趣。”

“噢，不错！”华生的劲头又来了，“我想这件事就连您也会想听的。”

“希望如此。”福尔摩斯用火钩通了一下壁炉，在椅子上坐下并朝烟斗里装满烟丝。

“您知道，不久前我应邀去美国洛杉矶参加国际法医代表大会，”华生开始叙述，“在那儿耽搁了大约一个星期，而且每天都在同一家饭店里用餐。那儿的顾客真不少，去观察这些顾客——简直是一种乐趣，对我这样的法医和经常与罪犯打交道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有一次就碰上了下面这件事：

“有三个美国小伙子喝得醉醺醺的，想寻欢作乐一番。他们在餐厅尽头一根巨大的直径有一米半的圆柱子上面用嚼过的胶姆糖粘住一枚银币，然后各人拔出柯尔特消声手枪来比准头，看谁的枪法高强。

“在圆柱后面正好有对情侣在饮鸡尾酒，姑娘的脸我见不着——她背对着我坐的，我只注意到她那一头迷人的秀丽黑发。当然对于情侣来说找这样的地方进餐十分自然，坐在圆柱后面就象躲在堡垒里面一样安全，从正面别人根本看不见他俩。

“饭店里的人起初并没注意到那枪声，就连我也没发觉有什么异常。但突然间圆柱后面的姑娘发出一声惨叫并慢慢倒下地去，她的白色长裙上面血迹斑斑，不知怎的警察已经来到了现场并抓住了那群小伙子。我急忙去抢救那位受伤者，万幸的是，她只是暂时的休克过去。子弹打碎的正好是她手中的高脚杯，只不过那里面的红酒溅了她一身而已。当这位女郎——也就是克蕾丝小姐——苏醒过来以后，她辨认出开枪人中有一个叫汤姆·诺伊斯的可能与她有仇，诺伊斯曾苦苦追求过她，但被她坚决拒绝了。警方由此提出了情杀的怀疑。”

“请问，华生医生，”福尔摩斯扔了块木柴到即将熄灭的壁炉中去，又夹了块木炭来点燃烟斗，“您说的这场……事故有什么出奇之处吗？”

“我早就知道您也会这样想的，”华生医生有点悻悻然，“老实说，警察当时也给弄糊涂了，如果不是我也在场的话……因为那些小伙子都一口咬定说根本不知道柱子后面会有人坐着。他们极为振振有词地说，无论如何从他们所在地射击，子弹是绝无可能射中那姑娘的，就连子弹反弹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那圆

柱正挡在中间，所以警方没有理由提出故意谋杀的指控。”

“那么阁下您对此事另有高见吗？”福尔摩斯开始好奇地问道。

“亲爱的福尔摩斯，”华生认真地声称，“我非常敬重您那明察秋毫的洞察力和智慧，以及您在化学和侦破学方面的知识。不过有一门科学您似乎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那就是物理学。而我呢，老实说，这方面比您早走了一步。”

“呵，不胜钦佩之至。”福尔摩斯力图显出惊奇的神色。

“嗯，不过说得精确一些，我感兴趣的其实是物理学史。这似乎更适合我这种数学基础不强的人，但它比物理学本身都更引人入胜……喔，我说到哪儿啦？就是说正当警察打算以无罪来释放汤姆·诺伊斯一伙人时，我突然想起了物理学史上有名的泊松光斑的故事，并向警方提出了他们可能有谋杀未遂的罪名。”

“这和您刚才所说的‘生活中的巧合’有什么关系呢？”福尔摩斯继续追问道。

“当然是巧合，因为就在事情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我读完了一本关于光学史的小册子，其中专门详细介绍了泊松光斑的事情。”

“请帮帮忙，”大侦探请求说，“这个光斑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给讲讲吧。”

“您终于也有不知道的问题了？”华生笑着说。

“亲爱的朋友，”福尔摩斯也在微笑，“您曾经不止一次地为我解释过非常简单的事情，今天又何不再宽宏大量一次呢？”

华生医生于是清了清嗓子：“1818年，当物理学还在被光的微粒学一统天下的时候，人们认为光就是由光子形成的。法国有位菲涅耳在论文中首次提出光的波动说这一假想，认为光可能是某种波。当时评审委员会中的光学权威泊松对此坚决反对说：‘如果事情真的是象菲涅耳先生所说的那样，按照他的计算，那么当光照在一片不透明圆盘上时，在圆盘阴影的中心就应当能看到一个亮点了！先生们，这是何等荒谬的奇谈怪论啊！’正当菲涅耳的理论将被否定时，有人居然对此进行了实验，想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结果真的在阴影中心出现了一个亮斑！于是菲涅耳获得了评审会的奖金，

而历史却嘲弄性地把这个亮斑命名为‘泊松光斑’。”

“我有点懂了，”福尔摩斯说，“知道了这个玩艺儿被命名的由来，但这件奇事和您所讲的案子又有何联系呢？”

华生对福尔摩斯宽容地笑了笑说：“亲爱的福尔摩斯，您大概不知道，并不仅仅是光才遵循量子力学的规律。事实上，一切粒子都是这样的，甚至每件物体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波的性质。所以即使是子弹，也是受泊松效应的支配的。罪犯如果也明白这一点——他只消读上几本科普小册子就行了，那么汤姆·诺伊斯特会估计到子弹能象光线那样落到圆柱后面中心点的可能性。如果真打死了克蕾丝小姐，他又能用无可争辩的反证来保护自己。他的确迷惑了那些警察，可惜偏偏又遇上了区区在下……”

“真不错，华生。但是，”福尔摩斯打断了他并叹了口气说，“您简直是在把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混为一谈了。”

“？”

“例如您竟敢断言，连子弹都是受泊松效应支配的，说得倒不赖，可惜仅仅适用于诗人，对于刑侦人员来说则绝对不行！我们可以估计一下，对于子弹来讲，出现这种效应的概率究竟有多大……”

福尔摩斯闭目停顿了一下，华生不满地盯着他，

“喏，华生，”福尔摩斯又说，“我想这个概率大约只有10的负34次方吧！”

“我的上帝！”医生的声音有点发怵，“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首先说明只了解物理学史而不了解物理学基本常识并不能给您带来光彩；其次，如果诺伊斯真想要打死圆柱后面的旧情人，那小伙子就得朝圆柱无休止地射击 10^{27} 年，这比我们这个宇宙存在的寿命还要大十亿个十亿倍！如果我们的小伙子还没想出更好的办法来，上帝就得保佑这根圆柱既没被轰塌也没倒塌呢！”

“福尔摩斯，求求您！……您打哪儿弄来这些天文数字？什么十亿的十亿倍……”

“亲爱的医生，物理学作为一门定量的科学已经有好几百年了。在亚里斯多德时代，人们不凭数字而只凭文字便能成为物理学家的，今天可绝对不行。现在回到泊松光斑上来，按照光的微粒说，圆盘在屏幕上所形成的阴影应该是具有理想黑色的理想圆形；而按照光的波动学说，由于光波的衍射作用，在阴影中心会出现一个亮点，但这只有在圆盘的半径小到能和光的波长相比拟时，光斑才会明显。如果您硬要把子弹当作光的话，在中学课本中有个德布罗依公式可以利用，用一个极小的普朗克常数 h 除以极大的子弹动量 mv ，这将是一个小得无可比拟的子弹波长。相应的泊松光斑就更小了，而子弹打中光斑的概率就不能不是 10^{-34} 了。”

“噢，概率再小，也并不等于零啊，万一那坏蛋真的走了运呢？”华生绝望地嚷道。

“是的，理论上不排除这一点。但如果真的希望这种运气哪怕只出现一次的话，我们的世界还显得太年轻了一些，这种概率和零事实上并无差别。”福尔摩斯泰然回答说。

“等等……那高脚酒杯毕竟是碎了，该怎么解释这一点？”华生依然不肯善罢甘休。

福尔摩斯不慌不忙地打椅子上站起来，把烟斗放回大理石的壁炉上，重新握起了小提琴。

“我不在现场，”他微笑地说，“如果在的话，我将肯定搜索整个餐厅，看有没有人可能躲在旁边放冷枪……”

“我知道了！”华生医生喊了起来，“有人可能坐在圆柱的侧面，在别人打赌射击时他也在暗中开了枪，也可能就是个同谋……”

福尔摩斯没加理会，只是用下巴靠上了小提琴托。

“幸好没有命中，凶犯也在一片骚乱中逃离了现场。”华生还在回味他的推测，而回答他的只是福尔摩斯刚刚奏出的E小调变奏曲的琴声。这似乎是科学的强音，正在向人们不断地提出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图 龙玉书

注：泊松(1781—1840)法国数学家。

泊松分布是描述随机现象的一种常用的分布。

宇宙语

于京华

公元 3002 年 9 月 30 日，万人空巷，全世界的人们都激动地聚集在电视机前。

上午 10 时正，博士瘦削的形象出现在荧光屏上。人们顿时沸腾了，狂呼着博士的名字。博士微笑着举起右手，在空中漂亮地划着“V”字，他的双颊红得象火一般。显然，他也和电视机前的人们一样激动。

良久，人们才安静下来。

博士轻轻呷了口水，并推了推鼻梁上的高度近视眼镜。“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且沙哑，“今天我万分激动地告诉大家，我找到了一切物质的语言——宇宙语！”人们顿时又欢呼起来。博士做了个安静的手势，接着说：“就像现在你们——世界各国的人们，坐在电视机前，都可以听懂我的话一样，我同时研制成功了宇宙语翻译机。”说到这里，博士又做了个安静的手势。“有了它，我们人类就可以和宇宙中的一切物质进行思想交流了。我们从此可以听到地球的太息；听到太阳系对银河系的问候，听到星系坠入黑洞时的哀鸣。我们还可以听到椅子说——我累了；听到柏油路说——请您刹车慢一点；听到被子说——我需要晒晒太阳了。啊！我们因此要更正‘生命’的概念，可以看出，我们从前所认识到的‘生命’是多么的狭隘。实际上，不仅仅是生物，小到微观粒子，大到宏观的星团，都是有生命的，所以，应该这么说，生命=物质……”

博士神采飞扬，侃侃而谈。电视机前的人们似已完全忘记了时间，和博士一起沉浸在这一伟大的发现之中。

突然，博士面前的对讲机“嘟，嘟——”地叫了起来。博士愠怒地瞪了对讲机一眼，继续讲演。对讲机不断地发出“嘟，嘟——”地响声。博士不明究里，仍然唾沫四溅。

红灯亮了——超负荷！

“告诉你我累了！你听不懂我的话吗？”对讲机翻译了自己的语言。

原来博士也听不懂宇宙语，大家一哄而散。

博士颓然倒在家家户户的荧光屏上。

在熙攘的人流中，一年轻人突然站在街旁喊道：“地球上的诸位，我们终于见面了！真高兴啊！”

人们一阵愕然。有人突然恍然大悟地说：“啊！原来是这么回事：今天是 4 月 1 日，是‘愚人节’啊。今天可以说谎话，我们都受骗了！”

接着，大家相视而笑，也有人拍手称快。

好象回答这一切，青年人点点头，继续说：“能让你们高兴，这是我旅行的收获。我住的星球高度文明而和平，愿为你们提供援助。你们需要，我负责联络，为你们提供一切。”

然而，这时人们都没兴趣再理睬他了。

那位青年依然大声喊叫：“由于我的到来，你的生活将更美好……”

这样一来，人群中有人愤怒了：“胡说八道，开个玩笑倒也罢了，这也太过份了！走，找警察去，他在那里影响交通！”

但也有人说：“好象不是坏人，是头脑有点毛病吧！真可怜，还是送他到医院去吧！”

这家医院设备完好，药品齐备，拥有极为出色而热心的医生。治这青年的病无须花更多时间。

医生对青年说：“好了，好了，诊治完了。你现在还觉得自己是外星人吗？”

“不！我不那样认为了。”

“你已经痊愈了，以后也不会再发病了！”

“谢谢。可是我到哪里去呀？”

“你忘了自己的家？对了，你带着皮包，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打开青年的皮包，里面装的是地球上从未见过的机器，极为复杂，无人知晓如何使用，可能是用于联络的通讯设备吧。医生这下着急了：“啊，刚才你讲的是真话？快，快用它和你们星球取得联系！”

然而，青年却迷惑不解地问，“这是什么呀，怎么使用，和谁联系呀？”

他已无法恢复如初了。

[日]星新一著 箫兮译

外星人来访

外国科幻小说

“我只需发出指令”

[苏联]斯坦尼斯拉夫·卡林尼切夫 著

朝 天 译

我们又一次荣幸地充当见证，证明人具有无限能力。安拉托利·米察诺维奇·卡斯皮罗夫斯基这位内科医生兼精神疗法专家，为我们作了精彩表演。他在基辅通过卫星电视传输与远在千里以外的奥斯坦金洛的几位现场受试者进行交谈。他向受试者提出一系列条件，用声音、脸部表情，通过电视屏幕告诉对方不要去感觉痛苦。于是，受试者刺穿手掌，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手指伸进火焰灼烧。有个年轻人的表演更令人咋舌：他手握玻璃杯，杯内放一个电热器，开水沸腾，泡沫翻滚。年轻人的五根指头捏着玻璃杯不觉烫，自个儿也被这奇景惊呆了。更主要的是，卡斯皮罗夫斯基并未利用电视屏幕，将受试者催入睡眠状态。他们个个大睁双眼，对周围的物品，具有良好的反应。他们的行为举止适当，人们可以和他们正常谈话。

卡斯皮罗夫斯基医生反复强调，没有让受试者意识模糊，只是限制了他们的意识，使之专注于某个必要方面。

在维尼斯莎的肿瘤医院，L·V·格拉波夫斯卡娅查出有乳瘤。医院建议这位年轻姑娘立即接受手术，谁知她惊恐万状地拒绝。原来她对麻醉药物极其敏感，也就是说，她会死于手术前的麻醉阶段。

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瘤子也一天天长大，姑娘决意向卡斯皮罗夫斯基求助。医生以前曾给姑娘拔过牙，当时她一点也不觉痛。姑娘问卡斯皮罗夫斯基，能否用他的奇才异能麻醉她，使之顺利地切除肿瘤。

“你需要的不是我的神通，”医生说，“而是你自己的才能。在我的指令下，你的身体会自动产生麻醉物质。”

维尼斯莎的一位外科医生同意在不使用麻醉剂的情况下施行手术，但他提出一个条件，此事须征得当局的批准。然而当局不允许。

我们必须老实承认，卡斯皮罗夫斯基需要取得一次辉煌的成功，才能争取上级支持。于是他问格拉波夫斯卡娅：

“你同不同意在电视摄像机前做手术？”

“只要你能使我不痛，我同意。”

“我们将在手术室内安放一台电视机，就放在你的眼前，我利用电视屏幕发指令。”

手术在基辅肿瘤中心进行。

我虽好几次担任手术的录像工作，但这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病人忽闪着那双明亮的眸子，与在电视屏幕中注视她的卡斯皮罗夫斯基亲切交谈。也就在此时，主刀医生数到了“3”，坚决地切开了病人的乳房。

“柳芭，睁开你的眼睛，瞧着我！”

她抬起眼皮，看见的是医生那双忧虑的、紧张的眼睛。她为了让医生高兴起来，竟然朝他调皮地笑，真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看见了鲜血从姑娘的乳房伤口流出，但卡斯皮罗夫斯基医生指出，出血量较之使用麻醉剂的正常手术要少得多。病人与医生还在交谈，手术医生的灵巧双手，已将最后一针缝在刀口上……。

“柳芭，你的眼睛发光，你在哭吗？”

“是的，安拉托利·米察诺维奇，我是因高兴而流泪呀！”

经过这样的手术，病人通常应在病房住至少五天或十天，然而柳芭姑娘第二天就出院了。她逛了一通基辅的商店，拎了一口袋食品回到维尼斯莎。

安拉托利·米察诺维奇是怎样解释他对病人的影响机制的呢？简言之，人们在植物、动物和矿物世界寻觅治病良药，却没想到人远比这些东西更复杂。人的身上拥有治疗一切疾病所需的物质，问题在于如何激发人的有机体将这些特殊物质生产出来。疼痛是怎么一回事？疼痛其实是一种保护性反应，一种暂时的现象。作为对强刺激的一种反应，人体内的有机体就会分泌出一种吗啡似的物质抑制疼痛。

卡斯皮罗夫斯基医生说：

“面对病人，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实体、是病人的有机体在工作，我只是发出指令而已。”

我认识的几位科幻作家

作家与科幻

王逢振

- _____
- _____
- _____
- _____
- _____

我与科幻小说的缘份要从文化大革命说起。当时，原版外文书刊几乎绝迹。我在外贸工作，但仍忘不了文学。苦于无书可读，便托朋友从饭店捡了几本外宾留下的通俗读物，其中碰巧有布赖恩·奥尔迪斯的《暖房》(1962)和罗伯特·海因来因的《陌生国的陌生人》(1961)，读后觉得极有意思。后来经常来访的几位外宾发现我喜读科幻小说，便不时买几本新书送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调到外文所工作，读书条件大为改善，便较系统地读了一些科幻小说，并通过当时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学长梅绍武先生的帮助，找了一些新的科幻小说批评著作阅读。这样，有一段时间我便专门研究起科幻小说来了，编了二本集子，写了一些文章。1979年，正值我研究科幻那段时间，布赖恩·奥尔迪斯作为格林率领的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成员来华访问。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与邓小平同志长时间会晤。在对外友协安排的一次座谈会上，共

同的兴趣使我们谈得相当投机，从此便开始了我们的友谊。1982年，我到美国进修，他为我介绍了一些美国科幻作家。1983年，我利用去南斯拉夫开会的机会顺路到英国访问，他极其热情地接待了我。更难能可贵的是，奥尔迪斯先生还身任英中了解协会的副会长，长期以来，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大量的工作。

布赖恩·奥尔迪斯

奥尔迪斯是个富于个性的典型英国人，也是个通过自我奋斗而成功的作家。他1925年生于诺福克郡，父母是小店主，家境贫寒，只能上设备简陋的寄宿学校，而且只念到中学毕业。后来在小说《一手养大的孩子》(1970)里，他愤怒地回忆了青少年的经历，使小说在英国大受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征入伍，先后在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服役，退伍后，在牛津一家书店谋得个售书的工作。他利用在书店接触各种图书的机会，弥补自己在教育上的缺陷，并写了一些类似小说的故事，描述书店的生活。这些故事收在《光明泉日记》里，于1955年出版。自那以后，他专门从事写作，并成为牛津大学生非常熟悉的人物。记得1983年他陪我访问牛津大学时，许多学生都友好地与他交谈。

奥尔迪斯已经写了25部作品，被公认是当代最有成就的科幻作家。然而，他最受推崇的还是对“新潮科幻小说”的贡献。所谓“新潮科幻小说”，就是指不再重复那些写厌了的杀人武器，莱塞射线或星系里的战争，而是把科幻小说纳入二十世纪兴盛的现代主义潮流，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以科幻小说的手法描写现实，力图使科幻小说进入严肃文学的行列。

在《最后的秩序》(1977)的前言里，奥尔迪斯曾这样写道：“我的小说写入类的不幸、隔绝、失望、忍受和友爱。”请注意这句话的顺序：从不幸到隔绝引起失望，从失望转变到忍受，最后在爱里达到顶点。奥尔迪斯认为，这些是一切文学的永恒题材，科幻小说也概没能外。

因此，他的小说常常谈直觉的自我，包括作者和读者的集体无意识，并波及到人类存在的各个部分。例如他的小说《解放了的弗兰肯

斯坦》，便充分表现了他的主题对当代西方读者的影响。《解放了的弗兰肯斯坦》是关于以前美国一位名叫约瑟夫·鲍登兰德的国务卿的故事，2020年，在空间基地的一次战斗中，他被掷回到1816年，当时玛丽·W·雪莱正在写她的创新小说。鲍登兰德遇到了玛丽，她的丈夫波茜·比希·雪莱、拜伦勋爵，以及正在制造怪物的维克多，弗兰肯斯坦，从而引出了一系列有趣的事件。小说以清晰的散文风格把神话的、观念的、心理的、比喻的或象征的等多种现实结合在一起，微妙地表现了对时代的看法。作者明确指出，人们必须杀死心理的种种“怪物”（邪恶的意识和感情），否则就会灭亡；但若能做到，真正的人性就会出现并以友爱的精神重新创造世界。正如有的批评家所说，这部小说的真正力量在于，它使读者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感情和心理问题。

任何作家的作品都不可能脱离他的经历。也许正是因为这点，奥尔迪斯的科幻作品缺乏踏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但谁也不会否认，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他的作品具有相当高的价值。他的丰富的想象力和对文学现实的敏锐判断，使他1981年成为最重要的英国文学布克奖的五人评委之一。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使他的许多作品受到严肃作家的赞赏，例如他最新出版的《忘记了的生活》(1988)，就受到著名作家艾丽丝·莫道克的高度称赞。

弗雷德里克·波尔

说起波尔，使我想起一件趣事。1983年，我从美国去英国，奥尔迪斯介绍我返美时去拜访波尔先生。由于二次入境手续不甚完备，在机场海关遇到了麻烦。警察把我带到办公室外办手续，并与我攀谈起来。当我说将在纽约会见波尔先生时，警察立刻变得非常热情，告诉我他是波尔的忠实读者，极爱读科幻小说，并安慰我不要着急，一切都会办妥。由此可见，波尔在美国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科幻作家。

波尔是个极有个性而又令人喜欢的人物。1983年他向伊丽莎白，霍尔求婚时，在一家科幻杂志上以醒目的大字这样写道：“贝蒂，嫁给

我吧！”多么有趣的方式！波尔 1919 年 11 月 26 日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一个推销员家庭，高中毕业后因家贫辍学，主要靠自学成名。他兴趣广泛，学过政治、历史、数学、未来学和观察星体的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美国空军服役，曾随军去过意大利。波尔先后当过编辑、文学代理人和自由撰稿的专业作家。50 年代，他编辑的《星球科幻小说》(系列)大受欢迎，对后来的科幻杂志产生了重要影响。60 年代，因编辑成绩优异，于 1966 至 1968 连续三年获“国际科幻成就奖”。他的成就受到同行们的推崇，于 1974 至 1976 年担任了美国科幻作家协会主席。波尔以“科幻小说”著称，曾先后获得雨果奖和内布拉斯奖，并且第一个以科幻作家的身份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波尔常与其他作家合作，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与阿西莫夫、考恩布鲁斯、述克·威廉森等著名作家合作写成，已经出版长篇小说和短篇集 30 多部。波尔虽然不曾受过高等教育，但他的成就却使他在美国和西欧二百多所大学里讲过学，70 年代他还应邀到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地讲学。他的作品经常在电视中播映，据说已有四百多个电视节目，很受观众的欢迎。

波尔担任编辑时，拒绝接受“新潮科幻小说”的稿件，反对性描写的作品，对于超现实主义的、无情节的、虚无主义的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也从不予考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科幻小说的看法，也是他以“硬科幻小说”著称的原因。但这并不是说他的作品旨在传播科学知识而不关心社会现实。实际上，他的作品常常以科学发展为基础驰骋自己的想象，反映科技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影响。例如，他的《地下隧道》就以医学发展为基础，通过想象表现了这样的主题：内脏可以用机器代替，科学发展使人类机器化，完全受先进技术的控制，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变成什么样呢？传统的伦理道德又该如何？正是出于这种思考，波尔把自己的科幻小说称作“警世文学”，提醒人们注意科技发展可能产生的长远后果，如人口爆炸、大气污染、生态平衡，等等。他还说，他注重的是人类的前途，关心的是社会的未来，因此他的小说并不追赶时髦，

但却常常带有预见性。正如批评家所说：“在波尔手里，科幻小说是用来保护人类和人性的武器。……他不仅是科幻作家，还是社会批评家，他应该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故事写得引人入胜，是第一流的小说家。”

但是，从 70 年代开始，波尔对作品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可以说 he 已开始与新潮科幻小说认同。例如，他 1979 年发表的小说《杰姆》。小说设想，技术的发展能够以超过光速的速度把飞船送到另一个新发现的可居住的星球，它在那里安排了三个地球上的集团——能源丰富的集团，食物丰富的集团和人口众多的集团，这三个集团不仅互相反对，而且还反对新星上三种聪明的土著，结果以一种报复的姿态打破了自然的平衡。实际上，小说运用了多种新潮科幻小说的技巧，以辛辣的笔触讽刺了当时的现实。正是由于这一点，小说获得了 1980 年度的美国国家图书奖。

波尔的小说题材广阔，前后形式多有变化，只有系统地阅读他的作品，才能真正揭示它们的价值。但不论如何，他“早已被公认为美国最杰出的科幻作家之一”。

阿克曼和布雷德伯里

从作家方面讲，我想写布雷德伯里；但若写布雷德伯里，我不能不写阿克曼。毕竟，还是通过阿克曼，我才认识了布雷德伯里和许多美国科幻作家。

喜欢看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的朋友可能记得，去年有一期专门介绍过阿克曼先生。他的全名叫弗里斯特·阿克曼，祖上是德国移民，本人多才多艺：写过科幻故事，当过电影演员，现在是编辑兼出版代理。他自幼酷爱科幻小说，少年时期，曾多次用家里给他买东西的钱买科幻杂志。不过，人们最佩服他的还是他对科幻的献身精神，他几乎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科幻上面。电视节目曾介绍过他的“科幻博物馆”。那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幻博物馆！在洛杉矶好莱坞山脚下，依山而建的三层楼房，从上到下都摆满了科幻书刊、科幻绘画和科幻电影道具(如 E·T、科学生物，外星人的盔甲，等等)，甚至在地下室里，除了只容

一人通行的走道也全是科幻书籍。据说整个博物馆的藏品值上百万美元，是他几十年省吃俭用的积蓄。确实，只要他发现自己没有的科幻作品，他总要千方百计地搞到。为了促进科幻事业的发展，他曾建议把整个博物馆的藏品捐给洛杉矶市。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他对科幻酷爱。众所周知，“si—fi”一词现在已经成为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的代名词。这个词不仅由阿克曼第一个使用——他根据声响中的“Hi—fi”发明了“Si—fi”——而且还把这个词用作他的汽车的牌号标记。他的橘红色的卡德拉克汽车不仅挂着“Si—fi”的车牌，而且还在后窗上贴着“我爱科幻”的标语。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已经70岁了，我的一生都是为科幻而生活。”

阿克曼是个宽厚而幽默的人。记得有次我给他打电话，他的电话记录器发出这样的回答：“我到火星上去了，很快就回来，请留下你的姓名、电话。”还有一次吃饭，他把两根胡萝卜条塞在嘴里，扮成一副外星人的怪相。多么幽默！但幽默中仍不忘科幻。他的这种性格使他深受科幻作家和科幻迷们的喜爱。因此常有作家到他家去聚会，几乎每星期都有科幻迷去他的博物馆参观。正是在他家的一次聚会上，我认识了布雷德伯里。

布雷德伯里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象个运动员。那天，他身着T恤衫和短裤，脚穿旅游鞋，加上他身体健壮，俨然象个久经赛场的运动健将。他确实喜欢运动，60多岁了还天天跑步。

布雷德伯里原名雷蒙德·道格拉斯·布雷德伯里，1920年8月22日生于伊利诺斯州的沃基甘，祖上是17世纪的英国移民，父辈搞新闻出版工作，因此他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1934年，他随全家迁居洛杉矶，至今仍住在那里。布雷德伯里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1938年他在洛杉矶高中毕业，通过卖报赚钱，买了一台打字机，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了他惊人的写作生涯。1939年，他编辑出版了一本

短命的《科幻迷》杂志，主要刊登科幻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和亨利·库特纳的作品。两年后，他在《超级科幻故事》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钟摆》，从此专事写作，不断在杂志上发表短篇故事，大部分以幻想为主。40年代末期写了不少以火星为背景的故事，后来辑成《火星纪事》，于1951年，出版，使他一举成名。

布雷德伯里的科幻小说著名，但又常引起科幻界的争议。《火星纪事》出版以前，非科幻批评家称赞他巧妙地运用了时间、背景、地点和人物间的相互关系，以形而上学的方法探讨了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有可能把科幻小说提高到严肃文学的地位；然而科幻批评家却不以为然，许多人认为这些故事是感情的抒发，完全可以把背景移到地球上写成真实的故事，因此算不上科幻小说。但布雷德伯里坚持走自己的创作道路。1953年发表的《华氏451°》，被公认是具有文学价值的科幻作品。他采取反乌托邦的观点，写受到战争威胁的未来，写少数人毁灭文化的行为，当时在美国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1966年拍成了电影。

布雷德伯里主张科幻作品不能为了情节而作虚空的幻想，而应有严肃性、科学性和哲理性。他不仅注意内容的充实，而且也注意语言的运用。他的许多作品的场景描写于诗意，在美国常常被选为中学教材。

奇怪的是，尽管布雷德伯里写科幻小说，写宇宙飞行和火星，并极力主张扩大对太空空间的探索，但对现代文明的技术产品他却并不偏爱。他有自己的汽车，但从不驾驶，而且几乎从不坐飞机；相反，他喜欢旧式火车、公共汽车和电车，更喜欢在洛杉矶骑自行车。因此，有人说，他似乎适合在本世纪的前20年生活。

我还认识其他一些科幻作家，之所以写上述几位，是因为他们各具特色；而且，除了布雷德伯里不愿乘飞机旅行之外，其他几位很可能都将于今年五月参加成都的科幻盛会。

物种进化的命运

雷良錡

基督徒的最高主宰是上帝。大自然的万事万物乃至人都是上帝创造的。

“上帝又是谁创造的？”

没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有点逗，亵渎了神明。

如果上帝需要另一位更高的“上上帝”来创造，那它决不可能是万物的最高主宰。因此，相信并承认地球生态在自然地演化是合乎逻辑的结论。

在排除了神圣上帝的干扰之后，还要防止另一类“上帝”的兴风作浪。一种把超智慧外星人捧为上帝的说法早就蔓延。但是，迄今没有发现任何外星文明干扰地球生命进化的证据。

看来，地球上众多生灵的命运其实都“操纵”在自己的手里。

从原始的第一枚生命的种子诞生于“温汤”之时，悠悠岁月已流逝 30 多亿年。地球上由这个原始始祖衍生的后代不下几百万个物种，其差别真是天上地下，贵贱殊异。

为什么同宗同源的所有生命相差如此悬殊？

答曰：其必然蕴于偶然，其偶然又蕴有必然。

一类在进化中“幸运”地遇上了安乐舒适的小天地和小气候，从此无所作为了。例如，有一种生存于溶洞温泉中的盲鱼，在没有天敌的小环境里，完全适应了黑暗，结果是退化到连眼睛也“瞎”掉了。

一类在进化中玩“绝招”。

在太平洋底的海底火山裂隙旁，生活着很多以裂隙渗出物为食物链的动物群。在自然选择规律的作用下，这些囿闭于“暗无天日”的深海小生命变得和它们的处境越来越协调和谐。它们的食物是含氢、硫的化合物，环境的温度高达 300℃ 以上，正常生物乃至细菌根本不能在其中生存。它们是物种中的怪杰。

进化方向的选择性错误也可能是造成某些物种进化缓慢乃至绝灭的原因。

100 多年前，生物学家发现生活在马达加斯加海外

的一种鱼类的前后鳍和一些两栖类的前后肢的解剖学特征非常相似。显然，它们是已经走向了陆地的一类生物错误地走“回头路”，结果重返大海，以至几千万年的后代和老祖宗一个样。这种鱼叫总鳍鱼，又称“化石鱼”。好听的称呼是“历史悠久”，不好听的说法则是进化道路上的一块“顽石”。

为什么一个很走运的物种能进化为人，却有很多物种还保持原始状态呢？

生物无进化意识，它们都在盲目地选择进化方向。随机选择的结果就是听凭自然之力的摆布。人区别于生物的本质是意识。各民族因地理环境，物候，食物链，文化遗传特征等综合因素作用，形成大致相同的进化阶段，但每一阶段的持久性却迥然不同。结果是各民族的命运迥异。著名的英国史学家汤因比阐明，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地球上产生过 21 个文明，有 14 个先后衰亡了，只有开放型的希腊文明才把人类引导到近代。其后地球文明的浪峰推移到了英国，本世纪初开始又转移到了美国，现在，它正在向日本转移。也许，到下世纪会转移到南朝鲜，中国。文明浪峰的转移是社会选择的结果，是全民族奋发向上的苦苦追求。一个怠惰、封闭的民族决不可能成为民族之林的秀木。

人类由于他的设计才能(包括社会的和遗传学的)，比任何物种都具有更大的潜力对自己的进化发生影响。人由于他能反映和计划自己的行为，而不象动物对自然界只有盲目的反应，因此具有展望和评估未来的能力。但我们不能什么事都按一份“图纸”行事，因为如自然所表现的那样，只有多元化才是美的，只有多元化才存在着实践后验的比较。在通向后工业社会的道路上，真理、正义、爱和美的更高价值很可能需要他的宇宙意义的生存才能达到。地球等待人类的诞生已经四十多亿年了，他不会无限期地等待后人类的诞生。过去，我们是随机过来的，运气不错。谁也不能保证人的未来不会倒霉，只有加速进化才最安全。

人类是新生代的骄子，他夺得了进化速度头奖的桂冠，取得了进化极值。但这仅仅是比较极值。早在 4 亿多年前，鱼形动物就产生了。根据生物学家的分析，一直在顺利进化的一个物种，每一阶段“跳跃”约需 2000~3000 万年。从鱼形动物到两栖动物再到爬行动物再到哺乳动物最后转变成人。从“科学”上来讲，有 1 亿年左右的时间就足够，那 3 亿年在徘徊中浪费了。如果在 3 亿年前就产生了人类，现在的地球早已为超级文明所占有，整个太阳系都有可能是另一种模样。

假设的情况不存在。它告诫人类，在宇宙进化的长跑赛中，我们只是一名很普通的选手，丝毫没有可值得骄傲的地方。在银河系、河外星系的无数行星中，很可能有无数比人更高级的生灵在窥视我们，在窃笑人类的进化步伐太慢。

自然，只要不徘徊，我们就总是在前进中。

龙卷风卷上天的 幸存者

萧涯 编译



1989年11月15日，四股龙卷风卷了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数百人在倒塌的房屋和翻倒的汽车内挣扎。奇迹般幸存的

随汽车一起被一股巨大的漏斗形云卷起，“龙卷风！”我尖叫起来。我和汽车在半空中上下翻动，左右摇晃，不幸中的大幸是，我的车撞

酒吧招待员、二十三岁的兰德凯沙讲述说：

我是下午四点十分左右开车去上班的，那时刚开始下雨，不久狂风暴雨便一起袭来，交通都停顿了，我几乎看不见车窗外面的情形，于是我决定驶入一个停车场。

忽然，我发现四只四百磅重的铁箱子冲过马路直向我撞来，它们在风中轻飘飘地翻动着，象纸做的一样。我的心一阵猛跳，我知道这些箱子足以砸死我。蓦地，我感到我

在一根电线杆上，然后翻落到地下。我的胸口重重撞在方向盘上，疼得我差点昏过去。我知道我受了伤，但不知有多重，还知道自己尚活着，就向窗外大声呼救。救护人员把我从砸烂的汽车内

拖出并送进医院，医生说我伤了脊椎骨，差点没瘫痪。

经过这个灾难，我觉得活下来实在是太幸运了！

图 马恩生

「青春银行」是低温物理学家的理想，若将「青春银行」变为现实，全球人类将受益匪浅。所谓「青春银行」，是指当你年轻、健康、风华正茂时，把自己体内的一些细胞「储存」到「青春银行」里，直至数十年后，再取出融化注射到自己体内，以抵抗病菌感染，延缓衰老。如此这般，定期从「青春银行」中提取年轻时的「积蓄」，可以使你永葆青春。

因为红细胞可以改善血液的携氧能力，白细胞可以增加机体抵抗力并有效治疗结石、关节炎等疾病。所以，四十岁以后分期将年轻时储存的红、白细胞输回体内，就能维持人体的免疫功能，使其不因年龄渐长而呈老化。

青春银行

萧涯 编译

冷冻遗体

盼相聚

王敏才

雷蒙·马蒂诺医生决意不肯和他死去的未婚妻分手。他把未婚妻的尸体放置在冷藏箱里，指望在2000年后和她结为连理。他未婚妻死于癌症。他预言届时会有良方问世。

自39岁的莫尼卡·勃鲁内去世后，马蒂诺就把她的遗体置于零下180度的冷藏柜中。在教堂下面，他倾其财产修建了一座地下墓穴。马蒂诺每天去墓穴两次。他说：“我呆在家里为她的幸福祈祷，使我心碎的是我无法与她靠得更近一些。”莫尼卡死后两天他就为她建造了「阴宅」，然后他给她穿上了漂亮的裙子，手上套了只婚戒，并在她身边放了一封情书。

入腹中，幸好那条八英尺长的鱼被吉图里奥所撒的鱼网包围住，离他那条小渔船不远。他立即抓起一把大砍刀，跳进水里，冲到那条鱼前面，抡起大砍刀，不偏不倚正好砍在那条回鱼两眼之间，它在水中扑腾了几下就死了。

吉图里奥赶快将死鱼拖到岸边，小心地将它的肚子剖开。他说：“我想到佩特儿还在里面，所以割得很轻，但佩特儿却突然伸出头来，对着我笑，使我吃了一惊。”

三十五岁的吉图里奥带着他两岁的儿子佩特儿去巴西的亚马逊河捕鱼。佩特儿不慎从船上滑进河里，被一条大回鱼一口吞

萧涯
编译

巨鱼剖腹救婴儿

机器狗

王敏才

单板机、语言处理器、微型马达、微电脑等五花八门的高科技设备组成。据报道，“机器狗”会按主人指令看门、跳舞、歌唱、玩杂耍，甚至还会用五种语言和主人“亲切交谈”。

为了排遣晚年生活的寂寞，英国老人养狗成风。但养狗需主人喂食、打扫，有时家犬还会误伤客人。于是几名英国退休宇航专家灵机一动：何不试用电脑技术，制作性能与机器人相似的“机器狗”，专供老人们作伴。

眼下，第一批“机器狗”已应运而生，其外表用泡沫塑料和长毛绒合成，与真狗几乎毫无二致，其心脏部分则由



2000 年的故事

成都石室中学初 91 届 4 班

张 键(女 15 岁)

尽管早已有了机器人 DD 专管买菜，妈妈还是一定要我到超级市场去，她希望我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穿过那条高楼林立的大街，一转眼便到了陌生的超级市场。呵，偌大的一个厅堂里，陈设着一排排货架，花花绿绿的壁灯映在光滑洁白的地板上，炫耀着这座高级市场的无比豪华。可是——除了我以外——看不到一个人。我只看到那一个又一个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彼此从不说话，沉默地推着车子走来走去。单调的“啾啾”声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往日——10 年前那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情景已不再复现。

记得当年我挎着菜篮高高兴兴地跑去自由市场，虽然因为人声嘈杂而颇感厌烦，但我能体会到那人与人之间无比愉快的亲切感。可是现在，我再也品味不到人们热情的招呼“李大娘”“小陈”……我感到我与朋友们已因这些机器人而日渐疏远了。

在远处有一个机器人正在拣菜，那正是我的好朋友家里的 KK 君。我觉得一阵兴奋，跑过去大声叫道：“咳，你好！”这种对待朋友的常用问好方式已不起作用，我马上就后悔莫及。因为他根本不理我，铁铸的脸上一双冷冰冰的眼睛，只顾在菜堆间扫视，机械手生硬地抓起一把菜扔进车里，然后，伴着“啾啾”的移动声，径自离去。

一种从未有过的寂寞感笼上我的心头，我难过极了，真想马上逃出这毫无人情的冰冷世界。我不由多想就给朋友挂去一个电话。

“喂，找谁？”一阵长长的哈欠之后，朋友久违的声音响了起来。我大叫：“你好！现在你在干嘛？”“……呀，你呀……我刚刚打完‘野兽’，我真无聊啊！”“我们已经很久没在一起玩了，都是你，为什么天天都让你那该死的机器人上菜场……我们碰碰头多好！”“哎呀，有高级的东西就要利用嘛，现在不买菜，不做饭，就可以安安心心地打电子游戏了。”

是啊，新的设备一架接一架地涌入家里，做饭的、买菜的、洗衣的，大可以过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舒心日子了，可是……我们朝夕相处，共同上街、共同劳动的友情也被铲得精光，现在只能靠电话机来拚命聊天了。说实话，有时觉得真空虚。有机器的日子固然不错，但人的天性是劳动啊，不可以被它们剥夺，我从心里渴望超级市场里充满了友善的人们，大家共同挑选。我渴望失落已久的人情味。

的确，妈妈的作法是对的，我们的独立能力是不能由于机器人的代劳而丧失殆尽呀！走出市场的旋转门口，我打算明天也要来，后天也要来，同时也盼着我的朋友一起来。

第二天我一起床，听见窗台下多么熟悉的叫声：“嘿！快起来打牛奶！”啊！是她！我几乎不能自己，抓住牛奶瓶就往外飞奔。“轮不到你啦，TOTO，今天我该锻炼锻炼了。”我笑嘻嘻地面对“牛奶管家”TOTO 说。我们好久没这样了，迎着清新的阳光，又说又笑地奔向牛奶房，挥着手欢迎一个终于能重由我们的双手来实干的今天。

指导教师 朱峻扬

对人说起过，因为谁听了都把我当成一个傻瓜的，它居然会知道，见鬼，它也许知道我的一切。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它能帮我弄到车。就在刚才我还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而感到可笑呢。

“美洲虎”太棒了！250马力，粉红的外壳，闪亮的后盖。现在，它的牌照、车钥匙以及执照都已静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了。它的要求居然出奇的简单：在它需要的时候我必须把它带到学校的计算机室去，以及用用我们的电话。世界上也有这样的好事吗？我的运气也许是太好了一点。

第二天，我把它揣在兜里带到学校去了。当然凭它刚到时的那个尺寸，我是无法把它揣进兜里的。它有使自己缩小到打火机般大小的本事，我到现在才明白

不是正常人应发出的声音，肯定是由它自己的什么装置合成之后发出来的。“你好！你能听懂我说话？”“是的，在此之前，我对你作了一些了解，我也许能帮你，可我也必须得到你的帮助。”很显然，它绝对不仅仅是个录音机，准是 UFO。我在很多书上、电影上都看到这类似的描述，我的心里不禁怦怦乱跳起来，可我还从来没见过从地下钻出来的外星人哪，就象只土拨鼠。

“我为什么要帮助你？你把我的花园弄得一塌糊涂，你得负责把它恢复原样。”“我会的。你不是急切地需要一笔钱吗？如果你帮助了我，这都不成问题。我甚至可以直接帮你搞到一辆车，‘美洲虎’怎么样？开着它在街上兜风，多神气！”它怎么会知道我需要一辆车？我从未

在我看来，我所居住的城市是个不错的地方。纵横交织的公路，飞驰的汽车发出的轰鸣声以及排气管散发出的缕缕淡淡的废气都让我兴奋。最令我懊恼的是这些汽车之中没有一辆能由我自己驾驶。于是我的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得到一笔足够的钱来买一辆车。这可是个宏伟的目标，现在——就在眼下，仅仅作为一个学生的我居然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这个愿望，这怎能不让我兴奋！

一天傍晚，我正在屋后的小院里给花修剪枝叶，忽然地面凸起，仿佛地底下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尽力冲出地面。果然，一分钟之后，一个奇特的外形象个橄榄球的黑家伙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东西足有六七米长，并不高，在它奋力钻出来之后从下部伸出了四个支架，使它稳当地立在地面上。噢，天哪，这家伙把我们家的花园全毁了。真太可恶了！正在我伤心地计划着如何收拾局面的时候，那个黑家伙的肚子上开了一个门，门翻转下来形成了一个引桥，里面缓缓地驶出来一个表面被漆成乳白色的方匣子。匣子底下大概就是轮子吧，正对着我的那一面有一块荧光屏，顶面上有一个象蜂鸣器似的蜂窝状开口，声音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

“晚上好！你看我说得还不错吧！”这家伙是什么？录音机吗？可那声音不象是由谁预先录制好的，或者说

不速之客

成都石室中学
高九二级四班
廖炜

它为什么长成这么个方匣子形状。它叫我不要把它拿出来，要我照它的吩咐去做，并且保证不会让我有任何麻烦。我照它所说在计算机上输入了一些十分奇特的信息，整个上午被搞得头昏脑胀，根本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只是听它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回来之后，它叫我把它带到电话机旁，然后就叫我离开了。我不能听它的电话当然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我一直在想它究竟是怎样拨号的呢？看上去它除了有一个方方的身体之外，什么也没有啊？其实我去操这份心干什么？只要按它说的做就行了。我也从没问过它从哪儿来，要干什么，我想它不会告诉我，即使它让我知道了，也只能给我带来更多的麻烦。

连续几天，天天如此，终于它对我说事情已完成了大半，再坚持几天就没事了。在这几天的工作中，我凭自己仅有的那么点计算机知识，逐渐意识到它叫我调出并且修改过的不是一般的程序而是电脑密码。这可不是什么人能办到的事，这实际上是在改变整个终端中储存的信息，而且这台计算机是同全国计算机系统联网的，这可是非同小可呀！我虽然意识到它干的是一件极其惊人的事，可究竟是些什么我并不清楚。在我的头脑中留下的只是一些前后似乎毫不相关的符号，其中有一个以 DAI(5)开头的符号串给我的印象最深，它在这几天的程序中反复出现，但这些对我了解真情毫无帮助，因为我毕竟

不是电脑。一种恐慌已经牢牢地把我笼罩起来。

我整天就象生活在虚幻的世界里，一切都有些恍惚，电视上这几天来不断地报道有公司破产，我心里不禁一阵高兴，——都垮了才好呢！又过了一天，那个 DAI(5)又出现了，紧接着便显示出一些分析图、表格和名单扩类的东西，那个小东西又开口了：“太好了，我们的事马上就完了，我可真得谢谢你！”“是吗？”我装作心不在焉地问道：“我们是在干什么？”“我们只不过对你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做了一些小小的修改，让它变得更加合理一些。”我突然联想到了那些关于破产的报道：“那些公司的破产跟这事有关吗？”它得意地说道：“是的，现在马上就要完成了，我想你会为你所做的这一切感到自豪的。我们改变了一下电脑的密码，让那些公司的一部分资产和贷款转到了一个更需要这些钱的户头上。”

“是转到了谁的帐下？是那个 DAI(5)什么的吗？”

“你真聪明，是的。”“你还没说究竟是谁呢……”“是个组织。”“什么组织？”“搞点爆炸或其它类似的行动。”

我顿时呆住了。

难道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那些“恐怖分子”搞到一笔活动经费吗？我仿佛已经看到一颗颗的炸弹在我的四周爆炸，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倒下，我简直快要发疯了。“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干？”“我来自宇宙的背面，懂吗？宇宙的背面。那里有个相当不错的地方，比你

们这儿可要强得多，可现在全给毁了，知道为什么吗？都是因为可怕的战争！生命都是愚蠢的，我做这一切的原因很简单：我厌恶生命，但不想亲自来消灭你们——我要你们自己相互残杀！”

我努力地思索着那个白匣子的一切细节，希望能找到它的什么弱点，可我失望了。突然我看见了还稳稳立在后面的那个橄榄形的黑家伙，也许在它身上能想点办法。可办法在哪儿呢？猛然我触到了车钥匙，顿时我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我以从来没有过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干着这一切：我把“美洲虎”缓缓开到了加油站加足了油，再找来一根棍子，将车开到距离那黑家伙大概二百米远的地方，把变速杆一推到底，再用棍子顶住油门。“美洲虎”怒吼一声，不顾一切地向黑家伙恶狠狠地扑去，我打开车门奋力地跳了出去。就在我喘息未定的时候，便听见一阵猛烈的爆炸声，气浪掀起的火焰直冲上天，映红了半边天空，我立即冲进房间来看那个白匣子。

在放电话机的桌旁，我看见了一堆炸得粉碎的乳白色的外壳碎片，有几片已经被烧黑了，只有剩下的闪闪发亮的荧光屏碎片让我确信是它。

它终于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同时也带走了我的汽车之梦，剩下的只有破碎不堪的后院地面等着我去收拾。

指导教师 梁薇娜

读书机器

成都石室中学高 93 届 2 班
刘异(男, 16 岁)

“哎呀，今天又迟到了！”我的心凉了半截，“又要挨批评了。如果昨天没有那么多的数学作业，也许就不会睡得那样晚了。如果能有人帮我学习……对，我应该做一个能替我学习的机器嘛！”

终于有一天，我制成了这种机器，为了让它能完全代替我读书，我给它装上了所有的利于学习的器官，让它能说话、能记忆、能听讲、能做笔记。特别地，我还给它造了个人的外形，确切地说，是模仿我的外形，让它去替我上学而不露破绽——嗯，我还该给它取个名字：“读书机器”！

自从“读书机器”替我学习之后，我的成绩，喔，不，是它的成绩简直是直线上升。它的最大优点得到了充分体现：不知疲倦，不懂饥饿，甚至“押题”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每到考试前一天，它能通过书本、笔记猜测出第二天可能出现的考题。我呢，平时是大耍特耍，作业它替我做，笔记它替我抄……只是在考试前一天去问问第二天考什么，再把答案背熟就行了。

就这样，我再没挨老师批评了，再不为学习而担忧了。可是，又有了新的烦恼：每次老师提问，我总是答不上。渐渐地，老师起了疑心，考试成绩那样好，平时成绩那样差，该不是考试作弊吧？就这样，每次考试我身后总有一位老师睁大了眼睛，想要发现点什么，当然是一无所获了。最让

我难堪的是那天老师让我介绍学习进步的原因，我红着脸说不出一个字，我心一横：反正不能说出“读书机器”的事！老师又批评我自私，可他根本不明真相嘛！

可是有一天，它突然到人民南路去逛了一圈。哎，这也不能怪他——本来它就和人差不多嘛！“明天要考英语第十课，快说要考哪些？”我焦急地催促它。不料，它竟然说出一大串乱七八糟的东西：“明天菜油票作废啦！隔壁张三腿断了”……”糟糕，它把居民老太的话听进去了！我急忙进行修理，但来不及了。第二天的考试，哎，不用说了，17分！刚巧，明天又要考语文，我问了“读书机器”，猜猜它回答什么：“浓硫酸高沸点难挥发，记住！要注意余割函数是无界的！记住！世界观就是……”哎，又出毛病了，说的全跟语文无关呀！幸好，我早有准备，立刻检修，马上又修好了。嘻，它又……它又说话了：“《世说新语》是刘义庆所作，记住！《三国志》是陈寿所作，《后汉书》是范曄所著……”嘻！这些都不是教科书上的呀！坏了，又坏了，它今天去了图书馆，看了一本叫《作家与作品》的书！哎，明天的考试……

打那以后，《读书机器》天天出错。一气之下，我把它拆了卖废铁。

现在我又拿起了书本，一本一本地啃……

指导教师 杨秀村

流星

宇航员凌伟接受指令，离开飞船，到太空中去修理卫星。他再三叮嘱机器人罗诺让飞船泊稳，不准乱动，可罗诺突然惊呼：“流星雨来了！”手忙脚乱地将飞船掉头。突然联结纽带断裂，飞船径直飞走。凌伟被抛下了，在太空中，无着无落地乱飘。流星雨袭来，大小石头从他身旁掠过，他勇敢地扑向一块巨石，牢牢抓住石楞，随着流星雨飞去。

“我会不会成为太空中的鲁宾逊？”他问自己。背囊中的食品和氧气只够维持三天，三天后怎么办？

这时，一颗明亮的星出现在他眼前。渐渐地，这颗星越来越大，他情不自禁地呼唤：但愿这是另一个美丽的世界……

流星

汶玉

飞船里的光亮渐渐弱下来了。我知道光会彻底消失，黑暗会笼罩一切，就象外面的世界一样。我鼓起勇气推开舱门，脚刚踏到沙地上，寒气便顺着身子爬了上来，这比我在飞船里看到和想象的要寒冷得多。远处隐隐绰绰的沙粒建筑物层层叠叠，好似没有边际。天空低矮灰暗，只是我这个地球人习惯把头上方称为天空，把云层分出远近。我从身边的声音判断出有许多沙地人拥簇着我。他们虽然兴高采烈大声嚷嚷，但声音嘶哑细弱。他们的嘴阔大，眼细小，鼻子完全看不见。奇怪的是我发现他们很矮小，最高的只齐我的膝盖。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因为在飞船里设计他们时，我是以自己为标准的。从舱里看他们，他们也跟地球人差不多，谁知他们在沙地上却越长越短小了。

我左顾右盼到处寻找“博士”。过了很久，他的“自食其果”的声音才颤颤巍巍传到我耳里。我暗自笑了笑，“博士”终于有了不能耍威风的这天。自我把他制造出来后，耳朵都快要被他一刻不停的“自食其果”填满了。现在他明白我们是被沙地人带到城外，制成类似地球上的木乃伊供奉起来，脸上露出悲戚，嘀咕声间隙也长多了。

他就要被消灭了。想想看，他为了活下去，与我作了多少艰苦不懈的斗争呀！

那时，我被抛弃到这个荒凉的星球，天色好象要明亮一些。我从飞船里看到一束淡蓝色的光从我右上方逐渐消失，好象一颗正在毁灭的流星。其实那是航天母船。我被他们象卸垃圾一样抛出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给了我个飞船，给了我粮食和制水机，让我生存下来。我的发现能使他们拥有更多的在浩渺宇宙中抗击侵略的最基本武器——人，为什么要抛弃我？是怕我泄露机密，传授给其他星球？我摇摇头。千思万绪，无所适从。我绝望地驾着没有导航仪的飞船慢慢降落，我看不到一点文明的迹象，更找不到一个同类。我知道我到了一个没有生命，永远不会有类光光顾的死星，我恐惧得不敢再往下看。在这个全是沙粒的星球上，只有我一个生命存在，没有伙伴，没有集体，更没有人组成的社会。沙粒打在飞船上叭叭作响，犹如无数双手正在把我埋葬。一股从未体验过的孤独笼罩着我，撕裂着我。我不可能离开，也没有谁来救我，我竟失声痛哭起来。我没有细想，迅速取下自己身上的一个细胞送进人体复制机。当一个活生生的大眼睛、高额头、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人突然站在面前叫我“博士”时，我吓了一大跳。我在地球上从来没有复制过我自己。好半天，我才嗫嚅了一句：“你也是博士！”

现在，面对茫茫黑暗，我这个真正的博士也只能按照沙地人的意愿走向目的地了。我在飞船里就警告过沙地人，我离开飞船会在寒冷中死去，他们的人口自然也只能是有减无增，可他们仍要让我成为一个他们的神。他们用什么方法把我制成木乃伊？如果他们想利用沙子吸干我的水份的话，只能把我变成冰棍。想到这一切，我更加觉得寒气逼人，打起抖来。但这并不同于“博士”的恐惧和颤抖。

我的错误是没有把智慧传授给“博士”，不然，我一定能够战胜沙地人。“博士”只能念“自食其果”，这是我教给他的唯一的一句话。我的目的只在于他能时时刻刻提醒我克服人性弱点中的惧怕和孤独，在死星上顽强生活下去，因为我认为我在地球上复制了那么多人，最后反而被抛弃，原因在于我教给他们的东西太多了。自食其果。尽管“博士”与我争夺留在飞船里不多的食物，我仍然没有利用我后天得到的智慧将他抹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不愿意杀死自己。

可是，我最大的错误是制造了身边的这些沙地人。我改变了自己DNA链上的几环，沙地人就成了似人非人，鼻孔深陷的高级动物了。他们由我的细胞变异而成，但他们以沙为食，取之不尽。记得把第一个沙地人放出飞行舱那刻，我曾怀着怜悯之情望着他。跟我有着密切联系的生命就这样离开了我。在茫茫黑暗中，他是那么弱小，那么孤独。看着他摸索着小心翼翼往前迈步，我深深感动了。我就象看到了自己的童年，自己的现在。我发

历险记

啼笑皆非的 森林历险记

箫 兮 编译

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历险记，发生在今年七月七日。

在美国俄勒冈远郊的村庄，布雷扬·沃尔夫带着他两岁大的女儿去森林游玩。他将女儿放在车上后，自己走到一个树桩边，将一个空啤酒罐放在树桩上当作靶子射击。罐头被射中掉进了这个树的空心洞里，布雷扬立即爬到树桩上，想把这旧罐取出来。他的头和双臂都伸进了树洞里，只有腰以下留在树桩的外面。

只听“嘎吱”一声，突然树桩裂开了，他头朝地跌进了那个洞里，整个上身都被卡在树洞里。布雷扬拼命挣扎，终于转了一个能透气的位置，但仍然无法脱身。“救命啊，救命啊！”他拼命呼叫，但在那么深的树林中，有谁能听到他的呼叫声呢？

尽管浑身痛楚，但他更担心的是他的女儿。“如果我死了，她一人在树林中怎么办呢？”就在他心急如焚的时候，他听见他女儿布里坦妮的尖叫声：“爸爸，爸爸！”原来她爬出了车子，走到下面来了。布雷扬再也不敢往下去想了，他感到浑身发冷。

一切象是到了永恒的时刻似的，他就挂在那个树桩中心，喉咙象烤干似的，头象要爆炸，两脚已失去了知觉，汗水湿透全身。树林中的蚂蚁和虫子爬满了他的手臂、大腿和脸颊，他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最后渐渐昏迷了过去。

漫长的六个小时之后，两个森林工人经过此地。他们看见一个女孩子睡在地上，一双靴子插在一棵树桩里。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人倒卡在那里。于是立即合力将他拉出来，再通过无线电电话召来救护车，将他送到医院去抢救。

值得庆幸的是，布雷扬尽管全身伤痕累累，脸上又青又肿，脚上也被感染发炎，但总算无伤大碍，活了下来。

了疯似地不断制作沙地人，好象这样自己就摆脱了孤独，有了同伴。我隔着飞船窗教他们语言文字，把人类的语言教给他们。我盼望着有一天这里也跟地球一样，我能生活在他们中间。看着他们建起一幢幢雄伟沙房，恬淡友好地生活，我甚至忘了在这个死星上只有我一个人。谁知好景不长，他们中的一个人发现了我的秘密，他们都不能使同类增多，唯独我象变戏法似的定期输送给他们新伙伴，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能主宰他们。于是灾难就降临了，我成了神，如果不是看到一个沙地人用沙块砸我的飞船，想把我弄出去，我一直是幸福的。

沙块其实并不大，飞船窗完全可以承受。但沙地人具有人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和毅力，他们会制造出摧毁飞船的巨沙石。我只能按照他们的要求走出飞船。我和“博士”已经艰难地绕过一些沙房，开始穿越沙地人的城市。沙地人的高楼大厦在飞船外看来完全跟蜂巢一样，我的脚踏上去一定会坍塌。但我冷得发硬，“博士”更是恐怖万分。无数沙地人穿梭往来，忙碌非常，也许他们是在相互转告我的“自动就擒”吧。我奇怪他们眼中突然变得高大无比的我——就如我看见他们矮小一样，怎么不会叫他们惊慌不安？难道把他们放到沙地上那一刻，他们就失去了动物最基本的对陌生的恐惧吗？

我的脚沉重如铅，拥簇着我和“博士”的沙地人终于停了下来。透过微弱的光，我看见几十个沙地人不顾一切地专心吐唾液，绿色的唾液把沙粒揉成沙团，几个人扛着堆砌成有无数洞口的围栏，那便是我的葬身之地。望着黑漆漆的窗口，我隐隐感觉出这并不是沙地人置我于神坛，而是地球人设制的圈套。地球人扔下我那一瞬间便看到了现在的结果，他们开始就让我坐在母船中的小型飞船里，留下复制机，是不要我把精力放在逃出死星上，而是绕着我自己设计的圆圈从开头转回到开头——从死亡到死亡。

起风了，悲凉刀一样割着我的脸。奇怪的是我却感到异常亲切。自从到死星后，我第一次触及到风，我好似闻到了从地球上吹来的清新甜蜜。我走进特定为我和“博士”建成的沙房子，四周窗口的风推动着我，使我感到好似要飞起来一般。我在微暗中寻找“博士”，他欣喜地向我点头，他说：“自食其果！”“博士”的声音听起来没有哀惋的抱怨，没有责备，只是一种向往和感动，那是对死亡归宿的认同。我好似还听到一种雨声，我知道这贫瘠的死星上绝不会有雨水，可我仍仰起脸，想象着甘露滴滴落在额头上。我的的确确感觉到了湿润，但我清楚脸上只有泪水。这时，天空横过一道流星燃烧的光亮，光亮强烈耀眼，很久都留下了无数小红点相连的余视。我认出那不是流星，而是母船带领的大型船队。我一边跟着“博士”喃喃自语，一边努力挣脱光亮刻在瞳孔上的不适。

缺 席 审 判



绿 杨

一、不沉的泰坦尼克号

天使号太空船试航成功的消息曾轰动了整个世界。这艘飞船不仅在舒适豪华方面是第一流的，而且在多处关键结构上都采用了最新的科技成果，特别是它独特的安全设计尤为令人瞩目。

这一点在去年连续两起宇航航空难事故之后，自然显得更为重要。去年的空难除了断送两艘太空船外，更严重的是接踵而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航天工业和旅游、保险、货运等行当无不受到猛烈的冲击。股市狂跌又不免使若干跨国财团破产，世界经济顿时陷入萧条。

人们寄希望于更先进的航天技术。它果然出现了。

“天使号能向你提供最安全的星际旅行”，新闻媒介这样给世界经济注射了一针复苏剂。

这样说是有确切根据的。当今空难的原因往往不再是飞船本身的机械故障了，去年两起事故都是由于遭到事前无法预料的“空中漫游者”的袭击所造成的。所谓漫游者指的并非外星人，而是一些不起眼的空间小石子。这些石粒实际上是空间的流星，飞船一旦被它撞上就

会象刺破的气球般爆炸于顷刻之间。

为了防止漫游者袭击的可怕后果，天使号一反过去加厚船壁的做法，采用能自动修补的特殊材料做外壳。一旦船壳被击穿，只需千分之一秒其破孔便能自动融合。正由于此，天使号才能力挫群雄成为太空船中新一代的天之骄子。

当然，也有人怀疑“安全的星际旅行”的说法，刻薄地提到泰坦尼克这个名字。但机敏的星际航天公司立刻给它加上“不沉的”三个字：不沉的泰坦尼克号！

10年过去了。天使号在最令太空水手胆颤心惊的火星——木星航线上经受住了考验。这条航线是漫游者最密集的太空百慕大三角。

现在，天使号在白雷迪船长的指挥下又一次安全通过这片空域，直奔火星。

二、相约黄昏后

火星的居民区都坐落在死火山口的平原上，由一个巨大的特殊玻璃罩封闭起来。罩内的城区街道纵横、绿树成荫；外面则是望不到头的红砂大漠和棱角尖削的岩石，干涸的河床

绕着沙丘蜿蜒伸向天边。

航天港是筑在居民区外面的唯一大建筑物。由于有两班太空客船即将到港，大厅里接船的人很多。一位叫米小丽·莱斯的姑娘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她走进电话间问服务生：“我可以和从地球来的阿基米得号通话吗？”

“可以。找谁？”

“找安德森·哈尔特先生，星航保险公司的随船监督员。”

线很快接通了：“安德森，我已经请好了牧师，你一到我们就举行婚礼。”

“那太好了，亲爱的。我晚饭前准能到。”

“我在候船厅等你一起去教堂，不见不散。”

米小丽走出来时有人叫住她：“嗨，米小丽。”

“噢，维克多，你也接人吗？”

维克多点点头：“记得苔丝吗？流行歌手。”

“是的，一个迷人的姑娘。从地球来的吗？”

“从木星乘天使号来。米小丽，我们干嘛不喝点什么，来杯葡萄酒怎样？”

“哦，我没带钱——刚才打电话花掉了。”

“我请你。”

“谢谢，那么我要罐啤酒。”

维克多去售货机取酒的时候，大厅播音器呼叫米小丽去接电话。电话是她的上司、生物研究所布鲁克教授打来的：“米小丽，你可真难找，请马上回来一下。”

“什么事，嗯？好吧！”

三、意外的圣诞礼物

火星已在眼前，象只锈迹斑驳的大餐盘高悬在暗蓝的空间。

再过两天天使号就将到达这颗红色行星，结束历时3周的旅程。同时，白雷迪船长也将结束他30年的航天生涯，带着荣誉和丰厚的年金在佛罗里达温暖的阳光下享受晚年的岁月。

退休的太空船长优厚年金自不在话下，荣誉却未必一定。白雷迪很走运，他曾3次遇到重大危险但都被及时排除了。自前年起指挥天使号以来则什么险情也没发生过——除了前天的小小虚惊之外。

那天是圣诞节，晚餐时分几百名乘客都聚到餐厅里。白雷迪装扮圣诞老人给孩子们分发

礼物，许多人在《平安夜》乐曲中婆婆起舞，流行歌星苔丝小姐举着杯为人们祝酒。

啪！紧接着警报大作，但立刻又平息了。

原来，一粒豆大的漫游者击穿船壳进入餐厅，打碎了苔丝小姐的酒杯。船壳自动封闭了破孔，一切都结束了。这场虚惊的后果是，苔丝小姐溅了一身酒，却捡到一颗星球。

这就是白雷迪即将告别的太空生涯：冗长的刻板的生活，又潜伏着不意的危机。但这次是一出喜剧。

船医维伦尼卡大夫的电话打断了船长佛罗里达之思：“船长，我今天接诊了6个病人。”

“那你没时间灌威士忌了。”白雷迪有点没好气，其实他知道这女人滴酒不沾。

“别胡说了，船长先生！这些病人有点蹊跷，6个人一下子发了疯。”

“维伦尼卡，怕是你疯了！要不就是我。”

四、空中魅影

巨大的电子星图占据了办公室的一面墙，另一头摆着4台连通火星各要害部门的电脑。只有处理重大事件时庞德洲长才使用这间办公室——地球人把火星划为第8大洲，洲长是火星的最高行政官。

米小丽和布鲁克进来时七、八位高级官员都已在座。洲长和他们握了手：“布鲁克教授、莱斯大夫，我的科学顾问推荐说你们是火星上最权威的精神病学家和流行病学家，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洲长助理刘易斯让他们坐下：“我们在讨论发生在天使号太空船上的一个有趣问题。从前天起飞船的乘员中接二连三发生了精神混乱，现在病人已有78个，超过了乘员总数的百分之十，我们得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们掌握的细节很少，但船医无法提供更详细的情报。你们认为这可能是什么病吗？”

稍事沉默之后布鲁克教授先开了口：“这不是精神分裂症，它不会突然集中发生。一个人群集体中突然爆发精神混乱，在精神病范畴内首先要考声是歇斯底里狂乱。不过要肯定它并不容易，歇斯底里是一种心理障碍，只有在排除了其他疾病之后才能作出这个诊断。”

刘易斯点头：“是的。教授，你认为首先要排除哪些可能性呢？”

“神经中枢的传染病，比如脑炎之类。”

这该是米小丽的课题了。她理了理思绪：“天使号事件的特点是短时间内爆发大批病人，病情症状完全一致，这完全符合疫病爆发的特征。不过，要作为结论还得找到病菌才行。”

讨论深入不下去了，提到的两种病都既难肯定又无法排除。于是洲长插话说：“刘易斯先生，我想可以把牌都摊开来。”

“好的。是这样，天使号马上到了，我们要确定准不准它降落。我们担心，一艘疫船着陆会威胁火星 130 万居民的安全。”

布鲁克说：“这有实际意义吗？不让降落还能怎样？即使能飞回木星去，也得降落。”

洲长举起一个手指：“如果火星会变成第二个天使号，我宁可牺牲一条船。”

刘易斯转向米小丽：“在不能排除疫病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估计一下这种疫病严不严重，有没有防范措施。这点将决定是否准许天使号着陆。”

米小丽表情严肃：“太空旅客都必须接种过混合疫苗才能登船的，混合疫苗能抵抗世界上所有的病毒，按理说飞船上没有发生疫病的可能，但它还是发生了。这只有两种解释：天使号上出现了一种不属于我们世界的病毒。”

“太空病毒？这可能吗？”

“有外星人就必然有更多的外星微生物。”

米小丽停了停，“可以预见，这种病毒人类是无法抵抗的。因为人类从未接触过它，对它不存在任何免疫力。天使号事件已说明了这一点。”

布鲁克点头赞同：“如果米小丽是正确的，病毒不仅会毁灭火星，还可能蔓延到地球上。”

各人正在思忖时一位电脑员报告说天使号已经到了。航天中心主任威廉站起身来：“指令天使号进入赤道轨道运行，等待指示。”

电脑员转达了指令。威廉对大家说：“天使号在轨道上只能停留 6 个小时。”

洲长必须在 6 小时内作出决定，他有点不安了。米小丽是合乎逻辑的，但仅仅根据逻辑来作出这样重大的决策显然是不够的。“莱斯特大夫，你能进一步表明这个是可靠的吗？”

“有什么办法拿到这病毒呢？”米小丽想了想，“有了，天使号是从木星启航的，病毒只能在那儿进入飞船。问问木星，如果他们也出现了这种疫病，就是一个佐证。”

“很好。威廉先生，和木星通话来得及吗？”

威廉在电子星图前测标了一下。“我们现在在距木星 5 亿公里，无线电需 28 分钟到达，往返共一小时。不包括他们查询的时间。”

“也算一小时，立刻联系。另外，再要通天使号，看有什么新情况。”

五、普罗米修斯

白雷迪船长的大胡子脸出现在屏幕上，他看来疲惫而衰弱：“太空中心，为什么要我推迟着陆？许多病人急待治疗。”

“船长，我得证实天使号不是条疫船才能让你着陆。病人数字还在增加吗？”

“大约有 120 名。”

“请维伦尼卡大夫来谈谈情况。”

“很抱歉，她也疯了。”

“我的天。病人中有恢复平静的吗？”

“有一个——去见上帝了。”

通话一结束，米小丽激动地问布鲁克：“你注意船长的瞳孔了吗？他病了！”

“我看得很清楚，这不是歇斯底里的瞳孔，再说，歇斯底里也死不了人。米小丽是对的，没有别的可能了。”

一切只等木星的答复了。等待间洲长问米小丽：“4 个小时后天使号就要坠落，这对火星还有威胁吗？”

“总有残存的病毒扩散开来。”

“有什么法子免除污染？”

布鲁克决意分担米小丽的压力，抢过活头来说：“要不污染火星，唯一办法让它在空间爆炸。在太空中的残存病毒落到地面的机会非常之少，事后还可以在那个空域引爆一枚核装置来彻底清除它们。除此别无他法。”

洲长喟然长叹：“如果木星的答复是肯定的，米小丽，我将接受你的论点并据此行事。”

米小丽吓坏了：“根据我的论点！毁灭天使号！”

洲长把手放在她肩上，坚毅地说：“这是一场战争，人类和太空恶魔的战争。在战争中尽管手里的情报很少，也得作出抉择。一艘飞船和一颗行星，这个天平只能是倾斜的。”

5 亿公里外的回话来了，木星并无疫情。

空气凝固了，只有记录员笔下的沙沙声。

“下一步怎么办？”洲长来回踱起步来。

米小丽沉思一番，冷静地说：“那么，我到

天使号上去，把病毒找出来。”

“登船？”这回轮到洲长吃惊了。

“我是和病毒打交道的，既知道有什么风险也清楚怎样保护自己。要结论就得上去。”

一直没说话的洲长法律顾问开腔了：“小姐，洲长先生只要求你对自己的推论负责，没有必需提出证据的意思，登船问题由你自己决定。”

“我和洲长先生同样需要一个可靠的结论。”

“谢谢你，勇敢的姑娘。”洲长拥抱了米小丽，然后面向大众，“现在我们的方针已经可以确定了，莱斯大夫登船后如果查明飞船对星球是安全的，就让它尽快着陆。假如天使号不幸成了太空病毒的瘟疫船，我命令航天中心把它击毁在空中。这个行动以‘盗火者’为代号，执行的时间不迟于今晚 23 点 50 分。最后的抉择也将在这一时刻之前作出。”

全场陷入一片沉重的静默。谁都清楚，局面固然十分严重但击毁一条客运太空船可是从来没有先例的。决策的每一个环节事后都将放到国际太空法庭上去经受审查。

洲长两眼噙泪，显然也动了感情：“诸位，职责迫使我作出这样的决定，但是我不会逃避道义的责任。威廉先生，准备升空工具，要双人座的。”

六、奔向地狱

眩晕过去了，米小丽睁开双眼。空间很黑，星光凝滞，表明航天器已升到大气层的上方。

凝固的空间背景上有个小光点缓慢地移动着。“洲长先生！天使号！”

“不。”威廉的声音从地面传来，“那是阿基米得号。”

阿基米得号！米小丽已把它忘记了。忘记了安德森，4 小时前他们还相约不见不散的呢？还有维克多，一定在对她的不辞而别感到恼火，他还不知道他的苔丝小姐正面临着多么可怕的前景！

“米小丽，”洲长打断了她的沉思，“登船后我们怎么干？”

“寻找病毒，这是最确凿的证据。”

“那我来调查病毒的来源，并警告那个行星。”

“其实你没必要和我一起登船的。”

洲长咧了咧嘴：“你会发现，有我在场你的工作会方便得多。”

大地在脚下后掠。航天器绕赤道转了两圈，渐渐向天使号迫近过去。天使号黑洞洞的对接口渐渐扩大，悠悠地飘近来，接着深处亮起了盏信号灯，航天器轻轻震动了一下。

两人刚套上生物防护服，门就打开了。一跨过去米小丽肩上的挂包就向下一沉，失重感顿时消失。她看看表，还有一个半小时。

一男一女去迎接他们：“我是菲利浦，现在由我接管船长职务。这位是太空小姐艾琳娜。”

无庸解释，白雷迪倒了。洲长没说二话：“立即召集全船职员紧急会议。”

菲利浦两手一摊：“都在这儿，就我两个。”

洲长听到里面一阵阵喧哗和嘭嘭地敲门声。菲利浦解释说：“我把一群疯子锁在餐厅里了，他们要马上着陆，否则要吊死我。”

洲长眉毛拧成一条线，没想到几小时时间情况变得这样严重：“都是病人？”

“是旅客。病人都在后舱。”

“他们知道是瘟疫？”

“除了白痴都猜得到。”

“那么我们开始工作。我先看看航行日记，请艾琳娜小姐协助莱斯大夫工作。”

米小丽要检查第一个发病的人。艾琳娜说：“是苔丝小姐，已经死了。”

可怜的维克多。“那我要剖验尸体。”

“已经焚化了。但遗物还未处理掉。”

“走，去看看。”

七、偷渡者

洲长把航行日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查阅了 802 名旅客和 10 名船员的疫苗接种卡和行李消毒证明，都没发现什么疑点。显然，木星海关的手续是齐全的。“这太空魔鬼是由哪里钻进来的呢？”洲长苦苦冥思，莫非天使号在中途上了什么人？偷渡事件以前是发生过的。

他决定清点一下人数，于是先到后舱挨个查点了病人。病人一个个被约束带捆在自己铺位上，点起来很快，总共 311 名。

往下该去点餐厅里的人了，这可困难得多。洲长隔着门一宣布身份，里面就哄起来，质问、抗议、怒骂，闹了好半天最后总算推出一个代表来对话。代表隔着门大声说：“我们 499 名乘客一致要求把门打开，飞船要马上着陆，还

要有医生救护病人！”

499 个旅客，洲长飞快地算了算，加上 311 个病人正好 810 人。再加上死亡 1 个和菲利普、艾琳娜，总数是 813。

航行日记上的数字是 812！果然多出一个！

“我可以答复你们的要求，但请再清点一遍你们的人数。”

清点完毕，没错。

见鬼！有偷渡者。洲长决定先和米小丽通下气，就安抚了旅客一番转头去找米小丽。

米小丽在苔丝的客舱里紧张地摆弄着超微摄影机，洲长一进门她就激动地举起几张照片：“找到了！我找到它了！”

太空杀手初次暴露在人的眼前：两个扭在一起的小环。

“我是在苔丝小姐的裙子上找到它的。”

“不是普通的病毒吗？”

“它的核酸构造和地球生物完全不同，决不是我们世界的产物。”

“怎么知道它是杀手，而不是嫌疑犯？”

“几个病人的血液里也验出了这东西。”

洲长摇摇头叹了口气，取出始终和地面保持着接通的通话器：“你们都听到了。副洲长先生，我命令执行盗火者行动计划。”

“明白了。请你们立即撤离。”

洲长看表，还有 45 分钟：“米小丽，还来得及追一下病毒来自哪一个母星。”

“有线索吗？时间不多了。”

“我发现船上人数比登记的多出一个，病毒必定是他带上的。”洲长转向一直在静静听着的太空小姐，“艾琳娜，我知道船上多了一个人，他是谁？”

艾琳娜想了想：“噢，是多了一个。有位妇女生了个男孩。”

洲长一下子泄了气，恼火地：“航行日记中怎么没记载？”

“大概维伦尼卡大夫没向船长报告。那天苔丝小姐闹得很凶，后来大夫自己也病倒了。”

苔丝小姐——洲长猛烈记起航行日记里有小天体穿进餐厅掉进这位小姐酒杯的记述。他一拍脑袋：“该死，这才是偷渡者！”

两位姑娘惊异地看着洲长发狂般拉开一个个橱柜和抽屉，把东西一一扔在地上：“那颗石子呢？艾琳娜，快帮我找！”

艾琳娜明白过来：“那颗小行星吗？不用

找，苔丝小姐临终前托咐给我交给火星上的维克多·米伦先生，我去拿来。”

八、最后 25 分钟

地面上焦急地警告洲长，离执行盗火者行动的时刻只剩下 25 分钟了。

餐厅里愤怒的旅客愈吵愈凶，开始砸门。

米小丽终于拿到最后一张照片，在小天体蜂窝般空隙眼里扫描到 4 种太空病毒。

“好。”洲长说，“天使号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清楚了。我们走吧。”

米小丽踌躇一下：“还有件事。这小石子本身不具备产生蛋白质的条件，只是病毒的载体。要是看一下当时苔丝小姐站立的地方和船壳破口位置，可以算出这小天体运行的轨迹。以后用电脑能顺轨迹找到它的母星。”

“来不及了，餐厅我们也进不去。艾琳娜，找菲利浦来。”洲长觉得在撤离前应该把真相告诉他，那怕冒引起哗变的风险也罢。

菲利浦的脸象张白纸，但还保持了镇定。洲长指了指自己身上的防护服：“我十分遗憾，除了我和大夫，每个人都呼吸了有病毒的空气。你能理解，我不能允许任何别的人踏上火星的土地。”

艾琳娜昏了过去，菲利浦慢慢地把手伸进衣袋：“我已猜到了。现在你们要走了？”

洲长早已在裤袋里扣住了扳机：“很抱歉，我们得告别了，上帝保佑你。”

菲利浦抽出手来，巴掌托着一枚船长的胸徽：“请带给我妻子，作为永久的纪念。”

“菲利浦，船上的东西是不能带到地面去的，但我会把这件事亲自告诉她。”

洲长拥抱了他。三人向出口处走去。

他们晚了一点：餐厅的门被冲开了，人们呐喊着涌出来堵住了路。

菲利浦打开一个小边门：“我来对付他们。你们快走，这里通向驾驶舱，下面就对接口。”

洲长和米小丽从门里的铁梯下去，这里是辅助机房。他们连跑带跌地跨过许多管道和电缆然后上下转过几道盘梯，到了一条长廊，尽头处可以看见驾驶舱。

突然走廊前头出现了三四个人，跟着又是七八个、十几个，愈来愈多。“绕不过去了。别慌张，旅客不知道盗火者计划。”洲长走到人群中间若无其事地解释说，船上发生了食物中

毒，他和大夫立即下去安排着陆和营救。

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不理睬这些：“让我乘你们的船离开这里，孩子不能再留在船上了。”

这一开头其他的人都同声称是，并且按照情况条件的缓急自动编起序号来。洲长瞟了下手表，只剩 6 分钟了：“交通船只能容载两个人，我们下去后调艘大船上来接你们。”

“我们怎能相信你呢？”又是异口同声地。

洲长掂量了形势，毅然地：“让这位大夫下去组织救护工作，我留在这里。”

旅客们相互低声商量起来。

九、缺席审判

天使号投入处女航后 10 年，又再次震撼了世界。击落一艘载有 812 名乘员的太空船一事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舆论为之大哗。与航天事业有关的 8 个托拉斯组织起联合控告团向国际太空法庭提出对火星当局的起诉。

控告团把打击重点放在当事人的渎职和由此引起的后果上。首席律师在法庭的滔滔雄辩中反复提醒庭长注意洲长的狂妄无知是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

“理查德·H·庞德先生以为身任洲长就有权代替上帝来解释道德的定义，代替上帝来重新拨弄道义的天平。他无视人权没有贵贱之分的公认事实，象一只被激怒的母鸡那样一面用翅膀护着小鸡一面伸出了颈子，而恰恰忘记了站在他面前的也是小鸡。尊敬的法官先生，如果我们承认庞德先生倾斜的道义天平概念，那么法律的正义天平又将置之何地？”

然后，他又把锋芒转到了面临的后果上：

“我们不否认太空病毒对人类的威胁。但是，应该对此负责的却是米小丽·D·莱斯女士。她在最终一刻放弃了本来可以按小天体轨迹追索出太空病毒母星的线索，以致失去了全部消灭它们的唯一机会。现在，太空病毒仍在空间窥视着我们的飞船。航天事业受到的打击将使一千万人失去就业的机会，这种不应有的损失难道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吗？”

官司打了整整一年。到终审判决那天，太空法庭从内到外简直是人山人海，旁听席上更是挤得水泄不通，连现场直播的电视记者都只能在走道上占上小小的一角。唯一空着的椅子是被告席。

长达 4 小时的最后听证和辩论终于结束，庭长宣布中间休庭。大法官和陪审团入休息室。

坐得腰酸颈痛的人们纷纷走到外面去透口气。安德森却离开法院驱车去太空纪念馆。纪念馆北角有片绿茵茵的大草坪，一百多块黑大理石碑整整齐齐平放在草地上。每一块碑属于一位太空殉职的男女，用金字刻着姓名和简要的纪事铭文。

安德森顺字母找到了米小丽的石碑。

“亲爱的米小丽，我永远和你站在一起。”他摸出一张解聘书慢慢地逐片撕碎，由于他拒绝为米小丽的偏执狂病作证，星旅保险公司把他解雇了。

安德森坐下来，打开袖珍电视机等着宣判结果。中间休庭还未结束，直播主持人利用空隙在进行即席评述：“天使号案件的复杂性在于它既属于法律问题又涉及重大的道德伦理规范，在两种概念的严重冲突下审判人必须完全摒除世俗观念的影响才能作出公正的判决。这就是法庭指定本案由斯德福大法官主审的原因。

“众所周知，斯德福大法官是位两元综合专用机器人，大法官的左脑半球是法律数理分析电路，右脑半球是道义逻辑分析电路，整个网络中没有感情元件。因此，斯德福大法官自是唯一能公正审理本案的最佳人选。现在他正在与陪审团磋商本案的终审判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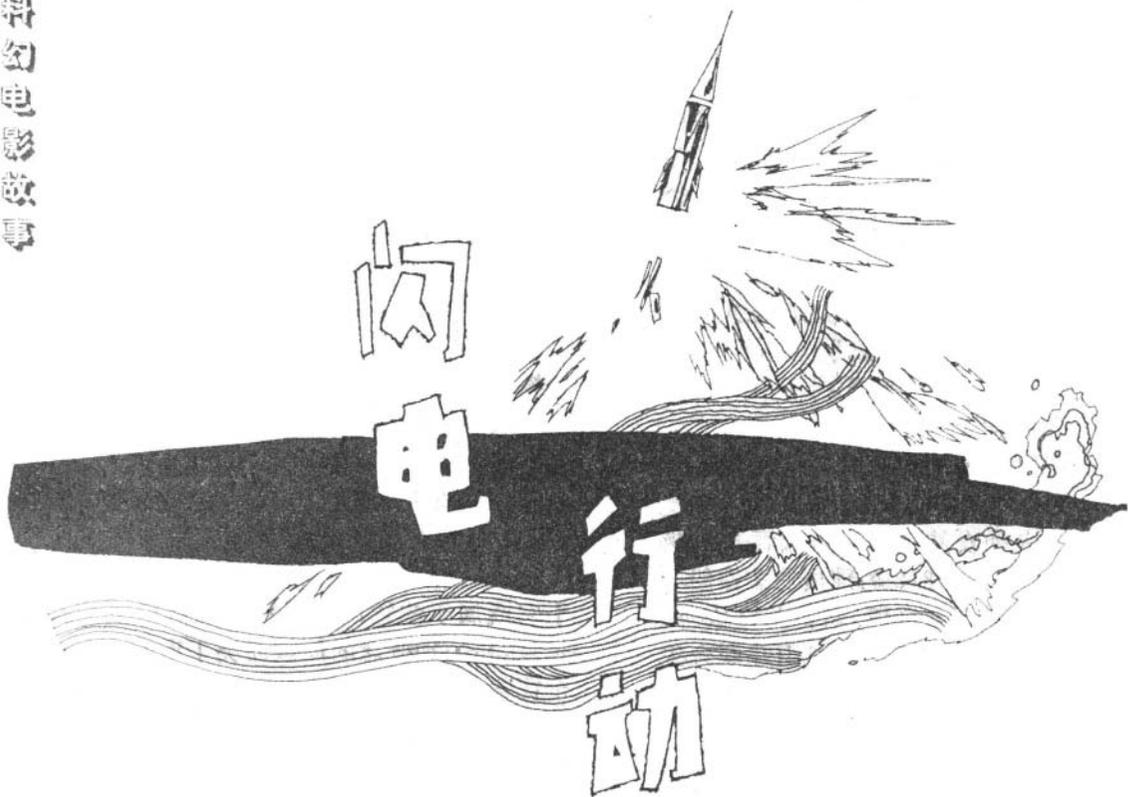
电视屏上出现一阵骚动，人们一起涌向大法官的休息室。主持人也扔掉话筒死死挤向那扇门。

屏幕模糊了两分钟，主持人满头大汗地出现了：“诸位观众！法庭宣布无限期推迟审理天使号案件！另外本台特快消息：斯德福大法官两半球电路冲突，循环电流无限增大，总集成块已被烧毁！”

安德森摇了摇头，收起电视机。这时他才注意到石碑座下放着一听啤酒，还压着张字条儿：米小丽，这是我欠你的。维克多。

安德森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是了，报纸提到过，他是天使号事件头一个牺牲者苔丝小姐的意中人。

这件不幸事件除了乘员之外还伤害了多少人呢？安德森默默想着，米小丽，庞德洲长。啊，还有斯德福大法官！他才是真正的无辜牺牲者。但是，谁该为他负责呢？



从 马 改编

一

天崩地裂一声巨响，矗立发射台架的火箭尾部喷出一股炽热火焰，折进排汽道。氧化氢燃烧时形成的巨大推力，托着火箭钻出遮天蔽日的蒸汽烟雾，稳稳地笔直冲上云霄。就在火箭要没入天际的刹那间，箭体忽然倾斜，火箭似在空中痛苦地横滚，然后炸裂成无数碎片。

第二枚火箭升空，依然重蹈覆辙……

接连六枚火箭，无一不化为齑粉。肯尼迪发射中心的那一方蓝天，似乎成了埋葬美国“月球计划”的坟墓，震撼了华盛顿朝野。

二

夕阳西下，从靠近肯尼迪角的佛罗里达大

酒店眺望大海，只见水面泛起千万条狂舞的金蛇。一艘小船欸乃划向大海，约尼博士和他的助手马克斯要去海底找原因。

一位窈窕女郎凭栏而坐，发射基地及其四周一览无余。这位女郎一头金发，身材修长，浓密的睫毛下是一双多情的大眼，给人一种含蓄的美感。女郎的目光尾随博士的小船有顷，接着从挎包掏出一个精巧的粉盒，就象爱美的淑女在检查脸上妆容。其实，粉盒内是一个微型无线通话器。

“他们朝珊瑚礁划去了。”

“嘟嘟嘟”，讯号声在耳机内清晰可闻。

“天啦，真是这么一回事？”约尼博士惊诧地大睁双眼。这个讯号源在海底的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干扰美国的月球计划？博士觉得自己

走进了更为复杂的迷宫。

“马克斯，下去！”博士扶扶眼镜，命令道。

扑通一声，身穿潜水服的马克斯跳进水中。一股强大的磁场象有力的手臂将他拖拽而去，马克斯看见海底出现一个红色的穹窿建筑。

“博士，找到了……”马克斯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通过送话器向船上的博士报告，就在这时，穹顶伸出几双机械手臂，转瞬将马克斯制伏。

船上，博士焦灼地等待报告详情，冷不防水下冒出几只黑手，把他也拖了下去。

轰隆一声爆炸，火花四溅，小船化为断木碎屑。

三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

联邦调查局的秘密会议室，局长正在接待来访的参议院安全委员会的一位要员。

“……约尼博士的神秘失踪，说明我们的对手很不简单。我们把下一步的调查，命名为‘闪电行动’，我已召来本局最能干的两名特工珍妮·哈列根和亨利·森纳特负责这次行动。”

一位秘书推门进屋报告：“他们来了”。

哈列根和森纳特双双进入会议室。哈列根·皮肤黝黑，容貌艳丽；森纳特个头高大，英俊潇洒。参议员满意地点点头，这对男女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风流倜傥，精明强干。局长不愧慧眼识英才，这对搭档的确是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的角色，为调查局屡建奇勋。

“你们执行‘闪电计划’有何新招？”参议员问。

哈列根小姐粲然一笑：“我们在佛罗里达酒店发现，有一位长期包房的金发女郎行迹可疑。”

“就是说，我要扮演花花公子角色，住进酒店。”森纳特说，“我们准备在那儿租一幢别墅，与金发女郎做邻居。”

“佛罗里达大酒店，”参议员沉吟半晌，“有钱人的天堂，这么说，你们打算挥金如土？”

“哈哈，是的。”

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角的黄金海滩。阳光灿烂，轻风撩人，碧蓝海面卷起千堆雪。一架双引擎水上飞机在翻飞翱翔，盘旋打转。机舱内，哈列根小姐与森纳特情意缠绵，认真扮演角色。

这是某国被废黜的总统的私人飞机，森纳特用 100 万美元收购下来，他因此跻身于在佛罗里达大酒店度假的富豪之列，并租下了饭店滨临大海的一座别墅。在他的住房对面，则是他们的调查对象——金发女郎的别墅。

酒店游泳池一汪碧水，不少男女在游乐嬉戏。森纳特有意从一个个穿着比基尼泳装的女士中间穿过，因为他看见，他的女邻居也躺在池边享受日光浴。

金发女郎从眼角瞥见森纳特，她从挎包掏出一面小镜，利用折光观察森纳特，这个动作尽管诡秘，然而还是被森纳特察觉。

入夜，月华似水，金发女郎跳上一辆汽车，消失在朦胧夜色之中。

两名特工乘机进入金发女郎的别墅。森纳特拉开袖子，手表发出“嘟嘟”声响。在这个讯号接收机的指引下，他们穿过间间豪华房间，来到一壁柜前。拉开门，竟是一个地下室入口。他们循梯而下，发现里面管道密布，七曲八拐，宛如工厂车间。他们拐进一个圆桶似的金属建筑，两人抬头打量，只见四根铁管从上垂下，高约十米。这玩意儿有何用途？两人颇觉纳闷。忽然，水密门无声关闭，他们被困在里面。四根管子开始注水，水位迅速增高。

“怎么办？”哈列根慌张极了。

“顺水上浮，没有办法。”森纳特明白他们掉进了陷阱。

很快地，他们只剩下拱顶那一小块空间。森纳特蓦地瞅见拱顶有一水压计，他急中生智，取下哈列根颈上的围巾，揉成一团死死塞住了水压计洞孔。水奇迹般地停止了上涨。

在某个神秘地点，有人在遥控这次手段奇特的谋杀。当他发现水压计指针达到顶点时，方才舒了一口气：“行了，可以放水啦。”

圆桶里，森纳特脚蹬钢壁，一个猛扎潜入水下，试图借势用肩头撞开水密门。一股漩涡把他扯到桶底，在强大水压的驱动下，他象一枚鱼雷似的被射入大海。十分明显，谋杀者以

为这种办法可使人相信，这一对男女是意外的溺死者。森纳特昏头昏脑游回岸边，费力地爬进管子，重新进入桶内。哈列根攀着水管，悬在十米高的顶部，不知怎样下来。

“跳呀！”森纳特喊道，同时张开手臂。

哈列根象轻盈的鸟儿从上飞下，扑入森纳特的怀抱，两人同时倒地。

“我们应该报告总部，彻底搜查这个地方。”哈列根说。

两人来到别墅后面，第一次看清差点让他们困死的陷阱，竟是竖立在海岸边的一座粮仓式的建筑。

“真奇怪，”哈列根议论道，“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话音未落，却响起一声爆炸，粮仓变成一堆废钢铁，两人扑倒在地。

线索断了。

四

这是一条不太繁华的街道，约尼博士的寓所就在这条街上。森纳特将车停靠路边，进入博士的寓所。他没注意，金发女郎躲在对面一辆小车中监视。

房间一片凌乱，显然被人翻过。森纳特观察着室内杂物，暗忖：他们要找什么呢？他开始仔细搜索。

外面的金发女郎拿起天线电话耳机：“马特哈丽报告：他进入了约尼博士的房间。”

“你找到了东西吗？”

“还没有。”

“我警告你，一定要找到它。现在，你马上赶到发射场。”

金发女郎发动汽车。

森纳特推开了博士实验室门，扫视着里面的各种仪器。他坐在工作台前，注视着桌上的录音机。

录音机。显然，博士失踪前最后摆弄的是录音机。磁带。对了，博士一定录下了什么，对方要找的也是磁带。森纳特从一个纸信封里发现了磁带，他压抑住心中狂喜，将磁带放入机器。“我在肯尼迪发射中心附近，发现了激光光束。破坏分子显然是利用激光击毁火箭，而不

象以前那样利用电磁干扰。这一行动无疑将给我国宇航事业带来更大破坏。因此，我们必须停止目前的任何发射计划，直至找到他们。除了珊瑚礁，基地周围一定还有他们的设施。”

森纳特无心再听下去，他疾步赶到客厅电话机前，拨通了哈列根的办公室，因为三天以后，又一枚功率巨大的火箭，将载着空间站材料直飞月球。

“上尉，”森纳特火急报告，“我找到了博士留下的一盘磁带，他说在珊瑚礁和基地附近发现破坏分子的激光发射装置，他警告停止一切发射计划。”

“发射已提前到今天，还有一个小时火箭就要升空。”

“什么？”森纳特扔下话筒，发疯似地奔出门。

肯尼迪火箭基地在进行紧张的发射准备，银灰色的火箭竖立在发射台，燃料已加注完毕。大小雷达天线在转动，将搜集到的各种信息传进指挥大厅。

森纳特的汽车犹如一道闪电，撞毁了警察和宪兵设置的路障，突入基地禁区。他扭开收音机，传来电视台记者现场采访的声音：

“…现在距火箭发射还有四分钟。”森纳特一咬牙，汽车拐了一道急弯。

在基地大门附近，一群记者被堵在外面。森纳特略一刹车，窥见旁边山丘上，有一辆里特啤酒公司的红色啤酒车。车顶那个大啤酒杯的溜溜地转。他心中掠过一丝不祥的感觉，为什么啤酒车也在这儿凑热闹？但他没有时间停下来。

……

森纳特仿佛被火燎了一下，汽车直端端地朝发射架开去。

在另一个山坳上，在一辆白色小车中，金发女郎向上司报告：“他冲过去了。”

“没关系，他是有去无回。”上司回答。

森纳特的收音机传出指挥长沉着地倒数声：“9、8、7、6、5、4、3、2、1！”

车子冲上山包，发射架就在前方，只稍稍许有一点时间，他就会被控制大厅发现，从而取消发射。

他的汽车被一块石头一碰，忽然翻倒。

轰隆巨响，火箭点火。沉重的箭体挟烟带火，笔直地缓缓上升。

森纳特艰难地从四轮朝天的汽车内爬出，撑起身子，仰望天空，一幕惨剧尽收眼帘：火箭偏离航向，开始在空中翻滚，霎时凌空爆炸，在空中猛烈燃烧，一时间雷霆震怒，山岳崩摧，天地色变。空气的温度骤然上升，森纳特觉得五脏六腑都在起火冒烟，他踉跄奔向附近海滩，一头扎进水里。

火雨半空垂挂，燃烧的液体似瀑布飞泻，发射架和其它装置接连爆炸，整个基地顿时罩入一片火海。

“晚了！”森纳特沮丧地一拍脑门。冷不防一支枪管，顶住脑门：“小子，跟我们走。”原来是封锁基地的宪兵。

森纳特在前后两个宪兵的押解下，垂头丧气走上海滩。他突然想起那辆啤酒车，对，从那儿入手。他横起一拳打倒后面那个宪兵，前面那个兵士闻声回头，被森纳特一记直拳，送出几米远。森纳特跳上宪兵的吉普车，倏忽不见踪影。

夜幕降临，四野一片漆黑。森纳特抄近路赶到进城的必经十字路口，将车横放，佯装酒醉。

啤酒车嘎吱一声停下，司机跳下车，骂骂咧咧推摇森纳特，却未料鼻梁上早挨了重重一击，昏天黑地倒下。森纳特窜到车门边，顺手取下一瓶啤酒，待司机座的另一个人探出头来看究竟，他使尽平生之力，啤酒瓶在那人头顶破碎开花，瘫倒在座位上。森纳特绕到车厢后，打开门，竟是一排红绿色电钮。他选择其中一个压下，车顶上的巨大啤酒杯旋转起来，示波管出现淡绿扫描讯号。好家伙，这是一辆伪装精巧的雷达车。破坏分子就是用这辆车跟踪雷达，指示激光摧毁火箭。

里特啤酒公司的货场灯火通明，一个矮胖子一边哼小曲，一边清点啤酒箱。他见啤酒车擦地一声刹住，便大声嚷嚷：“迈尔斯，回来啦，这回该领赏了吧。”他拉开车门，那个叫迈尔斯的人软搭搭地倒在他身上。他惊出一身冷汗，正欲开口叫人，森纳特已闪在他前后，一酒瓶把他砸趴在地。

两名巡查人员恰巧从附近经过，见此情

景，吹响警笛。森纳特躲入啤酒箱码成的巷道角落，待一巡查走近，飞起一脚把他踢翻。另一名巡查开枪射击，森纳特已跃上一辆叉车。他不顾巡查的连连枪击，将叉车一直开过去，把开枪者抵上墙壁挤死。

森纳特跳下叉车，前后传来一声冷喝：“不许动！”森纳特只好举手，慢慢转过身，对巡查说：“做笔交易如何？如果你放我，我给你 100 万美元。”

巡查惊愕地睁大双眼。森纳特取出支票本，放在啤酒箱上，再掏出一支笔，在支票本上划了 100 万美元，说：“你可以用它去银行取钱。”

巡查将信将疑，森纳特捻动手上的笔，说：“这支笔中装有收发报机。不信？打开瞧瞧。”

那巡查拧开笔帽，一股烟冒出，他大叫一声，中毒身亡。

然而更多的巡查包围了这块地方。森纳特看见，金发女郎正在指挥他们包抄上来。他跳上一辆车，打算冲出一条血路。忽然一串子弹射来，森纳特急甩方向盘，车子碰上立柱，震动使他失去了知觉。

五

森纳特睁开双目，发觉自己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屋内灯光透亮，空气交换机发出嗡嗡声响。他的意识渐次清晰，他明白那座粮仓，原是破坏分子往来于大海底部与陆地的潜艇交通站。往事一幕幕浮现脑海，他为自己的冒失懊恼不已。

屋里还有人！森纳特忽地偏过头，惊讶地一跃而起。“博士！”他失声惊叫，“你怎么在这里？我们到处寻找您！”

“你是谁？”博士问。

“我叫亨利·森纳特。联邦调查局的。”

“哼哼，”博士冷笑，“你在海底找到我，证明你们又犯了错误。”

“博士……”森纳特开口解释。

“别说了，”博士粗暴地打断他，“我给你们写过报告，可你们这些官老爷认为我是异想天开的疯子。现在该明白谁是疯子吧？”

森纳特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博士专注于工作台上的激光发射机。

“这是干什么用的？”

“用来摧毁美国的每枚火箭、太空飞船、空间站，用来控制地球，称霸宇宙。这里的主人里特先生，他懂得我的知识的价值。”

“里特？”森纳特明白他倒霉的那个地方为何叫里特啤酒公司了。“博士，如果我是你，我就决不照他们话去做。”

“是么？”博士嘲弄似地一笑，他压下按钮，一束激光将一块优质钛合金板击穿，“我让你看看。”

他把森纳特引到房间的一个瞭望口前。从这儿望出去，下面是一个宽敞的房间。有不少男女直挺挺地被镶嵌在墙壁内的长方形格舱内，他们与冰块凝成一体，在灯光的辉映下，脸上浮出毫无生命气息的冷光。

森纳特倒抽一口冷气：“这是什么？”

“这是冬眠舱，里特将任何违背他旨意的人都放进冬眠舱冷藏。天知道他什么时候才把他们热解复苏。”

森纳特注意到左数第三个舱格中的那个老头儿。那不是马特哈丽先生吗？一个伟大的磁控专家。他已失踪了几年，想不到竟在此处相遇。

“马特哈丽先生不愿为里特先生工作，因此，被放进了冬眠舱。”

他们都未听见磁控门无声滑开，金发女郎悄然而至。当她看见马特哈丽先生时，一行珠泪滚落。

“森纳特先生，里特先生有请。”森纳特回头，他看见姑娘神色有异，发觉她的目光，始终依恋地盯着马特哈丽的冬眠舱，似有难言之隐。

金发女郎带领森纳特经过长长的通道，进入一座升降机。

“我们已较量过几次了，尚未请教芳名。”森纳特说。

金发女郎瞟他一眼：“我叫马特哈丽。”

森纳特喟然长叹：“马特哈丽先生真有福气呀。我们踏破铁鞋四处寻找他的下落，想不到他的宝贝女儿竟然为虎作伥！”

“别说了！”金发女郎哭出声来，“我别无选择，为了救我的父亲，我只能听命于里特先

生。”

前嫌冰释，森纳特油然而生同情：“对不起，马特哈丽小姐。我想，你这样做也未必能救出你的父亲，我们应该起来反抗。”

“我愿意，可是，里特先生太强大了，我们谁也斗不过他。再说，我们也逃不出这座海底世界。里特先生会毁了你。”

升降机停止。“我只能送你到此。”金发女郎说。门无声滑开，森纳特在走出升降机前，深情地瞥了马特哈丽一眼。

这是一个装饰华丽的环形大厅，中央为一个巨大的控制台。海底世界的主人，肥胖的里特，笑容可掬地端坐高背皮椅上，抹一抹唇上那一溜胡须，举起手上啤酒杯，说：“幸会，森纳特先生。十分佩服你上次的逃跑手段。我断定你会来找我的。”

“怎么，你总是喝啤酒？”

“你来点什么？”

“威士忌加冰，如果你舍得的话。”

里特一按桌上电钮，一个机器人立即送来一杯威士忌。

森纳特啜了一口，说：“在把我送进你的冰箱前，你要我干点什么？”

里特昂首大笑，他压下另一个电钮，森纳特与金发女郎在升降机中的对话，被清晰地复述出来。里特摇头晃脑：“我这个人从不杀人，然而很不幸，你必须成为第一个。”

森纳特寻思着如何接近这个恶棍，然后将其制伏。他掏出支票簿，说：“不知你需要多少钱才肯放我。”

里特再次狂笑：“森纳特先生，收起你这一套吧，我这个人从来不需要钱。”

“你需要什么？”

里特打开一个开关，大型屏幕显示出海底的五个球体设施，每个球体上都有一个激光发射器。“看见了吧，这是我的最得意杰作，就在肯尼迪角附近海底。我在这里遥控发射激光，毁灭你们的火箭。”

森纳特恨得牙齿发痒：“你为何要破坏美国的月球计划？”

里特笑起来：“为什么？”里特又按下一个电钮，墙壁上的另一块屏幕，出现了太空中地球和月球的图像。”因为我是地球的主人，我打

算在月球上安装一座自动控制系统，假如地球上的某个国家或某个城市不听我的指挥，我就从月球上用激光消灭它！月球是我的，我不允许任何人在上面搞其它的名堂。摧毁美国的月球计划势在必行。”

森纳特终于明白，与之对话的这个人，是个不折不扣的狂人，不可救药的疯子。

“你们的约尼博士，正在为我研究更大功率的激光武器，他干得不错。”里特得意地说。

森纳特决心进一步摸清此人的底细，便附和道：“好了，你不愧是地球的主人，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你维持这么大的一座海底工程，从那儿获得能源呢？”

“反正你是快进冬眠舱的人，让你知道也不妨。”里特转动皮椅，用遥控器打开另一堵墙上的电视荧屏。森纳特看见，那象一个动力车间，无数根粗细管道，在若干座大大小小的锅炉式装置中间盘来弯去。“我从海底火山的岩浆中获取能量，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森纳特故作惊讶：“真了不起，问题是，你怎么上月球呢？”

“真是愚不可及。”里特嘲弄道，“你看，我的火箭发射装置，并不比你们航天局的差。”

屏幕显示出一个发射台架，一枚火箭高高矗立，工作人员在台架上忙个不停。

“好了，你已经知道了我的全部秘密，该……”里特话音未落，森纳特已如下山猛虎，飞跃扑上。就在他要抓住里特前的一瞬间，一个早就监视着他的机器人，发射出静电高压，森纳特惨叫一声，蜷曲倒地。

“再见！森纳特先生，在冬眠舱等待复活吧。”

六

森纳特被押进降温机房，黑衣人七手八脚把他压倒在一个白色

瓷槽内，两道锁扣自动缚住了他的双臂。一名黑衣人按下开关，转身离去。在嗡嗡的声音中，顶上一个槽盖缓缓下落。一旦合拢，森纳特马上就会变成一根冰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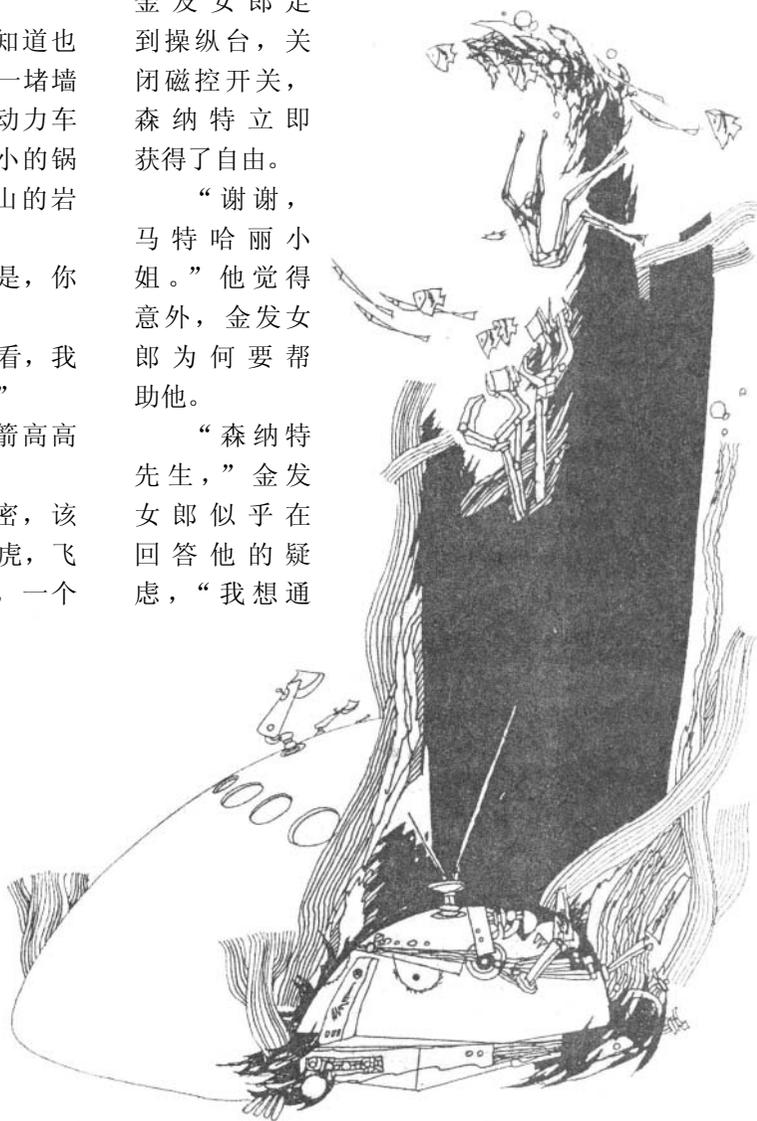
森纳特的额头沁出晶晶汗粒。他拼命地伸长下肢，就在槽盖快合拢之际，他用脚勾住了机械把手，死死一蹬，机器停住。他卧身的槽底旋即退出，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但是，无论他怎样用力，都无法解开手臂上的锁扣。

就在这时，金发女郎一闪而进：“别乱动，这是磁控系统控制的，我知道怎么办。”

金发女郎走到操纵台，关闭磁控开关，森纳特立即获得了自由。

“谢谢，马特哈丽小姐。”他觉得意外，金发女郎为何要帮助他。

“森纳特先生，”金发女郎似乎在回答他的疑虑，“我想通



了，你说得有理，我们联合起来与里特对抗。博士也决定参加进来。”

“太好了！”森纳特喜上眉梢。

可是，他们的合谋，并未逃脱里特的监视。他毫不犹豫地发布命令：“紧急情况，紧急情况，第六组出击！”

房门陡然被打开，几个黑衣人一拥而入。金发女郎一马当先，架住打头的黑衣人的拳头，一记重击将其打翻。第二个黑衣人扑上，金发女郎让过，就势一掌敲在黑衣人的后颈：“森纳特，快走！”

森纳特打倒了一个黑衣人，冲出屋子，但是门忽然关上，金发女郎逃不出来了。

森纳特自知解救无望，只好独自向动力车间冲去。一路拳打脚踢，挡路者无不纷纷倒地。

三个黑衣人扭住金发女郎的胳膊，把她押进中央大厅。

“你好大胆，竟然背叛我！”里特一阵狞笑，伸手按住一个红色按钮。

金发女郎一下软了，她用带哭的声音哀告：“不，不，里特先生。”

“是你杀害了你的父亲。”里特压下电钮。

金发女郎通过荧屏看见，第三冬眠舱的冰块迅即溶化，他的父亲手脚动弹，睁开眼睛，茫然无措。转眼间，舱内温度骤增，高热液体熔解了马特哈丽先生的皮肉，他痛苦地挣扎，接着变成一堆枯骨，瘫散舱内。

“啊——！”金发女郎一声悲号，扑向里特。然而一根喷管喷出炽热的火焰，金发女郎香消玉陨，死于非命。

约尼博士从瞭望窗窥见了这幕惨剧。

七

森纳特冲下铁梯，一脚踹翻拦路的黑衣警卫。但更多的人拥来，他无法直接靠拢锁闭岩浆的那个铁阀。他攀住一根管道，上了天桥。

博士将一根金属线塞进启动中央大厅及其它极热喷管的电源线板，合上匣刀，电源线板哧地冒出火花断路，里特失去了最强

有力的武器。

里特惊得目瞪口呆，中央大厅的电灯也一盏接一盏熄灭。他赶紧下达最后命令，“第一组注意，立即保护起飞系统。”

他失魂落魄地逃出大厅。

森纳特仍向动力车间的核心部位冲击，两个黑衣人一左一右拼死阻拦。森纳特压下高热蒸汽阀，一股滚烫的蒸汽，立即烧死了黑衣人。他接近电站，寻找下手的地方。忽听背后一阵风声，森纳特急闪，一个戴头盔的家伙用铁棒向他猛击，他避过，铁棒打在管道上，迸出一串火星。森纳特瞅准机会，一脚将黑衣人从天桥踢下。那人落到电机中间，血肉之躯顿时化作一股焦臭的青烟。

森纳特从密密麻麻的控制台电钮中，辨识出岩浆控制开关。他压下电钮，只见远处一根粗管道掀开，红热的岩浆不再通向能量转化炉，而是涌出来。岩浆所到之处，摧枯拉朽，烟汽腾腾。钢铁在扭曲，爆炸声不绝于耳。

这时，约尼博士的脸，出现在一个荧屏上。

“亨利，里特先生已逃到发射台，一定要阻止他！”

森纳特箭也似地冲进连接发射台的通道。

里特在发射控制台做起飞前的最后一次检查。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冷笑，他与人类为敌的计划，并不因这次挫折而放弃。火箭内装有他需要的全部材料。

森纳特疾奔入发射台，竭尽全力大喝一声：“停下！”

“阻拦他！”里特大吼。

黑衣警卫排成一堵人墙。

森纳特犹如猛虎下山，拳脚起处，黑衣人墙被撕开口子。

里特趁机爬上通向火箭的舷梯，他要乘坐升降机，升到几十米高的火箭顶端的舱室。

森纳特将最后两名警卫摔倒，奔上舷梯，里特已启动升降机。森纳特一声断喝，双脚一蹬，仿佛鱼跃蛙跳，两手扣住升降机底

缘，拖挂而上。

里特狠命地一脚踩在森纳特扣住升降机底缘的手指上，森纳特大叫一声，双手一松，掉了下去。千钧一发之际，他抱住了机井钢架。喘息未定，他向猴子似地攀援而上。

升降机停在火箭顶舱门前，里特伸手按电门，冷不防被森纳特脑后一拳，头碰钢壁，痛得直抽冷气。未等森纳特完全钻进平台，他伸直胳膊，虎口钳住森纳特咽喉，想把他推下去。森纳特的身子朝后一点点倾倒，只得用双手捏住一根竖管，支撑悬空的身体。里特用劲掰森纳特的手指，森纳特趁机一脚，踢中里特的小腹，里特一声怪叫，不由弓下腰。森纳特提起他的衣领，将他扔下去，只听得一声闷响，里特象一摊烂肉，瘫在钢铁的发射平台上。

岩浆涌入，里特霎时化为一缕青烟。

森纳特抓住一根电缆，凌空荡过，射出火箭发射场。

岩浆以横扫千军之势四处漫溢，烈焰熊熊，浓烟滚滚，似乎空气也在燃烧。

约尼博士领着森纳特左冲右突，穿过一条又一条曲折迷离的巷道，终于来到海底世界尚未被岩浆焚毁的部分——潜艇自动发射舱。

这艘潜艇状似鱼雷，是里特给自己设计的又一条逃路。两人钻进舱，拉下盖，岩浆已接踵而至。只听得一声轰鸣，两人朝后一仰，潜艇似出膛鱼雷，飞速穿过海水，跃入空中。

先前风平浪静的海面，忽地冒出一堵巨大的水墙，闷雷般的爆炸声四处扩散，冲击波激起万顷波涛，犹如发生一场海啸。岩浆引爆了火箭，整个海底王国不复存在。

潜艇落水，轻盈地破浪航行。待到大海恢复先前的宁静，他俩才揭开舱盖。

一架水上飞机在蓝天盘旋，越降越低。

“来呀！”博士象个小孩，挥舞手臂，旋即老泪纵横。

水上飞机降落，激起高高的水花。

机舱门洞开，哈列根上尉向他们招手。

“‘闪电行动’完成了，上尉！”森纳特钻进机舱装着漫不注意的样子行个军礼。

“可是，你还未交回支票本，亨利。”哈列根说，“我担心你要去购买巴拿马运河。”

“唉，”森纳特交出支票本，“我连100万美元也保不住，更不敢奢望你的安慰了。”

哈列根一飞媚眼，送给森纳特一个香甜的热吻。

图 龙玉书

语 丝

在美国，也有很多科学幻想小说作家是强调展望科学技术发展的。我就是其中之一。

而我是属于那些比较认真的那一派的。我认为科学是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是科学的真正作用，当然，科学也可能造成问题，我想最终科学还是能帮助人类解决问题的。

科学幻想小说是一种文学，它是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方面发生的变革和所能达到的水平的反映。

在年轻的时候读科学幻想小说，长大后比较有可能从事科学工作。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为了引导人们去学习科学，必须要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阅读科学幻想小说，例如九岁，十岁……最多也不能超过十二岁。

有一种科学幻想小说，没有什么科学，介绍的是耸人听闻的犯罪、冒险故事，这样，当然就有一个对小孩的智力发育究竟有什么好处的问题。但是，如果根据科学原理并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创作科学幻想小说，并用有趣的故事来加以描述，这对年轻人的智力发展是一种极好的、健康的粮食。

——艾·阿西莫夫

科幻小说是一种文艺形式，其立足点仍然是现实社会，反映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科幻小说的目的并不是要传播科学知识或预见未来，但它关于未来的想象和描写，可以启发人们活跃思想，给年轻一代带来勇气和信心。

——布·奥尔德斯



大

中篇惊险科幻小说

海民 剑心

十

大

十

字

梦

魇

第一章

1990年8月11日上午

1 在西昌换乘梦幻城特备的“神剑——19”号直升飞机，赵亮向崇山峻岭中的盐源县飞去。这样的直升飞机只有4架，几年来只有全世界最出类拔萃的科学家才有资格登上这样的飞机。当然，他不是这样的人选，他想他身后那个臂戴黑纱的年轻姑娘也不是。

40分钟的飞行，梦幻城

梦

魇

终于在那披着白雾的层峦叠嶂中出现了。从舷窗望去，整个梦幻城宛如一群色彩斑斓的大蘑菇，掩映在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之中。一座座球形建筑物的穹顶镶着宝石蓝玻璃钢瓦，在阳光下折射出五彩光谱，变幻迷离，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多么象人间仙境。”他情不自禁叹出声来。

“不，它更象一个大十字架！”身后响起了一个低沉的女中音。

梦幻城是中国著名地质力学专家翟荣凯教授倡议修

建的。7年前，在盐源县迷魂谷中神秘失踪达10年之久的翟老又突然出现在中国科学院，使这些科学泰斗们惊愕万分。但他对自己的神秘失踪却笑而不答，秘而不宣。只说：“10年来我只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给我的启迪远远超出我毕生研究积累的成果。我郑重提醒大家：1999年8月，太阳及其九大行星异常的大十字排列，将给地球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翟老的话在科学界引起轩然大波，挑起了一场大论战。他以前的助手，现在的生态工程专家柯原教授开始时反对他的论点，认为只会造成大陆板块的错动；后来又被翟老的论证吓破了胆，悲观地宣称世界的末日到了。但是翟老却满怀信心地预言：“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是一定能够战胜的！”

于是，在翟老神秘失踪的地点——四川省盐源县迷魂谷修建了世界上第一座“思维潜能研究院”——梦幻城，集中全国的科学家悉心研究人脑的思维潜能和应对大十字灾难的措施。柯原也改变了初衷，随之而来，并担任了副院长，作翟老的副手。

7年过去了，研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正在这最关键的日子刻，翟老却与世长辞了！

翟老去世后，柯原召集他的研究生，于是赵亮应召来到梦幻城。这佩戴黑纱的少女又是谁呢？

“你是……”他困惑地注视对方。

“翟小梦。”

“呵，你外公就是翟老？”

少女点点头，两眼含着泪珠。

赵亮沉默了。

直升飞机在徐徐降落，震耳欲聋的发动机声和剧烈的颠簸打断了他的思绪。他心烦意乱地朝窗外望去，三队全副武装的保安人员呈“⊥”字形向飞机跑步冲来。

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轻轻地停在他们跟前。车门打开，极度哀痛的柯原从车上下来，眼眶噙满泪水，他把小梦轻轻地拥在怀里。他还是那么高大、潇洒，那副棱角分明的面孔，还是那么沉静，安详，高深莫测。小梦轻声啜泣着。老人目光转向赵亮，并松开小梦向他走来。赵亮无法克制见到导师的激动，他想说什么，还

没说出口，就被老头紧紧地抱住了。他感到老人在哆嗦，究竟是为翟老的去世悲痛，还是在为弟子的到来高兴？也许兼而有之吧。车门又跳下了一个年轻人，他大大咧咧地朝小梦伸出手去，目光大胆地、毫无顾忌地扫视着姑娘。不知为什么，赵亮心里生出一丝不快。柯老笑着向他介绍：“这是我的助手孟亚奇。”

年轻人不情愿地将日光从姑娘身上收回，向他走来：“赵亮，久闻你的大名。”孟亚奇笑眯眯地握住他的手，声音甜兮兮的。

赵亮为自己刚才的不快感到羞愧，他真诚地说：“谢谢，我应拜你为师。”

柯原含笑说：“我希望你们成为我的左右手。”他关切地瞥了一眼小梦，搀扶着她上车，孟亚奇急忙跑去帮忙。

面包车穿过三道大门，驶进了一座巨型天蓝色的球状建筑。“这是地球宫。”身后传来孟亚奇甜兮兮的声音，他正不失时机地向小梦大献殷勤，“它位于梦幻城的中心位置，也是最壮观、最精美的一座宫殿。”

“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姑娘不无揶揄地说。

柯原呵呵笑出声来：“小梦，这里的一切秘密都瞒不了你。”

小梦沉默片刻，突然问道：“柯老，外公的葬礼什么时候举行？”

柯原看了看表。“还有半个小时，你们先去别墅休息一下。”他顿了片刻，痛切地说，“小梦，你外公是大面积心肌梗塞，尽力抢救了，没有办法。他不该在这个时候死。”“但他毕竟在这个时候死了。”姑娘酸楚地说。

路面旋转着向上升去，两边绿树成荫，花香扑鼻，鸟语啼啭。蔚蓝色的天空纤尘不染，飘着朵朵白云。不一会儿，赵亮的眼睛不可思议地瞪大了：他看到远处气势磅礴的雪峰，蓝如宝石的湖泊，碧波荡漾的人海，鬼斧神工的石林。

“那是利用光学原理合成的人工海市蜃楼。”那个甜兮兮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真是太美了！”姑娘终于发出惊喜的赞叹。

面包车停在一块绿色的草坪上。一座竹篱包围着的别墅出现在眼前。

“小梦，这是玫瑰别墅，你就住在这里。”孟亚奇柔声道。

“小梦，我陪你谈几分钟。”柯原打开车门，扭头对赵亮说，“赵亮，别墅很挤，只好委屈你和亚奇住一块了，20分钟后我们一起参加追悼会。”

小梦没有急于下车，她凄楚的目光和赵亮对上：“晚上能来我这儿坐坐吗？”

2 翟荣凯院长的葬礼在地球宫中央大厅举行，在梦幻城的400多名中外科学家全部参加。大厅肃穆无声，翟老的水晶棺停放在大厅中央椭圆形的金属池内，遗体置放在水晶棺盖上，死者神态安详，面容经过精心化妆，栩栩如生。

一见外公的遗体，小梦就号啕大哭，不顾一切地扑向前去。柯原和孟亚奇立即搀扶住她，可是被她挣脱了。

姑娘伏尸痛哭，用手指狂乱地抚摩着死者头发。痛不欲生的外孙女终于被从外公遗体上拉开。告别仪式开始，人们列成单行，环绕水晶棺一周，行注目礼，将手中的一朵朵鲜花扔进金属池。

赵亮呆立一边，奇怪地看着眼前缓缓走过的这些现代科学精英，不知为什么几乎所有面孔都显得呆滞、麻木，看不出任何悲伤痕迹。

这时，有人拍他肩膀，他惊愕地猛醒过来，是孟亚奇。他把他领到大厅休息室里，柯原和小梦好象正在争执着什么。

“……不，外公送我的生日礼物我有权保存！”

“小梦，”柯原温和而又焦急地说，“那是科研仪器，我们等着急用，你应该尊重你外公的遗嘱。”

“不……”姑娘痛苦地闭上眼睛“我不明白，不明白……”

“小梦，为了你外公的事业，你应该把它献出来。”柯原的声音严肃起来。

“让我考虑考虑。”她站了起来。

“亚奇，送小梦回别墅休息吧。”柯原宽厚地说道。

孟亚奇喜不自禁地向小梦作了个请的手势。

“赵亮，你留下。”柯原喊住了正欲起身而去的赵亮，“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助手了。你必须马上着手工作。”

赵亮欣喜若狂地看着自己的导师：“太好了，原来导师打电报让我来就是为了这，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就是请你来做梦的！”柯原诡谲地一笑。

“对了，研究院就是一座梦幻城。”

“说得对！”柯原不无惊愕地看了他一眼，“所有科学家在这里产生的非同凡响的发明，都是在梦境中完成的。”

“可我什么都不懂……”

“亚奇会告诉你一切的。”柯原敏锐地观察着他的表情，“动员小梦把仪器交出来，就是分配给你的头项工作，她不是约你晚上去找她吗？”

“这玩意究竟有什么用？”

“赵亮，还记得翟老复出时宣布的那个毁灭性灾难吗？还剩下最后几天了，我们急需这种超能导体对地球深层进行探测。”

第二章

1999年8月11日下午

3 玫瑰别墅会客厅的四壁闪烁着玫瑰色的光泽。小梦坐在沙发上，忧戚地注视着赵亮，目光冷得象把剑。

“小梦，你读的什么专业？”他搭讪着问。

“在哈佛逊大学攻读地球物理系。但我对中世纪神秘主义和玄学更感兴趣，我还是诺思特拉达穆斯的崇拜者。”姑娘尖锐的目光紧盯着他的脸。

“就是法国300年前那个大预言家？”赵亮心里暗暗发笑，真是有其祖传渊源，外孙女竟和外公同出一辙。

“对呀，就是他预言了1999年太阳系行星呈大十字排列。”

“小梦，我总感到不太可信。”他控制住自己，没有流露出一屑的神情，“柯老说他急需你外公送给你那份礼物。”

“你是来当说客的？”姑娘脸色一变，从手提包中取出两副耳机般的东西，“就是它，这几年我都是通过它和外公相会的，请你告诉柯院长，我不可能把它交出去。”她把传导器扔在床上，抽泣着跑进卫生间。

赵亮呼吸急促起来，他想起导师焦急的神情，心中默念着：“小梦，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我不得不这样做了。”他拿起传导器，带着歉疚的心情蹑手蹑脚溜了出去。

当赵亮回到大行宫别墅时，宿舍墙壁屏幕上出现了怒气冲冲的小梦：

“赵亮，我的传导器是不是你拿的？”

“是我拿的。”他羞愧地答道，“我只能这样……”

屏幕上姑娘冷冰冰地注视着他，厉声说道：“你马上跟我去火星宫录梦，你等我，我们同车。我会让你明白，你干了一件蠢事！”

4 火星宫的布局和功能孟亚奇已向他人作过详细介绍，它有 122 个录梦室，分布在环形宫壁上，穹顶是整个梦幻城的总控制室。它可同时供 122 名科学家展现、复制自己的梦境，并借助第 6 代电脑对那些光怪陆离的画面进行分析综合，最大限度发掘人脑潜意识深处的科学宝藏。

小梦和赵亮分别被安排在第 73 号和第 89 号录梦室，下车时，小梦猛地抓紧了他的手，把一包东西塞给他。他大惑不解地看了她一眼，下意识地藏了起来。“注意，没人时再打开。”姑娘小声嘱咐。

孟亚奇把赵亮引进 89 号录梦室，室内分为两大间，外间是梦境成像室，内室是录梦室。陈设相当简单，只有一张床和一台录梦机。

“原理很简单，”孟亚奇得意洋洋地让赵亮在录梦机前坐下，“人的潜意识中有无穷的成像能量，我们破译出了梦幻成像原理，研制出梦幻显像系统也就不难了。”说着，他将一盘梦幻磁带塞进录梦器，打开开关。

屏幕上出现一间卧室，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科学家正在熟睡。突然画面隐去，在闪烁不定的光斑中出现了一片雾气濛濛的远古海洋，恐龙、始祖鸟、翼龙、剑齿兽……赵亮差点惊叫起来，只见那只昂头觅食的恐龙硕大的背上，这

位老人正搂着一个妙龄女郎在上面徐徐踱步……

“够浪漫的吧？”孟亚奇邪恶地一笑，关掉图像。“我们每个人大脑中都残留着远古时代或更远时代的记忆，人脑自身就是地球物质数亿年来进化的结晶，它贮存着生物进化漫长演化的密码，并世代遗传下来。当然，破译这些密码并使之成像，除了外部成像手段，还要科学家自身具有丰富的学识、较高级的素养和穿透性思维能力。”

赵亮恍然大悟，他现在才懂得，翟老修建梦幻城具有何等非凡的意义！

“好了，你自己想录什么梦，悉听尊便。”孟亚奇异样地一笑，扬长而去。

他关好门，急忙拿出小梦塞给他的东西，不由傻了眼——这是一副和昨晚从小梦那里偷走的一模一样的耳机！他展开字条，上写：

“这才是真正的翟氏梦幻传导器。我之所以信任你，是因为你我的命运现已联系在一起，柯原召你来此的目的，不过是想让你变成一具没有自主意识的行尸走肉，充当他忠实的奴仆。录梦时你须把传导器上黄色金属棒换到录梦耳机的白色催眠电极上，即可保你平安无事。”

赵亮惊呆了，一种恐怖的预感油然而起。他找到录梦耳机，照小梦的嘱咐换下原来上面的催眠电极。

一根极细的金属针闪着寒光，猛地从他指缝间穿过，他大吃一惊，仔细一看，不由倒抽一口冷气。钢针恰好从白色催眠电极管顶端刺出，如果戴上录梦耳机，金属针无疑会从太阳穴刺入脑内，他哆嗦着把小梦送他的梦幻传导器上那根黄色电极管装上，进屋去在床上从容躺下……

5 恍惚中，赵亮听到门口响起汽车喇叭声。他一跃而起，跑去开门，那辆深红色奥迪轿车停在门前，车门半开，小梦正紧张地向他招手。他钻进车门。

“小梦，我们上哪？”

“到地方你就知道了。”小梦启动引擎。

“那梦幻传导器是怎么回事？”

小梦顿了顿，缓缓地说：“外公曾送给我两副传导器，戴上它人们可以在梦中进行思维传

递。这种梦幻传导器还可在传递者之间形成一根极细的从三维空间通向四维空间的思维隧道。”

“四维空间?”

“是的。外公 10 多年前神秘失踪就是因为误入了四维空间。”姑娘看了他一眼，“在地球上很可能有好几个进入四维空间的神秘入口，迷魂谷就是其中一个。外公在四维空间的经历象一个离奇古怪的长梦，他的思维漫无边际地游荡着，那些过去，未来的图像杂乱无章地从他意识中穿过，他没有时间和空间把它们有秩序地排列起来。幸亏外公对地质学的渊博知识和强烈兴趣起了导向作用，使他在纷至沓来的蒙太奇般的画面中捕捉到了他最感兴趣的片断。结果，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姑娘脸上露出恐怖之色。

“当太阳系 9 大行星呈大十字排列时，这种特殊角度将使地球磁场产生巨大的逆转力，届时地轴会突然摇晃……”

“极跳?”赵亮惊叫起来，“诺思特拉达穆斯的预言!”

“他不过经历了和外公同样的遭遇，他是从法国南部死亡谷误入四维空间的，由于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贫乏和他本人对医学、神秘主义的偏爱，他的预言大多带有玄秘色彩。”

赵亮呆呆地盯着前方。

“时间不多了。”姑娘脸色严峻地转向他，“地球极跳不仅会导致罕见的大地震、海啸、火山喷发，还会使地球发生大面积时空倒错……”

“可柯院长认为仅仅是大陆板块错动……”赵亮不解地自言自语。

“我想弄清的正是这点。”姑娘嘴唇哆嗦了，“一年前，外公突然停止了和我的思维传递，我感到非常奇怪，而且，这里的科学家一个个都形同木偶……”

形同木偶?赵亮脑海里蓦地闪现出葬礼上科学家们那一张张呆滞麻木的面孔：“小梦，我们怎样解开这个谜?”

“闯火星宫地下总数据库，所有的答案都在那里。”姑娘眼睛里露出坚毅的目光。

“小梦，”赵亮迟疑了一下，“能不能采取另一种办法，心平气和地与柯老谈一谈?”

车身戛然刹住，姑娘气冲冲地打开车门，激怒地说：“到底是柯门的得意弟子，请你下去跟他慢慢谈吧!”

赵亮愣住了。他突然又猛地把姑娘拉开，自己换坐在驾驶座位上，咬了咬牙说：“我们闯!”

6 车道盘旋而下，一方黑洞洞的隧道口出现在眼前。赵亮打开车灯冲了进去，里面漆黑一片，雪亮的车灯照在单调的水泥路面和花岗岩石壁上。四周毫无声息，静得令人发怵。大约 20 分钟后，一扇铅灰色的金属门扑面而来，当赵亮开始减速想把车刹住时，金属门却已无声地向两边滑去。

“进去!”姑娘果断地说。

轿车悠悠地驶进大门，他们发现已来到一座绚丽无比、光彩夺目的水晶宫，无数晶体千姿百态的造型在四周熠熠生辉，它们华丽而晶莹的光芒交织成无数棱形的图案，形成一层又一层网状光环映现在空中。

正前方的探照灯亮了，强烈的光束照得他睁不开眼睛，姑娘机警地给他戴上一副墨镜，他看到了三个白色的怪物——那是三名身穿白色长褂的枪手——正向他们跑来。

车前挡风玻璃被他们手中枪口发出的强烈光束罩住了——那是激光枪!最新一代的激光武器。它可以随意调整激光束的直径，无论什么物体只要被它击中，都会起火燃烧，化为灰烬。

他猛踩油门，轿车怪叫一声冲了过去。他成功了，闪电般的车身把三具白色的躯体弹向空中，划出一个漂亮的弧线，砸在几堆造型优美的水晶棒上。

轿车闯进一座乳白色大厅。他俩下了车，奇怪地看着空荡荡的大厅，唯独东西墙壁上有一块乳白色的屏幕，上面显示着毫无意义的波状电子信号。屏幕下面，有一排镶在壁上的按钮。

他俩朝屏幕走去，小梦若有所思地看着，按动了第一个湖蓝色按钮。

屏幕上出现了一幅天文模拟图，那是太阳系，漆黑的宇宙空间背景上太阳系的 9 颗行星在闪烁，它们的中心是通红的太阳，恰好组成

一个大十字架。

翟小梦的眼睛瞪大了，她颤抖的手按下了第二个火红色按钮，天文图像消失，出现一排液晶字体：大十字计划，复述：大十字计划。字体消失。赵亮迫不急待地按下第三只乳白色按钮，屏幕上开始连续不断地出现一排排液晶字体：关于大十字计划的第一推论：

“1999年8月之上，
恐怖大王从天而降，
致使安哥鲁摩阿大王为之复活
前后由马尔斯借幸福之名统治四方。”

这首神秘而古怪的诗作为第一推论定格在屏幕上。翟小梦的脸色渐渐变白了：“这是诺思特拉达穆斯在他《诸世纪》第10卷第72篇中的诗句。”

“什么意思？”赵亮毛骨悚然大惑不解。

“不管它，看下去。”姑娘咬着牙按下了第4个紫红色按钮。

“关于大十字计划的第二推论：1999年8月，太阳系9大行星的异常排列将使整个太阳系失去平衡，打乱地磁与太阳释放出来的高能粒子流向，地磁减弱的结果将导致1350公里地轴偏移，造成巨大自然灾害和时空倒错

——”

按动第5个黑色按钮后，屏幕上出现了关于大十字计划的第三推论：

“注意：光反面物将会使时空倒错，这是地轴剧烈跳跃产生的时间间隙，但时空消失的范围和地区可以人为地缩小或扩大，也可以人为地有目的地转移。电脑预测：在时空消失的地区，人体将分解或转入四维空间。

推论成立！推论成立！”

图像消失了，他们惊骇万状，面面相觑。

这时，一道耀眼的亮光闪电般在他们面前掠过，直击他们的轿车，随着几缕轻烟，车身化为乌有。接着那簇灼亮的光团又向他们卷来，犹如万根烧红的钢针穿身而过。他感到自己的身体顷刻间溶化殆尽，意识象一颗氢气球向空中飘浮而去……

7 在金星宫顶部的总监控室，柯原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尚未出现梦幻图像的屏幕，那是一对呼呼大睡的年轻人。他显得有些心神不定，这两个年轻人沉默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是感到不安。一般说来，进入录梦室的人只要戴上耳机，不做梦或者不成像这是根本不可能



的，除非白痴，或者……他的脸上蓦地出现了惊诧的神色，立即打开麦克风。

“院长，已用强电流脉冲轰击，他们依然不醒！”传来孟亚奇干巴巴的声音。

“火星宫有什么异常？”他问。

“10多分钟前数据库发生故障，3名保安人员查库时突然摔倒，撞乱部分数据。”

“他们是怎么摔倒的？”他厉声问。

“他们同时出现了同一种幻觉，仿佛有一部车……”

他沉默着，脸上的肌肉抽搐起来。

“另外……”他的助手继续支支吾吾地报告。

“另外什么？”他急促地问。

“计划纲要自动显示一次。”

“快，立即开启BR16——t高能粒子对撞机！”他关掉开关，颓然倒在椅子上。

8 赵亮惊醒过来，感到后脑勺剧烈地疼痛，那道耀眼的光亮仍在脑海里盘旋。此刻，他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走到外间屏幕旁，换下那只黄色电极。这时镶在翟氏耳机上的一粒红宝石突然闪亮起来——警报！他猛地拉开门，发现那辆深红色的奥迪停在门口，小梦苍白的脸布满紧张的神色看着他。

他钻进车里，孟亚奇从驾驶座掉过头来，阴森森地看了他一眼，一言不发地启动引擎。

姑娘塞给他一张纸条。

第三章

1999年8月12日晚

9 曼谷在沉没，威尼斯在沉没，屏幕上显现出这两个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被汹涌的海水吞噬的悲惨画面：惊恐万状的人们在绝望地惊叫、奔逃、挣扎、消失，一幢幢摩天大楼在倾斜、倒塌，成百上千辆轿车被毫不留情地卷走，巨浪荡过的地方立即变成一片无声无息的汪洋。

赵亮被这可怖的画面惊呆了。趁孟亚奇去卫生间的当口，他展开小梦在车里给他的纸条。

赵：

思维对接已无可能，翟氏梦幻传导器已被发现，须设法从大行宫地下隧道脱身，以红宝石闪亮三次为约。

梦。

他的心倏地抽紧了，难道事态真这么严重？柯原究竟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大十字计划？并且隐瞒了地球极跳的真相？也许是……一个阴谋？不！他的导师决不会这么干！

他听到脚步声，吞下纸条。孟亚奇出现在门口阴鸷地说：“今晚你必须好好休息，不用再做梦了。”

“为什么？”他心里一动，反问道。

“因为你和翟小梦都太呆了！”他冷笑一声。

会不会是这个家伙做的手脚？他心想。他十分怀疑孟亚奇是一个野心家，把自己的别墅命名为“大行宫”不正是那颗勃勃野心的明显暴露吗？他漫不经心地接过孟亚奇递过来的一杯咖啡，刚喝了一口，就感到头昏目眩，身体不自主地瘫软下来，完全昏厥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一股强大的电脉冲在撞击着他的中枢神经，他惊醒过来。周围乱七八糟，一片狼籍，身上的衣袋全被翻了个底朝天，是孟亚奇干的！

他抬腕看表，两点四十分。他来到会客厅，孟亚奇已在沙发上睡去。他赶紧进卫生间，从水箱里取出翟氏梦幻传导器，意念中立即出现小梦，她正焦急万分地呼喊：“赵亮，赵亮，快寻找隧道入口！”

“可我……什么也不知道！”他忧心如焚地把自己的意念传递出去。

“在客厅西墙有显示屏幕，设法找到道口开启密码！”小梦的声音沉默了。

他冲向西墙，在光滑的墙壁上抚寻着，一无所获。他返身灰心丧气地走回沙发旁，重重地跌坐在孟亚奇旁边。猛地西墙出现了一间卧室，一个老科学家正在酣睡，睡者头顶上方出现其梦境。原来这正是显示屏幕，屏幕开关就在沙发垫下面，他刚才落座时无意中把它打开了。他狠狠地把孟亚奇从沙发上翻下地去，扔掉沙发垫，顺着那一排排按钮一个个按下去，全是卧室！科学家和他们的梦境！原来这是监

视地球宫别墅的电脑系统。他继续沿沙发底部摸索，终于，他的手指似乎触到了一颗豆子般的东西。他轻轻一按，屏幕上出现了一组奇怪的数据，前三、左一、后四、对角前五……完毕。

他莫名其妙，茫然不解。当他的目光移向地面时不由惊呆了，地板变得透明莹亮，出现了围棋盘般的方格，中间是一个圆形的太极图案。他恍然大悟，站到太极图心，按照屏幕显示的数据在方格上走动起来，走完最后一步恰好又回到太极图心，这时，卫生间传来一曲悠扬的电子音乐……他欣喜若狂地推门而入，发现一方洞口已经森然出现在浴缸上方的墙壁上。这是声控密码！他不由分说地一头钻进去，墙壁在他身后无声地恢复原状。

一个人影向他走来……

10 来人是小梦！

“赵亮，刻不容缓，我们必须立即赶到冥王星宫。”小梦焦灼地说。

“冥王星宫？”赵亮困惑不解，“为什么？”

“外公早就发现，地球局部地区时空倒错状态完全是由极跳时产生的地轴空隙造成的。因此，每一个四维空间入口，都是一条通向地轴运转中心的神秘隧道。如能通过隧道向中心输入超强磁场，就可弥补地磁力的不足，从而纠正地轴偏移。”姑娘顿了顿，激动起来，“两台超强磁场高能加速器两年前已在冥王星宫安装完毕。同时，连接三维、四维空间的大功率对接工程也已组装完毕。”

“难怪冥王星宫的位置恰好对准迷魂谷口！”赵亮回忆着研究院平面图恍然大悟，“可是，我们能干些什么呢？”

“如果柯原否认极跳可能，我们就自己实施翟氏一号方案！”姑娘双目熠熠生辉。

“能行吗？”他担心地问。

“也许它们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她指了指他俩头上戴着的梦幻传导器。

“好！我们干！”赵亮坚定地说。

小梦深情地看了他一眼，按动墙壁上一只无色按钮，他们脚下一米宽的传送带立即飞快地向前滑动，透明的传送带运转时产生的光度错动使整个隧道异彩纷呈，变幻无穷。

传送带在一个入口处消失了。他们面面相

觑，小心翼翼地步下台阶，一阵强似一阵的光波象海潮一样一浪一浪朝他们卷来，把他们卷进一片光怪陆离、令人目眩的光的海洋之中。

“糟糕，我们到了水星宫。”小梦惊叫道。

“会不会是冥王星宫。”赵亮目不转睛地窥探着水球深处滚来的光浪。

“不，肯定是水星宫。”姑娘自信地说，“外公曾经逼真地描绘过它。”

“那么我们怎么办？”

“闯！”姑娘坚定地看着他。

他们攀上了水球外围的扶栏，在旋转的走廊中寻找入口。“看，这是正门！”姑娘指着一扇洞开着的满月形大门兴奋地说。

他们走进去，在令人压抑的墨绿色中摸索向前走，突然四面八方射来的强烈的聚光灯把他们罩在中间，五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的彪形大汉成扇形向他们包抄过来。“完了！”一个绝望的念头掠过脑际，赵亮弓腰亮拳，准备作拼死一搏。

“别怕，他们是机器人。”姑娘沉着的声音传入耳中。

果然，对方的动作笨拙而机械，他们站住了，几双一动不动的眼珠子直瞪着他俩。突然，他们身上的蜂鸣器急促地叫唤起来，机器人的眼珠子闪过几道红色的光芒，然后不约而同地向后退，按原路退回。

“外公又一次救了我们。”姑娘看着她手中的传导器感叹地说。

赵亮这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他已经出了一身冷汗。这时，四周突然大放光明，宫内的一切都一览无遗地映入眼帘。

11 一只椭圆形的巨大水箱几乎占据了整个大厅的一半，可是水箱中游的不是美丽的热带鱼，而是两个赤身裸体的男女！

他俩愕然相视——他和她，正优哉游哉地在水箱里嬉戏，百无聊赖的眼光冷漠得让人背后发冷。

他看到姑娘的脸色刹那间变得苍白，身体一晃，向他倒来，他急忙扶住她。此刻，他也惊恐万状，六神无主，全身都不由自主地剧烈颤抖起来。

“不……这是梦，这是梦，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是这样……”姑娘喃喃地嘟哝着，神经质地抓住自己的头发，她快发疯了。

“小梦，这肯定是我们的复制品。”

“复制品！”姑娘的目光凝住了，突然，她站了起来，目光可怕地狠狠地盯着自己的复制品。

水箱中的翟小梦仍然无动于衷地游来荡去，对自己原型的逼视压根儿不理睬。

“他们还没有产生意识，仅是一堆行尸走肉而已。”赵亮看着复制品判断着。

“那么，为什么要复制我们呢？”姑娘冷冷的问话透过一丝寒气。

“肯定有阴谋。”他抬头看去，“小梦，上面有一组控制柜，我们上去看看。”他拉着姑娘顺着水箱边上的旋转金属梯上到了控制柜前。

五个机器人正在紧张地工作，他们面前的终端机屏幕上不断显示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数据和图案。当他们走向中间那幅大型电子屏幕时，五个机器人同时停止了工作，屏幕上出现了两排醒目的液晶字体：“0061号复制完毕，0062号复制完毕！请继续指令！”

“把我们当成主人了。”小梦诡谲地看了他一眼。赵亮微微一笑，脑海里旋即拟出了指令：“复述完成指令程序。”

奇迹出现了，屏幕上立即显现出他脑海中的那几个字！这是一台用思维脉冲直接控制的电脑！

屏幕上连续打出液晶字体：

A，复制程序之一：细胞分裂；之二：遗传因子植入，染色体筛定，单细胞完成；之三：器官细胞分裂；之四：中枢神经细胞、大脑细胞分裂完成。

B，意识程序，输入预定：一、记忆；二、自我意识；三、主意识；四、社会意识；五、性意识；六、时空意识；七、后天输入知识；八、性格成立。

赵亮脑海里蓦地跳出了另一行指令：“复述复制目的。”

接着，屏幕上出现了两行触目惊心的液晶字体：

之一：控制主意识；

之二：代替原件。

姑娘惊骇万分地瞪大眼睛，思想中立即闪

过一条指令：“复述原件处理方法。”

这条指令出现在屏幕上，回答只有两个字：“发射！”“简述发射程序！”赵亮立即用思维发出这条指令，可屏幕上却出现了令人失望的回答：

本电脑不提供发射程序！

“暂停指令。”赵亮向电脑下达了最终命令。

“什么意思？”姑娘恐惧地望着他。

“不会有什么好事。”赵亮若有所思地看着屏幕，这种复制品刚完成第一道程序，还没有给他们输入意识。”

“一旦输入，我们和他们就象真假孙悟空一样。难分难辨了！”姑娘毛骨悚然地说。

“毁掉他们！”

“不！”姑娘眼珠一转，“给他们输入意识。”

“这？”赵亮愣住了，迷惘地瞪着她。忽然，他恍然大悟，击掌叫绝：“你是想让他们冒名顶替！妙，妙极了！”

姑娘开心地笑了。

“如果他们发现水箱里少了人怎么办？”赵亮忽然想起。

“大不了我们钻进去逛几圈罢了。”姑娘说着，脸腾地红了，“赵亮，干吧，你知道该怎样下指令。”她凝视着他。

他迅捷组织出指令词，电脑屏幕上出现“恢复指令”字样：

指令一：除社会意识外，给复制品 0061号、0062号输入所有意识程序。

五个机器人接到电脑指令，立即伏案工作。十分钟后，中心电脑屏幕上出现“一号指令执行完毕”字样，接着出现水箱内的画面。

他们有点不相信地看着水箱，只见里面他俩的复制品眼睛突然出现了神采，接着整个面部表情也生动起来，他们窘迫地看了对方一眼。他们的复制品穿着和他们一模一样的衣服，神情坦然地走到大厅中间，他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样子十分亲热。然后又东张西望，左顾右盼，脸上出现焦灼的期待之色。

他们在期待什么？

“赵亮，下达二号指令。”姑娘脸色立刻变得苍白。

“指令二：命令复制 0061号、复制 0062

号，分别前往玫瑰别墅和大行宫别墅。”

电脑在执行指令，两个正在顾盼流连的复制品接到指令后欢欢喜喜地挽着手退出大厅。

“二号指令执行完毕。”电脑上出现了这排液晶字体后，又出现了空水箱的画面。

“我们怎么办？”赵亮心情沉重起来。

“相机行事吧，”姑娘说，“我们要设法让他们认定我们就是复制品。”

第四章

1999年8月13日

12 “赵亮，你看他们会不会复制我的外公呢？”小梦若有所思，突然问道。

“你有根据吗？”赵亮大吃一惊。

“葬礼上我的手指掐进外公的头发里，发现他考察时受伤留下的疤痕没有了！”

赵亮回想起葬礼上的一幕，一个念头蓦地闪过：“能，有可能！不仅如此，所有的科学家都能复制！”他的脑际闪过葬礼上那一张张呆滞迟钝的面孔。

“这太可怕了！”小梦毛骨悚然地靠紧他。

红灯闪烁，中心屏幕的蜂鸣器发出急促的尖叫，五名机器人正襟危坐，肃然等候着给它们下达指令。

屏幕上出现液晶字体：火星宫总控室一号指令：

指令一：给编号 0061、0062 输入自我意识、主意识、性意识、时空意识、记忆中 ABDF 部份、社会意识中 T 部，性格成立；

执行。

指令二：护送编号 0061、0062 至天王星宫；

执行。

指令完毕。

两名机器人挟持他俩来到一座穹状大厅，柯原和孟亚奇站在中央，用审视的目光端详着他们。

“确实天衣无缝。”柯原赞许地嘟哝了一句，走向他们，“你们知道自己是谁？”他微笑着问。

“我是赵亮，”赵亮立即回答。“我是翟小

梦！”小梦也抢着回答。

柯原满意地和孟亚奇相视一笑：“把两个真家伙带上来吧！”

大厅右侧的一扇侧门打开了，走出另一对赵亮和翟小梦来。

柯原眼睛忽然闪出凶光，狞笑着向那两个复制品走去。

“年轻人，把那玩意儿交出来吧，看见你们的复制品了吗？”他指了指他俩，“当你们化为乌有时，他们将取代你俩继续存在，没有人知道你们已死去。”

两个复制品迷惘地盯着他，面面相觑。

“别装傻了。”柯原勃然大怒，咆哮起来，“还没有哪一个逃得了我的手心，天王星宫就象一座坟墓，专门埋葬那些顽冥不化的白痴！”他朝孟亚奇一挥手，随着一声闷雷般的巨响，一具巨大的水晶橱从裂开的地板下面缓缓地升了上来。

“这是 1876 名科学家的缩微遗体，”柯原残忍地奸笑着，“他们是没有资格发射到四维空间的那部份。”

橱中有无数方格，每个方格中都躺着一位科学家的缩微遗体，他们的面部表情栩栩如生，还保留着临终前的愤懑和惊恐。赵亮感到小梦正紧紧抓住他的手，指甲深深嵌进他的皮肉。

“太可怕了！”小梦的复制品脸上露出恐怖的神情。

“还有更可怕的呢，姑娘！”柯原阴冷地笑着走近那个复制品，“翟小梦，你不是一直想弄清大十字计划的宗旨吗？我让你见识见识，死也死个明白！”他打了个响榧，水晶橱沉入地板，墙壁上的屏幕出现几排黑色液晶字体：

大十字计划宗旨

1999年8月14日凌晨×时×分×秒因天体异常排列造成地球极跳，可通过输入磁场任意控制时空消失的区域。宗旨：(1)消灭多余人口，消灭劣等民族，消灭国家。(2)应由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统治丧失社会意识的人类。

“明白了吧？”柯原得意地大笑，“那个至高无上的主宰就是我，唯有我才掌握着几小时之后地球的命运！小孟，把他们发射掉。”

“发射？”小梦的复制品不懂地问。

视地球宫别墅的电脑系统。他继续沿沙发底部摸索，终于，他的手指似乎触到了一颗豆子般的东西。他轻轻一按，屏幕上出现了一组奇怪的数据，前三、左一、后四、对角前五……完毕。

他莫名其妙，茫然不解。当他的目光移向地面时不由惊呆了，地板变得透明莹亮，出现了围棋盘般的方格，中间是一个圆形的太极图案。他恍然大悟，站到太极图心，按照屏幕显示的数据在方格上走动起来，走完最后一步恰好又回到太极图心，这时，卫生间传来一曲悠扬的电子音乐……他欣喜若狂地推门而入，发现一方洞口已经森然出现在浴缸上方的墙壁上。这是声控密码！他不由分说地一头钻进去，墙壁在他身后无声地恢复原状。

一个人影向他走来……

10 来人是小梦！

“赵亮，刻不容缓，我们必须立即赶到冥王星宫。”小梦焦灼地说。

“冥王星宫？”赵亮困惑不解，“为什么？”

“外公早就发现，地球局部地区时空倒错状态完全是由极跳时产生的地轴空隙造成的。因此，每一个四维空间入口，都是一条通向地轴运转中心的神秘隧道。如能通过隧道向中心输入超强磁场，就可弥补地磁力的不足，从而纠正地轴偏移。”姑娘顿了顿，激动起来，“两台超强磁场高能加速器两年前已在冥王星宫安装完毕。同时，连接三维、四维空间的大功率对接工程也已组装完毕。”

“难怪冥王星宫的位置恰好对准迷魂谷口！”赵亮回忆着研究院平面图恍然大悟，“可是，我们能干些什么呢？”

“如果柯原否认极跳可能，我们就自己实施翟氏一号方案！”姑娘双目熠熠生辉。

“能行吗？”他担心地问。

“也许它们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她指了指他俩头上戴着的梦幻传导器。

“好！我们干！”赵亮坚定地说。

小梦深情地看了他一眼，按动墙壁上一只无色按钮，他们脚下一米宽的传送带立即飞快地向前滑动，透明的传送带运转时产生的光度错动使整个隧道异彩纷呈，变幻无穷。

传送带在一个入口处消失了。他们面面相

觑，小心翼翼地步下台阶，一阵强似一阵的光波象海潮一样一浪一浪朝他们卷来，把他们卷进一片光怪陆离、令人目眩的光的海洋之中。

“糟糕，我们到了水星宫。”小梦惊叫道。

“会不会是冥王星宫。”赵亮目不转睛地窥探着水球深处滚来的光浪。

“不，肯定是水星宫。”姑娘自信地说，“外公曾经逼真地描绘过它。”

“那么我们怎么办？”

“闯！”姑娘坚定地看着他。

他们攀上了水球外围的扶栏，在旋转的走廊中寻找入口。“看，这是正门！”姑娘指着一扇洞开着的满月形大门兴奋地说。

他们走进去，在令人压抑的墨绿色中摸索向前走，突然四面八方射来的强烈的聚光灯把他们罩在中间，五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的彪形大汉成扇形向他们包抄过来。“完了！”一个绝望的念头掠过脑际，赵亮弓腰亮拳，准备作拼死一搏。

“别怕，他们是机器人。”姑娘沉着的声音传入耳中。

果然，对方的动作笨拙而机械，他们站住了，几双一动不动的眼珠子直瞪着他俩。突然，他们身上的蜂鸣器急促地叫唤起来，机器人的眼珠子闪过几道红色的光芒，然后不约而同地向后退，按原路退回。

“外公又一次救了我们。”姑娘看着她手中的传导器感叹地说。

赵亮这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他已经出了一身冷汗。这时，四周突然大放光明，宫内的一切都一览无遗地映入眼帘。

11 一只椭圆形的巨大水箱几乎占据了整个大厅的一半，可是水箱中游的不是美丽的热带鱼，而是两个赤身裸体的男女！

他俩愕然相视——他和她，正优哉游哉地在水箱里嬉戏，百无聊赖的眼光冷漠得让人背后发冷。

他看到姑娘的脸色刹那间变得苍白，身体一晃，向他倒来，他急忙扶住她。此刻，他也惊恐万状，六神无主，全身都不由自主地剧烈颤抖起来。

“不……这是梦，这是梦，我不知道为什么

机器人得到指令，开启了宫壁上的电视屏幕，上面出现冥王星宫各工作室的平面图：1号——三、四维空间对接室；2号——超强磁能发射室；3号——总控制室。

赵亮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再次发出指令：打开三、四维空间对接室。

宫壁一侧的一扇黑色小门蓦然打开！

赵亮跨进对接室，室内空空荡荡，只有一台录像机式的镜头对着门口。墙壁是黑色的，一支微弱的光灯照耀着，正前方墙壁上有一块屏幕，他按下屏幕下方一颗写着“工作”字样的绿色按钮，屏幕上跳出一排液晶字体：

R—tr 开始工作。第一程序：对话；请按 3 号黄色按钮。

当他按下那个黄色按钮，那个对准门口的镜头开始放射出一圈圈灼亮耀眼的光波，光波一环套着一环，由小到大。几秒钟后，他被急剧膨大的光圈罩在中间，犹如置身于一片强光的惊涛骇浪中。

突然，光圈的脸色开始变幻不定，整个房间犹如天女散花，异彩纷呈，一个低沉的声音悠悠传来：

“请戴上翟氏梦幻传导器！”

赵亮一怔，随即取出梦幻传导器戴上。他闭上眼睛，一张严峻的面孔出现了，啊！是翟老！

“赵亮，”翟老低沉有力的声音震人耳膜，“现在我在四维空间同你对话，请你镇静。小梦已经来了，她告诉了我们柯原的全部阴谋，现在，是我们进行反击的时候了！”

赵亮顿时感到精神为之一振。翟老隐去，一个苗条的身影出现在眼前——

“小梦，我等着你回来！我……爱你！”赵亮大声叫喊起来，声音哽咽。

小梦脸上出现了凄楚的神色：“柯原一共发射了 14 名科学家，加上我共 15 人。在地轴偏移前，地球的运转轨道在太阳系中会形成 0.0045 秒时间的死角，在这一瞬间，必须完成对接并输送磁能，大约需要死角时间的三分之二。余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内，我们有返回三维空间的可能。但是，我们经过精确计算，全部返回，时间不够。如果那样，我打算……”

“小梦，你别说了，我懂！”他失声痛哭。

“赵亮，别难过，地轴运行还会形成死角的，我还有机会复生。知道你……爱我，我已心满意足了，我会作出我自己的抉择的……切记，行动时间是：14 日凌晨 4 点 30 分 45 秒……”

第五章

1999 年 8 月 14 日

15 地心在强烈地颤抖，现在是北京时间 8 月 14 日凌晨 4 点 28 分。

在金星宫底层的终端成像室里，柯原正踌躇满志地站在那幅大型电子屏幕前。他的内心抑制不住极端的狂喜，大十字计划马上就要实现了，他就将成为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主宰。

他悄然冷笑了。冷酷地按动了一颗火红色按钮。

特级指令

一号：操纵地轴偏位仪对中国沿海、北非、南美、东南亚、欧洲等人口稠密地区实行时空倒置轮回，消灭上述地区人类肉体的三维存在。

二号：发射强磁场，运用 r 系统电击原理，消灭剩下人口的全部社会意识，让他们变成不折不扣，俯首听命的奴隶……

执行！执行！执行！

4 点 30 分 18 秒，当屏幕上出现冥王星宫执行情况图像时，柯原忽如五雷轰顶，惊得目瞪口呆——冥王星宫中央屏幕上，出现了和他大相径庭的执行指令：

特级紧急指令

一号：对接开始。2 号 RT—S 立即工作，纠正轴偏度。

二号：1、3 号 RT—S 主机开始工作，消除太平洋、大西洋板块结构爆发性内应力。

三号：4、5 号 RT—S 机开始工作，消除所有发生时空消失或倒错的可能！

执行！执行！执行！

16 冥王星宫三维空间与四维空间对接室内，RT—S 光子时空对接机正在紧张地工

作。赵亮站在一边，极度紧张地按照翟氏梦幻传导器的指示，发出一个个指令，目不转睛地观察着一圈紧似一圈放射出来的光波，惟恐有丝毫差错。

光圈颜色变深，光圈圈数在增密。终于，一个黑色斑点从光波核心部位弹射出来，随着光圈的扩大而扩大。眨眼间，一个 40 多岁的科学家站在了他面前，他们紧紧拥抱。

又是一个黑色斑点……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一名名科学家象战士跃出战壕，鱼贯地从光圈中闪出，他们来不及向赵亮通报自己的姓名，迅速地冲向指定地点。

一共是 13 位了。突然，光圈黯淡下来，他

的心猛地一沉，扭头望去，翟老神情肃然地站在他面前，老人眼里闪着泪花，流露出痛不欲生的悲哀。

“小梦呢？为什么不出来？”他的头轰地一声大了。

“小赵，时间来不及了……”老人的身体忽然摇晃起来。

赵亮忙上前去扶住老人，两人抱头大哭。

17 柯原目瞪口呆地看着屏幕上一名复生的科学家象离弦之箭冲了出来，冥王星宫几台光子对撞机正在地轴形成死角剩下不多的一瞬间，向地心深处输入强磁力场，地球和人类面临的一场巨大灾难已被彻底排除了。

晚了！他的全部控制系统已经失灵。他颓唐地跌倒在椅子上，一脸的恐惧和仇恨。这时，他看到这群激愤的科学家正在占领各宫的要害部位。他发疯般的狂笑一阵，绝望地按下了那颗黑色按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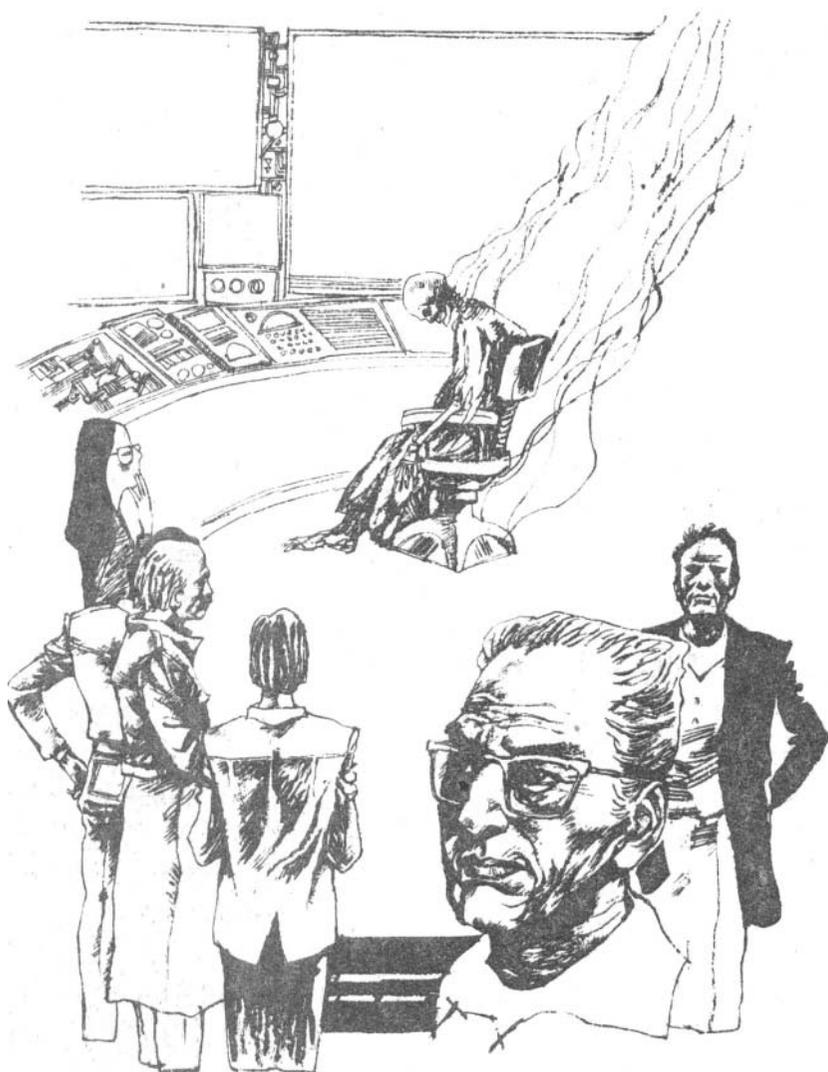
门无声地滑开了，翟老领着赵亮以及其他科学家走进大厅，他们轻蔑地看着柯原。

“他已经完结了。”翟老轻轻说了一句。声波的震动使那具尸体顷刻间塌陷下来，椅子上和周围地上只留下一摊白色粉末。

赵亮走上前来轻唤一声：“翟老！”

翟老用手背揩了揩老泪，喃喃道：“小梦，小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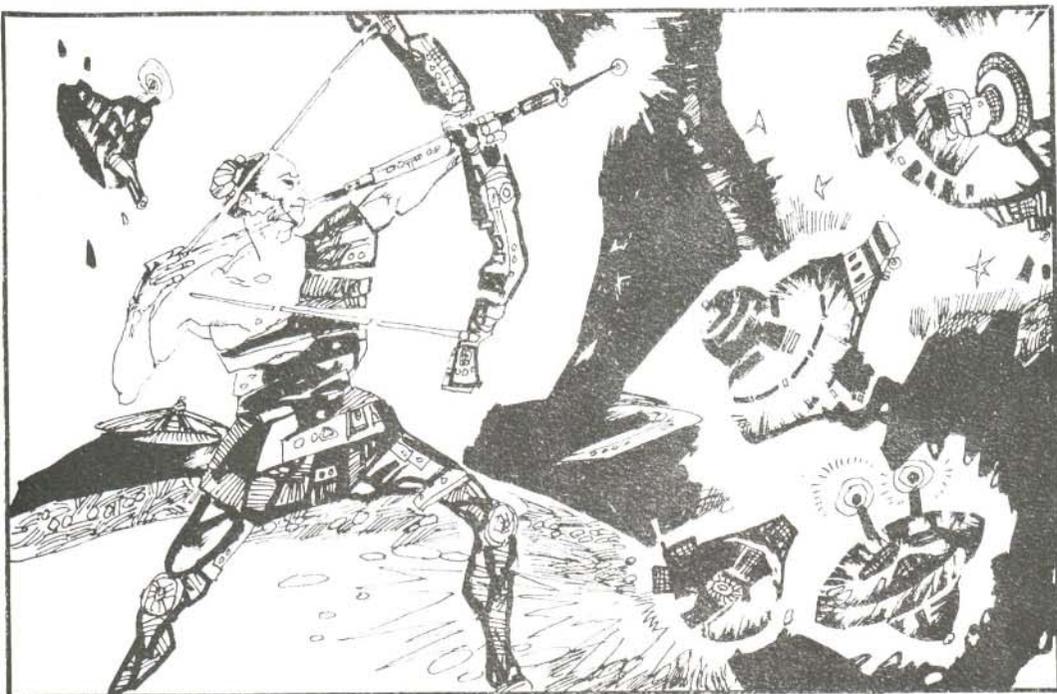
图 华 堤





读者是科幻迷，编者更是科幻迷。许多事只要入了迷，就会迷出奇迹。

如何才能把这个栏目办得使读者入迷。除了编者入迷式的工作，更希望读者、作者入迷式的支持，寄来入迷的稿件。谢谢大家！



后羿射日

后羿拿着超能太空武器，射下了九个飞碟。

神话·科幻

钟 钦 文字 (四川达县市)

林月光 绘画 (广东汕头市)

嫦娥奔月

外星人因为后羿射落了他们的飞碟，盛怒之下，驾着更高级的飞碟，掳走后羿美丽的妻子嫦娥作为报复。





哭泣的外星女神

向际纯 绘画

封面美术

上图：太空之旅

太空不再是永恒的黑夜
因为有人的力量而燃起霞光

下图：燃烧的行星 [日] 加藤直之

生物工程制成的六臂女神
在陌生的星球举起自卫的武器

定价：1.60元

发 行：《科学文艺》杂志社批销订
邮 政 编 码：610041
编 辑 出 版：（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十一号）
主 办 单 位：四川省科学文艺杂志社
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

广 告 许 可 证：川蓉工商广字177号
国 内 统 一 刊 号：CN51-11360
印 刷：成都七二三四工厂
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